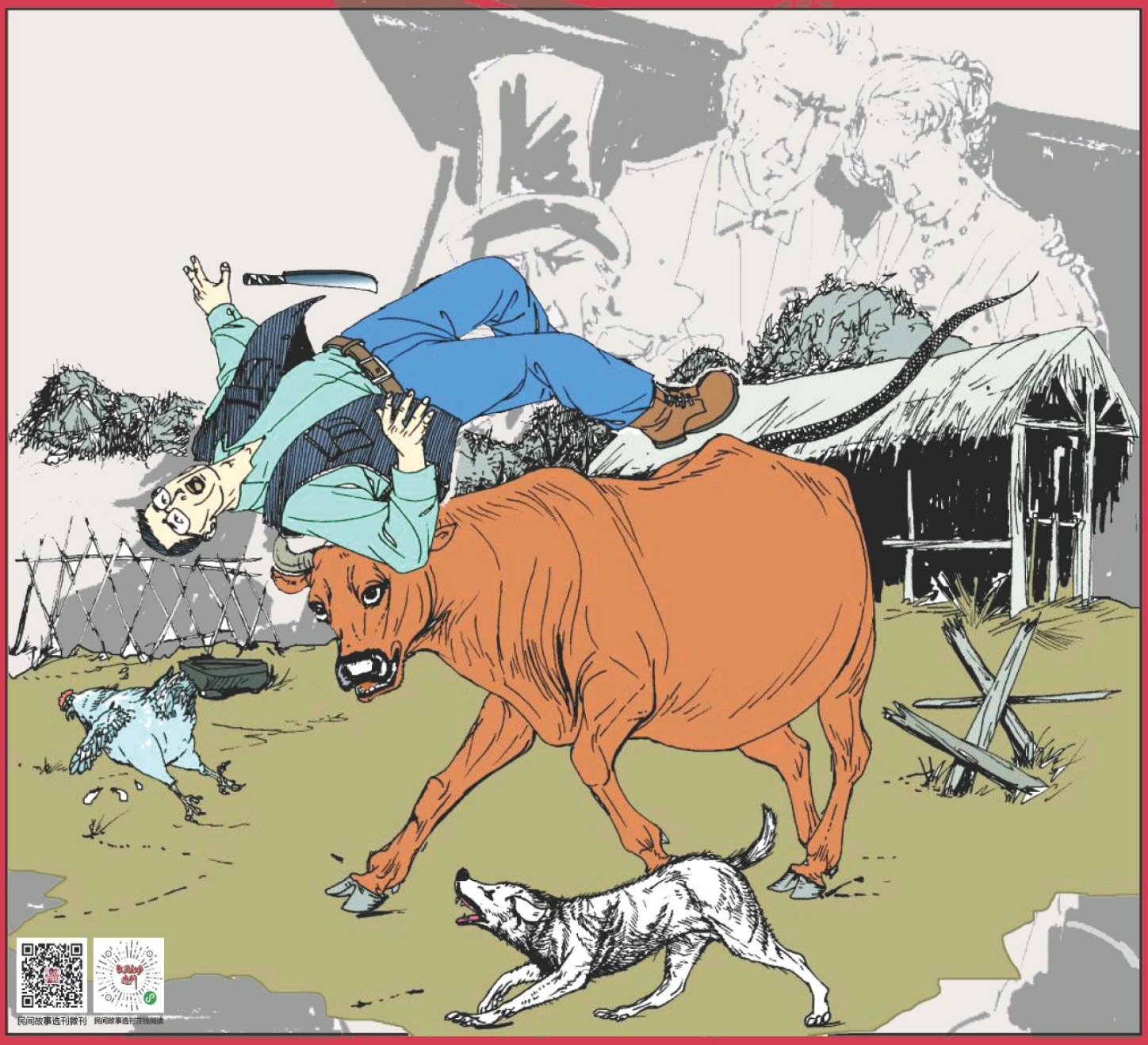
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七星连珠
飞走的奖金
咖啡馆里的琴声

2020.5
【上半月】
总第556期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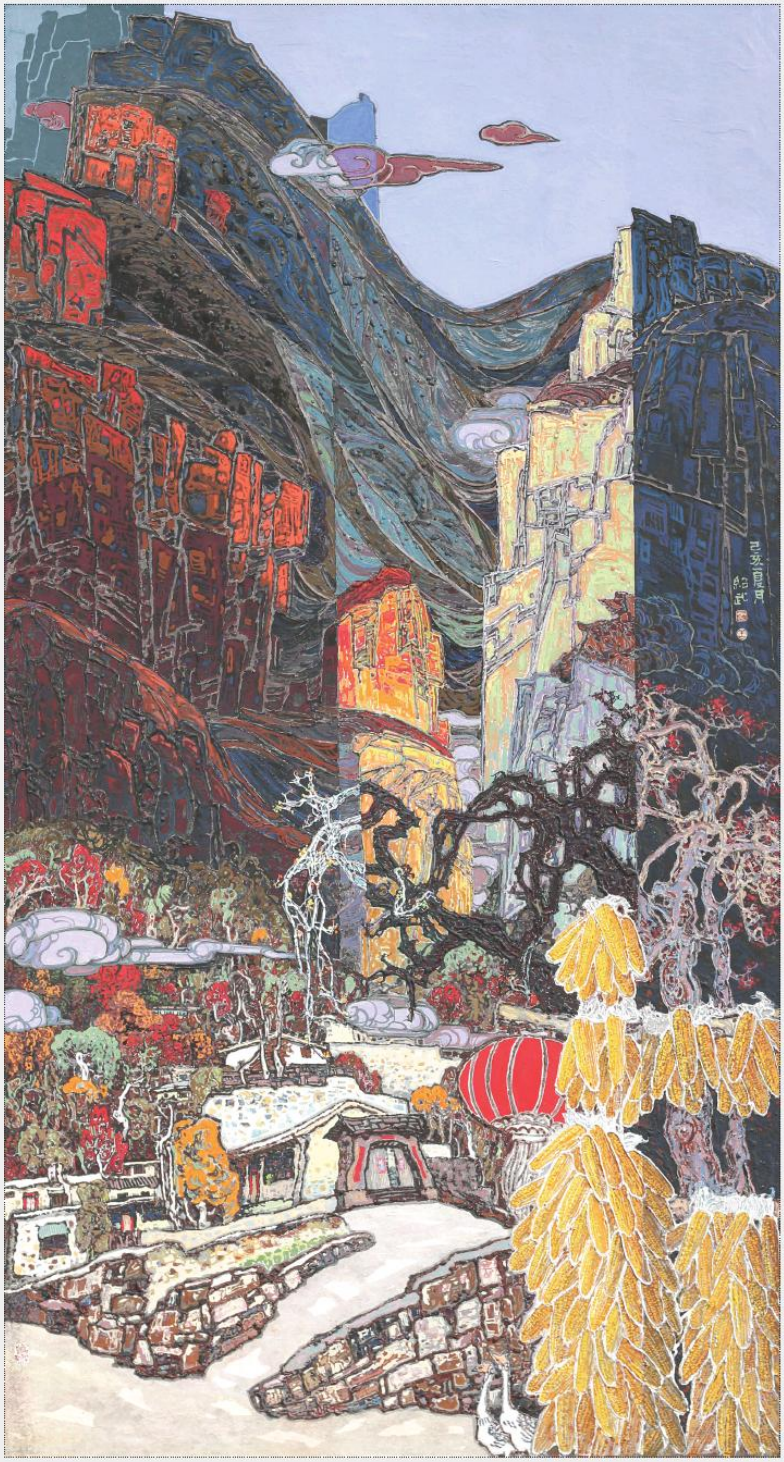
王绍武作品选



王绍武简介

王绍武，1953 年 1 月生于河北省固安县，毕业于河北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民族大学书画院副院长。

1986 年，水粉画《濛濛雨》入选全国首届水彩粉画展，获河北省优秀作品奖；1999 年，水粉画《北方十月》入选全国第九届美术作品展，获河北省银奖；2006 年，花鸟画《冷月冰魂》入选“走进郑州”书画大展；2008 年，中国画《傲骨冰心》入选中国当代花鸟画大展；2009 年，中国画《红色找寻》入选“感恩、重建——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全国美展。



时光静好（重彩）　　王绍武 / 作



换锁

◇文／黄金丽　图／段明

父亲用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钱为儿子买了一套新房。

儿子从小没娘，是父亲把他拉扯大的。如今，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儿子早点成家立业，过上好日子。有了新房，儿子很快就娶上了媳妇，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父亲还是一个人住旧屋，但常常过来看孩子们，每次都带些好吃的。

父亲手里也有一把新房的钥匙，那是为了方便给孩子们送东西用的。时间长了，媳妇有些不乐意，她想让父亲将钥匙还给他们，可儿子不同意。后来，媳妇趁丈夫出差把门锁给换了，媳妇去车站接丈夫，路上跟他一说，两人当下吵了起来。

快到家时，儿子看见父亲拿着一包东西站在路口，被寒风吹得缩着脖子。儿子问："爸，你怎么站在这儿？"父亲说："糟糕，我把钥匙弄丢了，只好在这儿等着，你们可回来了。"

媳妇听了暗自高兴，儿子也松了一口气："爸，这么冷的天，你等很久了吧？快进屋暖和暖和。"

进了屋，父亲将手中的包放到桌子上，小两口美美地吃了起来，父亲则坐在一旁用慈祥的目光看着，脸上满是笑容。

父子俩聊天时说起那把钥匙。儿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说："爸，钥匙丢了，我再给你配一把新的吧。"

父亲忙说："不用了，人老了丢三落四的。以后我来时，先给你们打个电话就是了。"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还是像以前一样，常过来看孩子们，送这送那。儿子很内疚，好几次提出给父亲再配一把钥匙，父亲总是笑着摆手拒绝了。

那一年冬天，父亲挎着一篮鸡蛋给儿子送过来时，不慎滑倒了。医院里，儿子在父亲的钥匙圈上意外发现了那把"丢失"的钥匙。儿子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爸……"

父亲慢慢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问："那篮鸡蛋还好吗？"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5（上）【总第556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换锁　黄金丽　1

拍案惊奇

死磕　顾敬堂　4
人命关天　刘怀纪　7
七星连珠　亦馨　9
棋杀　梁柱生　13



惊险故事

飞走的奖金　李建　16
出诊　牛红丽　19
见义勇为的猴子　朝勃　26
夜过十八盘　刘伯英　28

世说新语

撞车结局　魏福春　31
自拍神器　蔚蓝　33
轻功　李兴春　35
门神驾到　高伟　37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不是电视剧 管新生 42
一枚戒指探真凶 佚名 50
咖啡馆里的琴声 马海涛 53

开心岛

电话诈骗 刘树新 56
别在深夜给我转钱 魏伟 58
这锁真牛 59

异度空间

我不是药仙 扶摇 60
善鬼推门 哥子 62
蝉翳叶 辛童乐 65



古今异事

龙肠 林扶霄 66
壮丁 孙方友 69
深山狩猎 72



侠客传

侠剑霸王刀 邵恩锁 74
万毒之王 许家裕 76
拔刺 大威天龙 78

故事段子

打折 姜铁军 6
马来电话了 夏殷棕 18
狐仙娶妻 金娟娟 25
礼物 严俊 32
小本子 39
记性真差 杨航 49
神算 陆春祥 71

八戒笑坛

买米线 等 40

死磕

◇文／顾敬堂　图／段明



吴大疤横行霸道了半辈子，监狱那是几进几出，不知不觉到了玩不起的年纪，却混得穷困潦倒、身无分文。

这天，吴大疤出狱了，他思来想去，还是老本行来钱快。前段时间，他在监狱里听新进的狱友说过“碰瓷儿”，虽说他蹲了十多年监狱，很多“专业技术”没能与时俱进，但毕竟功夫底子在那儿呢，一听就明白了：这不是和我十几年前玩的一个路子嘛！

说干就干，吴大疤兴冲冲地直奔大街而去。他不知道，狱友说的“碰瓷儿”也早就被人玩烂了，已经是臭大街的行当。

吴大疤蹲在一家酒店门口守株待兔。晚上八点多钟，一个大老板模样的人摇晃着出来，上了一辆奔驰。说时迟那时快，在奔驰刚刚启动的时候，吴大疤飞快地冲了出去，在车头上撞了一下，然后顺势躺在地上，扯着嗓子哀号起来。

大老板开门下车，打量了他几眼，掏出一百块钱扔到地上，冷冷地说道：“滚！”

吴大疤当时就恼了：“酒驾还敢这么嚣张，打发要饭的呢？”

大老板指着身后说道：“我这是右舵车，睁大你的眼睛仔细看看，我带着司机呢！”

吴大疤顿时傻眼了，他哪见过方向盘在右侧的车呀，先入为主地以为对方是酒驾。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服软可不是自己的性格。吴大疤咬咬牙，屁股往前挪了几下，把腿伸到车底，然后猛地站了起来，只听“咔嚓”一声，一条腿被硬生生地扭断了。

吴大疤惨叫两声，对着大老板伸出巴掌：“一口价，五十万！”

“够狠！”大老板冷笑着抱了抱拳，回头对司机说道，“报警。”

警察很快来了，经过调查发现，虽然车

里有行车记录仪，但吴大疤倒在地上以后，处在摄像盲区，他自己扭断腿的细节没有拍到，很难判断他的腿是不是被车撞断的。警察问要不要调解，大老板一口拒绝："我不差这两个小钱，但绝不向敲诈妥协，咱走司法程序吧。"

保险公司很快派人到了现场，但最后如何赔偿还得以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为准。按照惯例，吴大疤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躺在救护车上，吴大疤脸色苍白着笑了，他觉得自己赢了第一步棋。

一般来说，小腿骨折得做手术打钢板，然后经过七八天消炎愈合，拆线后回家慢慢休养，三个月后就能下地缓慢行走了。而大多数人遇到"碰瓷儿"这种事情，都会选择和伤者协商：您看要多少钱？我一次赔偿，您回家慢慢养着去，没必要便宜了医院。

吴大疤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想等大老板撑不住了再提条件。可大老板绝口不提这事儿，还派手下人来告诉吴大疤：你安心住院，该吃吃该喝喝，啥时候住够了，出院以后咱再商量。

吴大疤不由得暗呼失策，"碰"的这个老板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他每天两三千块钱的住院费。但事已至此，他说啥也不能出院了，那就死磕吧！

一个月过去了，这天主治医生来到病房对吴大疤说："你的手术很成功，继续用药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我建议你出院，回家静养。"

"我哪儿都不去！"吴大疤火冒三丈地嚷道，"有人给老子拿医药费，我就在这儿住着。"

医生皱着眉摇头道："住院就必须有治疗行为，如果不用药就算'挂空床位'，制度上是不允许的。可是继续用药，对你的肝脏肾脏都有损伤，你可要想好了。"

吴大疤眯着眼恶狠狠地说道："少来吓唬我！你是不是被大老板收买了？"

医生摇了摇头，一句话不说，扭头走了。没办法，他每天尽量开一些对身体无关痛痒的药物给吴大疤注射。又过了两个月，这次是护士不干了，对医生说："这个姓吴的手脚都扎烂了，已经没地方下针了。"

医生来到病房给吴大疤做了检查，只见他的手背、脚背、脑门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无论从哪儿扎进去，药物都不往里走了。

医生摊摊手，无奈地说道："兄弟，实话跟你说吧，你遇到狠人了，人家根本不差钱，你就是在这儿住一辈子他都不在乎。可是你这状态，再住下去恐怕连命都没了。听我一句劝，另外想想办法吧，和人家商量商量，哪怕少赔点钱呢，也胜过在这里受罪。"

吴大疤躺在床上喘了半天粗气，终于挣扎着下了地，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打车去交警队询问事故认定的事儿。

当时出现场的交警好不容易认出浮肿的吴大疤，吃惊极了，说道："认定书早出来了，你不但全责，而且涉嫌敲诈，是赵董放弃了追究的权利。"

"啊？"吴大疤傻眼了，"凭什么认定我全责？"

交警有些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在电脑里找出了一个视频文件，说："对面商店有监控，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看着清晰的视频，吴大疤呆若木鸡，被教训了一通之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交警队。他又打了一辆车，决定到赵董的公司去问个明白。

出租车在一个大门前停下，门上刻着四个大字——恒星汽贸。吴大疤走进门，立刻有销售人员热情地迎上来，说："先生，您看车呀？有中意的品牌吗？"

吴大疤闷声说道："去告诉你们赵董，就说我叫吴大疤，你问他敢不敢见我！"话音刚落，就听身后有人大声说道："咋的？药费不够了？"

吴大疤猛地转身，身后站着的不就是赵

董吗？

吴大疤神色复杂地看着赵董，开口说道："我就想来问问你，为什么宁愿花二三十万让我在医院干躺着，也不肯赔我一分钱？你们有钱人的心可真黑！"

赵董脸色冷了下来："我原本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可以把你送进去的！"

吴大疤咬着牙说道："我琢磨明白了，你不就是仗着有钱耍我玩吗？"

赵董"哼"了一声道："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辛苦赚来的，凭什么白白花在你身上？我就是为了给你治病？我不明白，一个人能狠到把自己的腿说掰断就掰断了，为什么没有勇气好好生活？你住了三个月的院，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吗？不就是坐过牢吗？实话告诉你，我也坐过！但我知错就改了，你呢？"

吴大疤这才明白，赵董恐怕早就调查了自己的背景。他张了张嘴，喃喃道："你……你也坐过牢……"随后他叹了口气，虚弱地辩解道："我蹲过监狱不说，还没啥文化，哪有人肯要我呀？"

赵董指向厂区的一侧厉声说道："出力会不会？去售后学维修！实习期三千管吃住，干得好，月月还有奖金提成！想闹事，有法律！想回医院，我接着提供药费！想继续靠耍横死乞白赖地活着，门在那边！"

吴大疤几个月的药物没白注射，全部变成眼泪从眼眶中淌了出来，他生平第一次低下头来，给赵董深深地鞠了一躬。

选自《故事会》2019.12下

打折

◇文／姜铁军



汪涛买东西都喜欢买打折的，因为确实便宜不少。

想买大彩电，他一直等了两年多，最后终于买到打了四折的，才1800元，还另赠饮水机。想买件皮衣，他等到过了春节天气暖和的时候，打五折少花1000元。想去旅游，等到天冷的时候打六折时去……

他谈了女朋友，很是处得来，各方面都满意。

星期六和女朋友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件连衣裙，让汪涛买。汪涛说："等到秋天再买吧，那时打折了便宜。我给你买件羽绒服吧，现在打二折，才60元钱。"于是，他给女朋友买了件羽绒服。

后来，女朋友又在一家专卖店看上一条名牌腰带，让他买。他又说："这种腰带在小摊上打折10元就卖，咱们上那儿买吧。"女朋友说："那可是假的。"汪涛说："什么真假啊，系在腰上，谁还扒拉看啊！"女朋友听了之后把脸拉得老长。

后来，走到舞场，女朋友说："咱们进去跳个舞吧！"汪涛看看广告牌，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说："咱们明天早上来好不好？"女朋友问："为什么？"汪涛说："你看这上面写着呢，星期日早场打七折，可以省5元啊……"女朋友瞬间满脸涨得通红，再也没说什么。

再后来，汪涛和女朋友商量结婚的事。

女朋友说："等我50岁的时候再结婚吧！"

汪涛说："开玩笑，年纪太大了点吧？"

女朋友说："不大，打五折才25呢，你不就喜欢打折的么？"

选自《特别文摘》

人命关天

◇文／刘怀纪　图／段明



王五和赵六是一对好哥们儿，二人靠养猪发了财，衣食无忧，手头富足，村里人很羡慕。可是近来闹猪瘟，王五却对赵六心生芥蒂，嘴上不说，心里却别别扭扭。

不久前，赵六家的猪病了，他去百里之外的兽医门诊买来药，又灌肠又注射，几天后，药没用完猪病就好了。时隔不久，王五的猪也病了，拉稀，发热发烧，症状和赵六的猪差不多。赵六见王五那个火上房的样子，就说：“哥哥别急，我还有药，猪的症状也差不多，让你的猪吃了肯定好。”可他没想到的是，不知道是不是感染的细菌不一样，王五的猪吃了赵六的药，不但不管用，病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死掉一大片，把王五心疼得跟猪一起去死的心都有了。

王五心里别提多别扭了，心想：常言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好哥们儿？狗屁！赵六一定是见不得我发财，借机往死里整我。

这仅仅是个开头，更糟糕的还在后头。那天王五家的猪刚死，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紧跟着就来了，责成王五把死猪撒上白灰深埋。王五答应着，就开始挖坑埋死猪。他边往坑里扔死猪，边伤感地在心里数数：一、二、三……天啊！大大小小二十六头，这不要我命吗？王五的眼泪都下来了。他打定了主意：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动检人员撤走的当天晚上，王五就偷偷联系好了一个屠宰加工点，要把那些死猪低价卖出去。

其实这个时候，赵六也

挺难过的，他觉得，毕竟王五的猪是吃了自己给的药才出了问题，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于是想过来帮王五干点儿活，比如卸饲料、清扫猪舍什么的。等他赶过来，正好看见王五往外刨那些死猪，立即明白了八九分，就阻拦说："哥，你是要卖掉吧？不能啊，死猪冒充好猪卖是违法的啊！"

王五一肚子火还未消，就气鼓鼓地说："各走各的道吧，不是有人见不得我好吗？这回他就遂愿了，我就是吃枪子儿也不用人家管！"

赵六听后，心中很是别扭，但是不敢再拦阻，还跟王五一起刨起死猪来。

死猪卖掉后，很快就被人举报了，说王五的病死猪都卖给屠宰点了。举报人，正是他的好哥们儿赵六。原来赵六刨完死猪回家，越想越不对劲儿，这要是把人给吃坏了，王五的罪过就大了，于是就打了动检部门的电话。

工作人员再次进村，找赵六取证。赵六本想躲开的，可举报的电话号码是他的，根本赖不掉，就如实坦白说："是我举报的，我还参与了，任抓任罚，绝无怨言。但是别罚王五……"

罚与不罚，他赵六说了不算。动检部门罚了王五一万块钱，还进行了批评教育。王五这个气，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赵六太黑，不举报能出这事儿？

王五的女儿大薇和赵六的女儿小兰是同学，正在读初中，由于大人关系密切，孩子自然也走得近。大薇经常在小兰家吃住，王五由于心里不痛快，想把大薇叫回来，不让她跟小兰来往了。王五媳妇说："大人的事儿，别让小孩子搅在里边。再说，小兰成绩好，大薇问她题啥的，多方便啊！"

这天傍晚，王五在村口正走着，就见赵六骑着三轮车过来了，车上拉着液化气罐。赵六解释说："今天不是重阳节吗？村子里唱戏呢，明天我家亲戚来看戏，我把液化气备足了好给他们做饭……"

赵六走后，王五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微微一动：我要报复他！

晚上，县梆子剧团开始演出，吹吹打打非常热闹。王五来到戏台下，一抬头看到赵六也在看戏，身旁没有媳妇孩子，于是断定他媳妇在家睡觉。王五溜到赵六家，发现院门没关，就进了厨房，液化气罐和灶具都在这里。里屋住着人，热天为了透气凉爽，厨房和里屋的门没有关。王五拧开了液化气罐开关，他倒不是打算要人命，只是想让赵六回家闻到味就行，目的就是吓唬吓唬他。

这时，笨手笨脚的王五弄出了响动，赵六媳妇在里屋问："谁呀？"王五一激灵，就像触了电似的，慌忙逃出屋去，心想过一会儿再回来关阀门。可是王五没敢走院门，蹿上墙头就往街上跳，结果跳在了墙下的铁犁上，把腿跌伤了，疼得浑身冒汗。正在这时，戏散场了，再想回去关阀门已经不可能了。王五估摸着，液化气的刺鼻气味赵六会闻得到，他会自己关阀门的，就没再管。

王五强忍疼痛回到家里，天都快亮了。他一进家门就嚷："大薇起来没有？"他媳妇说："有事吗？"

王五咧着嘴说："我的腿摔伤了，快让她给我去叫医生。"

媳妇瞥了他一眼，认为是王五喝多了酒摔伤的，没好气地说："昨晚她在小兰家睡的，还没回来呢。"

王五一听头都大了，磕磕巴巴地说："我、我不是说过不让她去了吗？完了……万一赵六粗心，没关阀门可就惨了……"

王五媳妇说："什么完了？乱七八糟的。"这时，赵六来了，王五见到他，语无伦次地问："大薇在你家睡得咋样？"

赵六说："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回家。"

七星连珠

◇文／亦馨　图／颜玮

徐州城郊有条王府街，名字叫得气派，街上住的却多是些平民百姓，贩夫走卒。街东头有家铁匠铺，替人打些农具，手艺倒还过得去。店主是个黑瘦汉子，孤身一人，不善言辞，整日只顾着闷头干活儿。

铁匠铺隔壁住着卖豆腐的刘氏母子，孩子才七八岁，叫大诚。据说男人出门讨生活，经年杳无音讯，丢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这刘氏虽说日子艰苦，对孩子管教却甚严，平日里礼仪周全，衣裳虽简却不邋遢，更不许孩子人前摘帽脱鞋，行为不端。

这天街上来了一群杂耍班的，一阵锣鼓喧天后，顶碗托盘，翻筋斗变戏法，演得煞是精彩，看热闹的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大诚心里跟戏，悄悄把液化气阀门拧开了。当然她不是真的要寻短见，而是想制造假象吓唬赵六。可万万没想到，王五来了，从没下过厨房的王五，根本分不清阀门的开与关，方向还错了，把打开的阀门又关上了。赵六媳妇出来一看，发现是王五，还以为是他发现自己要自杀，才来关上的，就不闹腾了，想白天来问个究竟。

赵六听完两人的讲述，苦笑着说："其实，你们都放不出气来，因为那罐里根本就没有气。昨晚我拉着满满的气罐刚要回家，就见到赵大娘拎着空罐，站在街上等去充气的人。我见老人家的气罐没了气，做晚饭都不方便，就把盛满气的罐扛到她家去了。家里这个罐，是她的空罐。本想今天一大早再去买气，没想到……"

赵六还说："不过，想起来确实有点儿后怕，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赌钱了，听媳妇的！王五啊，我送你去医院，疗伤要紧！"

王五低着头说："你还是先送我去派出所吧，我现在明白了，你都是为我好，我接受处罚！"

选自《民间文学》2020.1

王五一颗心又悬到嗓子眼儿，急不可耐地问："你干吗不回家？"

赵六不慌不忙地说："这些天我媳妇跟我闹意见，不给做饭。昨晚看完戏，我在西河沿溜达了一宿。这不，一清早就到你家蹭饭来了。"王五一听，完了，这回非闹出人命不可。他急忙一瘸一拐地往赵六家跑，刚出屋门，就见大薇、小兰、赵六媳妇来了。

她们没有中毒，都好好的。原来赵六一夜没回家，媳妇怕出事，便四处寻找，这不带着大薇和小兰找到王五家来了。大薇见到王五这副神态，有些摸不着头脑，就说："爸，你这是怎么了？"

王五这才放了心，讪讪地笑着说："没事没事。"

那么，这三个人为什么没有煤气中毒呢？原来，这一切还得从赵六夫妻闹意见说起。近一段时间，赵六迷上了打麻将，前天晚上，一宿输掉了两千块钱。回家后媳妇跟他吵架，说："你要再去耍钱，我就死给你看！"本来赵六输了钱就够心烦的，没好气地说："死吧，死了就没人烦我了！"

没想到，一句气话，媳妇当真了。她闷头躺了一天，晚上见赵六出门看



猫抓似的，谎称去铁匠铺帮忙拉风箱，趁刘氏不注意，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

大诚一溜烟小跑赶过去，却因挤不进人堆干着急。这时，人群外一个胖老头笑眯眯对大诚招招手：“来，小孩，我帮你！”大诚凑过去，胖老头把手上一对高跷递给大诚：“来，踩上这个够高，肯定能看得见了。”大诚大喜，接过高跷就准备踩上去。

胖老头摇摇头：“这样不行，这个踩脚太滑，穿鞋站不稳，得脱了鞋袜才行。”大诚仔细一看，可不是吗？竹竿的踩脚处就是两截半寸小毛竹筒，而且磨得光滑可鉴，穿鞋子断然是站不稳。有心想脱鞋子，可是又想起娘平日里的教诲，大诚不由得犹豫起来。

胖老头笑着说：“又不是小姑娘，脱鞋怕什么，莫非是你脚上长了鸡眼？”这当口也有其他小孩子凑上来跃跃欲试，大诚说：“脱就脱，怕什么！”待大诚鞋子脱下，旁边有个小孩笑出声来：“原来裹的是块破脚布，难怪不敢脱。”刘氏买不起袜套，给大诚用的是旧布裹脚，而且脚布上打了两三个补丁。大诚的脸腾地红了，三两下解开脚布，结果边上小孩笑得更大声了：“看你平时那么讲究，原来是假斯文，脚底怎么又脏又黑，怕是能搓出泥来，几天没洗脚吧！”

没想到娘每晚用药水给自己泡脚，却令自己的脚看起来这么黑，成为他人的笑柄。大诚再也忍不住了，鞋子也不穿了，赤脚提在手上飞快地跑远了。

大诚不敢直接回家，偷偷溜到后门张望。王铁匠看到后把他叫进了铺子，打来一盆热水让他把脚洗干净，然后又去买了一双新袜子给大诚换上。

晚上刘氏看到大诚的新袜子，脸色大变，责令大诚立即脱下，待看到大诚干净光洁的脚心时，更是失魂落魄。

大诚从未见娘如此神色，不由害怕起来：“娘，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然后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述说了一遍。

刘氏问清胖老头的模样，神色凄然：“该来的躲不了！”

半夜时分，大诚被刘氏推醒，刘氏把一个小包裹塞在大诚怀里，让他从后门出去往西走，走到岔路口时哪条路都不要走，直接往后山爬，到时候自然有人接他。并且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不要回头。

此时的刘氏一身黑衣紧束，腰间别着两把短刀，与平时柔弱的模样判若两人。大诚又惊又怕，却不敢哭出声来，他被刘氏一把推出后门，跌跌撞撞地往西走。

大诚走到岔路口时想起娘的嘱咐，便径直往后山爬去，爬到半山腰时忍不住往自己家方向望去，但见火光冲天，想起娘还在那里，不由得放声痛哭起来。

这时一个黑影过来，一把拦腰抱起大诚就走，大诚拼命挣扎，来人沉声说：“不要动，是你娘让我来接你的。”

来人将大诚抱到一座破庙后放下。就着烛火，大诚看到黑衣人蒙着面，大诚颤声问：“你是谁，我娘呢？”

那人哑着嗓子说：“我是谁不重要，至于你娘，她既然发信号让我来接你，她就是做好准备了。”

大诚又累又怕，好不容易才在草堆上睡着，迷糊中看到蒙面人举着一把刀过来，大诚一下子吓醒了：“你要干什么？”男人恶狠狠地说：“要不是因为你，你娘也不会死，我要把祸根除了！”说着举着明晃晃的刀逼过来，大诚吓得大叫，蒙面人一刀柄敲在他头上，大诚就晕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大诚发现自己盖着柔软的被子躺在一个明亮的大房间里，一个丫环模样的姑娘惊喜地叫了起来：“醒了醒了，小少爷醒了！”然后大声叫着：“快来人啊！”

大诚揉了揉脑袋，谁是少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背着药箱的人匆匆忙忙地走进来，身后跟着一大群人，中间簇拥着一个华衣锦服、面目威严的男人。男人急切地说：“大夫，赶快给孩子看一下。”大夫点点头，扶起了大诚的手把脉。

大诚一头雾水地看着这一屋子的人，只觉得整个脑子乱糟糟的，他记起有个蒙面人举着刀对着他说是他害死了娘。娘呢？他努力用目光在屋子里搜寻了一遍，娘不在这里。我娘呢？他喃喃地问。

面目威严的男人快步走过来：“你已经昏迷多日了，你娘为了让你醒过来，天天去庵堂祷告。我马上就派人把她找回来。”

大夫说少爷已无大碍，精神上受了些刺激，只需好好调养即可。男人点点头，挥手让大家都退下了。

这时，门口响起细碎的脚步声，一个妇人奔了进来，她一把抱住大诚：“孩子，你总算醒了，可把娘急坏了！”

那是个美丽高贵的女人，很亲切，像极了娘，但不是娘。她的关怀慈爱不是装的，大诚感觉得出来。她紧紧贴着大诚的额头，两行滚烫的泪水流下来，滴到大诚嘴角，咸咸的。

大诚陆续从丫环的口中得知，这里是京城的武侯府，他是武侯的小儿子周诚，因在山上游玩时失足跌下山，昏迷了一个多月。府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说的，大诚糊涂了，难道自己记忆中的娘都是自己昏迷中臆想出来的？大诚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只是这梦太长了，太真实了。

那日大诚在后花园喂鱼时，看到了梦中的那个胖老头，正匆匆从廊下经过。他

心生好奇，就悄悄地跟了过去，这一跟就一直跟到了武侯的书房门口。大诚只隐隐听到七星连珠、万事俱备什么的，全是莫名其妙的话，一句也听不懂。

大诚从丫环那里打听到，胖老头是世外高人，精通易经天术，是武侯府的座上宾。

那天晚上武侯来到了大诚房间，他抱着大诚的脚一遍遍轻轻地抚摸着，手有些颤抖。这时候大诚觉得武侯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靠着武侯的肩头很踏实很温暖，如果他真是自己的父亲该多好……

大诚觉得自己的脚一点儿也不好看，上面黑黑的几个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大诚数过，总共有七颗，娘说那是痣，是梦中的娘说的。娘试过用药水洗掉它们，但是显然没有成功。

武侯很忙，经常与人在书房彻夜密谈。武侯夫人天天来看大诚，她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大诚叫她夫人，她握住大诚的手哀伤地说："孩子，娘对不起你！"

那天夜里武侯又来看大诚了，他意气风发地冲大诚说："孩子，以前你失去的我都会补偿给你，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那天晚上，武侯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那天夜里的星星很漂亮，很耀眼，天上有七颗星星排成一列，和大诚脚上的形状真的很像。

凌晨武侯府被御林军包围了，圣旨上说武侯谋逆。武侯府鸡飞狗跳乱成一团，到处是哭喊声。武侯夫人匆匆忙忙奔过来，把大诚藏进书房夹柜里，然后用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大诚从柜门缝里看到一队御林军冲进来，四处翻找，领头的那个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盯着书柜看了好一会儿，大诚呼吸都快停止了，觉得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最后领头的挥了挥手，说："这里没有，去别的地方搜！"

人好像都走光了，武侯府死一般寂静，外面漆黑一片，大诚身子都麻了。这时有人打开柜子把他抱出来，是那个领头的，不过领头的现在换了身装束，更像他梦中的王铁匠。

王铁匠告诉大诚，其实武侯夫妇本就是大诚的亲生父母，大诚出生时天生异禀，脚底七星连珠，府上术士暗中告诉武侯那是称主之兆，术士观天象推算出不几年百年一遇之七星连珠即现，只待天时一到，大事将成！武侯大喜，他早就野心勃勃，有心改朝换代，没想到连老天都给他提示。

武侯夫人却大忧，她更担心如此会有大祸临头。百般规劝无果后，于是她悄悄让自己的贴身侍女刘清偷走大诚，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只望断了武侯的念想，从此安分守己，不再有异心。没想到武侯并不死心，大诚终于还是被他找了回来。

武侯以为是天遂人愿，其实整件事情还有一个最大的谋划者，那就是当今圣上！武侯功高震主，卧榻之旁岂容猛虎酣睡？就算武侯自己找不到大诚，圣上也有办法在适当的时机把大诚送回他身边，让武侯下定举事之心，才好借机一举铲除。

整件事情中，每个人都在运筹帷幄，人人皆以为自己在下棋，其实都只不过是他人的一枚棋子。

"那你到底是谁？"大诚问。

"我只不过是圣上安排的一枚棋子。"王铁匠黯然神伤。谁也没有料到，刘清与王铁匠从小青梅竹马，为了大诚一生不与王铁匠相认，却在临终前将大诚托付给了他。

几年后，在某个不起眼的小镇拐角，开了一家铁匠铺，店主姓王，不善言辞，旁边有个少年在帮忙拉着风箱。

选自《上海故事》

棋杀

◇文／梁柱生　图／段明



有家药铺名叫“和为贵”，生意很好，老板是个坐堂医师，名字就叫和为贵。

究其原因，一是和为贵医术精湛，药品齐全；二是他为人和气，对待患者一视同仁；三是他棋艺高超。高超到什么程度？不管你水平如何，下到最后都是和棋，双方只剩一将一帅，隔着界河，谁也赢不了谁。更奇的是，如果对弈时来了病人，他可以左手下棋，右手诊脉，两不误。由于这个缘故，店里的人气一直很旺，生意兴隆。

绅士丘逢甲作为进士，棋艺也不赖，就慕名前来跟和为贵对弈，结果也赢不了他，还是和棋。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好朋友。丘逢甲问和为贵为何热衷和棋？和为贵说：“下棋本是娱乐，何必争强斗胜，拼个输赢？”

没人能下赢和为贵，说明他的棋艺无人能敌，他之所以没把你赢了，是因为他故意让你，追求和棋。这就动摇了象棋霸主南泗的地位。南泗前来找和为贵一比高低，结果还是和棋。

南家是象棋世家，以制棋为业，不仅如此，南家的棋艺也世代相传。南泗更是因为喜欢棋枰搏杀，热衷军事，拉起了团练。可现在却冒出个业余棋手和为贵，南泗竟下不赢他，真是奇耻大辱！南泗回家后潜心研究祖传棋谱，打算一年后再跟和为贵一决高下。

然而，时局急剧变化，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丘逢甲等士绅决定武装反抗，自救自保。南泗等民众同仇敌忾，参加了义军。丘逢甲任义军统

领，南泗为副统领。

丘逢甲在义军中没看到和为贵，就到药铺来。和为贵说："咱们无异于以卵击石。"丘逢甲慨然道："那又怎样！誓与乡土共存亡！"和为贵叹了口气："军事我是外行，我去帮你们抢救伤员吧。"

半年后，义军节节败退。

和为贵化装成商人，辗转返回，发现许多建筑都成了废墟，不少店铺都关了门，而他的药铺却照常营业，顾客还不少。

账房先生看到他，连忙把他拉进内间。和为贵问怎么其他药铺都关了门？账房先生说，被日寇占领后，到处抢药救治伤员，那些被抢的药铺就只好关门。"那他们为啥不抢咱们的？"

账房先生说："我也不知道。另外，日寇师团长近卫还来过，问你到哪儿去了。我说你到外地进货去了，他说你一回来就请到他那儿去一趟。"

第二天，和为贵到街上转，发现一个浪人正在鼓吹人们崇拜日本天皇……

"和君！"浪人朝和为贵叫了声。和为贵定睛一看，却是邻居老丰。"是你呀老丰，你这身打扮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还在卖樟脑吗？"对方说："樟脑现在实行专卖制度，我也改姓丰臣，是这里的甲长。"

"原来丰臣甲长弃商从政了，可喜可贺呀。"和为贵正要离开，甲长一把扯住他："近卫师团长正找你呢，走，到军部去一趟！"

近卫一看到和为贵，就迎上前说："和大师，久仰久仰！"甲长在一旁吹捧："师团长是个中国通，尤其精通象棋，在日本没有对手。""听说和大师棋艺高超，所以特想领教一下。"近卫请和为贵坐下，摆棋。

"近卫先生就为这个没有没收敝店的药材？"和为贵冷冷地问。近卫说："这只是其一。其二，你的姓名和店名取得好。我们日本是大和民族，血统高贵，当然和为贵啦。"和为贵说："和姓是中国百家姓中的一个姓氏。家父为我取这个名字，出自中国古籍《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和谐为贵，爱好和平，近卫先生实在要歪曲，我也没办法。"

"要说爱好和平，我们大和民族最爱好和平。"近卫说着走了个中宫炮。"你们爱好和平，那为什么要挑起战争？"和为贵质问。

"这个嘛，是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天皇的恩泽……"

"恩泽？杀人如麻，废墟遍地，店铺关门，这就是你们的恩泽？"和为贵怒问。"当然是恩泽啦，"甲长打哈哈，"街上其他药铺关门后，你们药铺的生意一下子兴隆起来，这不是恩泽是什么？好了，闲话少说，快下棋吧。"和为贵咬咬牙，跟近卫搏杀起来。很快，近卫就被打败了。

甲长的脸成了猪肝色："老和，你以前不是追求和棋吗？怎么……"和为贵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近卫哈哈一笑："胜败乃兵家常事，咱们连下10盘！"结果盘盘皆输。甲长以为近卫会勃然大怒，谁知近卫却和颜悦色地说："和大师果然厉害！"之后告诉和为贵，因军中有不少象棋爱好者，所以军部办了个象棋提高班，想请和为贵过来指点授艺。

"如果我不答应呢？"和为贵问。"那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你家老小也会跟着遭殃！"近卫把玩着一枚棋子说，"如果你跟我们合作，你参加义军一事可以既往不咎，药铺也给你留着。"和为贵想了想，只好同意。

为了检验和为贵是否悉心传授，近卫每周都要跟学员对弈一番，发现他们的棋艺的确不断长进，心里十分高兴。他有一个计划，等把和氏棋法全部学完，就把和为贵干掉，这样，此地的象棋老大就是纯正的日本人了，并把中国象棋改名为"日本象棋"，篡改历史。

近卫正把如意算盘打得

顺溜，却碰到了闹心事——南泗经常率游击队前来袭扰。原来，南泗知道和为贵投敌后，一心想除掉他。可日寇防守得力，偷袭都没有成功。后来，日寇在游击队中安插奸细，使南泗在最后一次夜袭中全军覆没，只他本人负伤逃脱。

此后，市面上似乎一时安宁。日寇以征服者自居，经常单独上街寻欢作乐。可有一天，5个士兵离奇失踪。不久，失踪者的尸体在背街小巷找到。尸身上没有枪伤刀伤，也没有搏斗和中毒的迹象，只在印堂那儿有一个圆形凹坑，里面有一个阴文：兵。

这是什么意思？军医解剖尸体，发现尸身机理正常，没有暴病。那这些士兵为什么突然死去？近卫百思不得其解。路过象棋提高班时，他把这事跟和为贵说了，和为贵分析说："一定是南泗干的！"他告诉近卫，南家是制棋世家，除了雕刻木头角质象棋外，还会浇铸铁棋。失踪士兵印堂处的凹坑，极有可能就是铁棋砸的，里面那个"兵"，就是象棋文字。近卫半信半疑："那士兵为什么不作任何反抗？"

此后不断有士兵死亡，死者印堂凹坑里的阴文分别是：车、马、炮。和为贵判断正确。近卫决定，全力捉拿南泗。可南泗神通广大，来去无踪，一切都是徒劳。

近卫发现，每暗杀32名士兵，他就会收到一副中国象棋。一副象棋32枚棋子，恰是死亡士兵印堂凹坑里的阴文。南泗是怎么溜进来的呢？甲长说南泗会飞檐走壁，要进来轻而易举。近卫下令进行地毯式搜查，还是一无所获。

近卫焦头烂额，让他稍稍宽心的是，学员出师在即。为此，他决定举行一次象棋比赛，只要把本地棋手打败，就能很好地打击一下当地的抵抗情绪。

比赛告示贴出后，棋手们纷纷报名，决心把日寇棋手下败。为了万无一失，日寇棋手也加紧训练。比赛前一天夜里，和为贵把日寇棋手挨个叫到办公室，针对每人的情况，进行单独辅导。

第二天，比赛如期进行。可日寇棋手迟迟没有进场。裁判长到军部去找近卫，发现近卫正仰在椅子上打瞌睡。他喊了几声"报告"都没有反应，上前推了推，近卫轰然倒下，身体僵硬，早已死亡。他的印堂被砸了个凹坑，里面有个阴文：帅。

裁判长跑到和为贵办公室，发现里间横着31具日寇棋手的尸体，印堂上都砸着凹坑，里面的阴文跟近卫的尸体合起来，正好是一副中国象棋！

裁判长带兵直扑和为贵药铺，药铺早已关门。日寇破门而入，轰隆！门口发生爆炸，日寇死伤大半，原来那儿埋着土地雷。硝烟散后，裁判长看到柜台上放着一个牌位，走近细看，却是"抗倭英雄南泗之神位"。

原来，南泗负伤出逃时，因体力不支，倒在了药铺的门前。和为贵把他扶进去，躲过日寇的搜查。南泗知道自己误解和为贵后，向他道了歉。因伤势过重，南泗闭上了眼睛。临终前，南泗从口袋里掏出一副铁棋交给和为贵，艰难地说："没机会跟你下棋了，这个，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和为贵除了医术精湛、棋艺高超外，还有两大绝活儿：飞檐走壁、点死穴，只是他一般不用，知道的人很少。他当初答应教日寇学棋，就是想先跟他们混熟，然后再伺机行事。

每天，他都在身上揣一枚铁棋，看到零星日寇，就借打招呼之机上前点穴。被他一点，日寇就定格在那儿了。之后掏出铁棋，啪地盖到日寇的印堂上，迅速离去。几分钟后，日寇就会木头一般倒下。

不久，在山区一支义军队伍里，出现一位奇人，可以一边诊脉一边下棋。那是一副铁棋，捏得锃亮，拈在手里沉甸甸的。义军跟他下，全都是和棋。

选自《故事林》2019.12上

飞走的奖金

◇文／李建　图／段明



这天晚上，电视台报道了一条新闻：市郊发生一起车祸，出租车司机受重伤昏迷住院，乘客受轻伤帮助救援，在车上拾金不昧后上交，相关部门正在帮其申报见义勇为奖金。

新闻播出去没多久，一名中年男子惊慌失色地来到交警支队，说他叫孙大猴，钱是他忘在出租车上的。民警询问他坐车时间、地点、司机性别和车身颜色，等等，他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连车牌号码和司机叫王正中都记得。

看来钱的确是他丢的，民警安慰他说：“别紧张，钱一分不会少，车祸发生时，我们交警就在附近。当时有一辆渣土车违章掉头，出租车刹车不及撞了上去。也真怪，渣土车那么大的目标，速度又慢，出租车司机也是老驾驶员，怎么能撞上去呢？现在司机伤势比较重，还在ICU病房里没醒过来，附近的居民都说那段路比较邪气。对了，你当时怎么不报警？包里有多少钱？”

孙大猴尴尬地笑着说：“当时酒喝多了，稀里糊涂地下车去了宾馆，晚上醒来时才发觉钱丢了，正好看到新闻就赶了过来。包里有三十万现金，是准备明天去买房子的首付款。”

民警打开皮包，喊来另一名警察，转身点了一下。点完后，民警怀疑地看着孙大猴说：“这钱不是你的。”

“怎么不是我的？”孙大猴叫道，“坐车的时间、地点和车牌号码我不是都说对了吗？”

民警笑着说：“那些新闻上都放了，车牌号码和司机姓名你自然有办法知道。”

孙大猴这下听明白了，民警是怀疑他来

冒领，便生气地说道：“我一个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你们可以去查，我一下午都待在宾馆里打游戏，没出去过。”说完，孙大猴发觉说漏了嘴，偷眼看了看民警。

民警冷眼道：“你再这样胡搅蛮缠，小心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为了拿回钱，孙大猴只好拿出王正中当初打给他的借条。

“这钱是你借给他的？”民警看着借条疑惑地问，“那你为什么说是丢在他车上了？你想趁火打劫，拿回钱又藏着借条，等以后再找他家人要债？王正中还没死，你这张借条也只能证明他借过你的钱，说明不了皮包里的钱是你的，不能给你。”

孙大猴急得都快要给民警跪下了，只好老实交代说，他的确欺骗了警察……

那天中午，王正中送完客后，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恰巧看到报纸上有一条新闻，某市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丢失的巨款后上交，失主是一家外资企业老总，拿回丢失的财物后，高薪聘请司机到他们公司工作。不仅如此，出租车公司还奖励给司机一万元现金。

王正中看完后心动了，心想每天起早贪黑地跑出租，何时才能发财？便打电话给在老家开超市的小学同学孙大猴，找他借三十万现金，让他装成乘客将钱丢在车上，然后自己再去上交，便可以名利双收。说不定电视报道后，他也能被人高薪聘请当白领。

王正中给孙大猴的好处是，如果有奖金跟他对半分，没奖金也给他五千块钱好处费。孙大猴心想，三十万借一天给这么多钱也不错，还落个人情，便答应了。王正中怕露馅，便对孙大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在什么场合，都别说我认识你。孙大猴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天，二人按计划行事，一切都很妥当，可就在孙大猴下车后，突然一个人紧接着拉开车门上了车……

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他一直在宾馆里玩手机游戏，等王正中电话通知，好报警说钱丢了。可一直等到晚上也没等到电话，看到新闻才知道王正中出车祸了。

民警听后，瞠目结舌，感叹道：“竟还有这种事？可包里并没有三十万，我们不能把钱给你，只有等王正中醒过来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钱怎么会少了？如果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呢？那我岂不是连剩下的钱也拿不回来了？”孙大猴顿时痛哭起来，“我本想瞒着老婆挣点私房钱，就偷偷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现在可好，这、这该怎么办啊！”民警本来不相信孙大猴说的话，见他哭成这样，便打电话到医院问王正中的情况。医生说，手术还算顺利，估计明早就能醒过来。

第二天一早，孙大猴就赶到交警支队，等警察带他一起去医院。

到医院后，只见王正中两眼发直，望着天花板，孙大猴走到病床边说：“兄弟，你把借我钱的事情跟警察同志说清楚，还有剩下的钱哪儿去了？”

王正中侧过头漠然地看了看他，没理他，然后闭上了眼睛。孙大猴急了，想上前拉他，医生急忙阻止说：“不能动，他胳膊骨折了。”孙大猴问医生：“他脑子是不是撞坏了，失去记忆了？”

医生说：“没有，只是有点儿脑震荡，昏迷了一阵，不碍事。”

民警见王正中没理孙大猴，便要带他回去交给派出所处理。

孙大猴见状急忙“扑通”一声跪倒在病床边，大哭道：“正中啊，你就救救大哥吧！别再装了，你再装下去，哥就没活路了啊！”

民警也走到病床边，问：“你说句话，

到底认不认识他？”

王正中眼也没睁，头一歪，说：“我不认识他。”

就在孙大猴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王正中老婆交完手术费回来了，一看到他，便奇怪地问：“猴哥，你跪在地上做啥？”

话音刚落，就听病床上的王正中气得直叫唤：“我们不是约好了说不认识吗？你还来干啥？老子胳膊都断了，想挣点钱还不行？你想气死我啊！”

可现在不认账也不行了，冷静下来后的王正中说起了那天车祸的经过……

在孙大猴下车后，一个小伙子火急火燎地上了车。王正中刚想说车快没油了，请他下去，就听小伙子怒吼道：“快开车，别磨蹭，老子赶着去火车站。”见是个恶人，他只好发动汽车。

小伙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王正中暗自庆幸，刚才孙大猴下车后，他便把皮包放到了后排座位上。

但一路上，王正中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小伙子发现后面座位上的皮包，紧张地不停地看后视镜。就在这时，突然一辆渣土车违章掉头，王正中猝不及防，刹车不及撞了上去。好在当时双方速度都不快，不然，他的小命就没了。

听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孙大猴说的都是真的，可那包里的钱怎么少了？王正中说，他觉得三十万是个整数，很容易在电视上报道后被人冒领。于是，他在孙大猴下车时，收起两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包放到后排座位上，想等小伙子下车后再打电话告诉孙大猴。可没想到孙大猴这么沉不住气，见他出了车祸，马上到交警支队全都交代了。

孙大猴见他一股怨气，悻悻地说：“兄弟，你可别怨我做了叛徒，就算我不说，你也拿不到奖金啊！现在功劳都被那小伙子捞去了。”

三天后，电视上播放了小伙子被评为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荣誉称号，还发了奖金，厚厚的红包里装着两万块钱。孙大猴他们的秘密约定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处罚。

在病床上，王正中看着新闻气不打一处来，胸口闷得透不过气，心想，那两万块钱奖金原本该是他的，如今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犯法的事情原本就不该做啊！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马来电话了

◇编译 / 夏殷棕



艾伯在看杂志，妻子罗丝走到他身后，抬手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下。

艾伯喊了起来：“你干什么？”

罗丝回答道：“你口袋里怎么有张纸？上面竟写着朱迪丝·帕莎的名字！”

“你误会了！你记不得了吗？上个星期，我不是去看赛马了吗？我押的那匹马，就叫朱迪丝·帕莎。”

罗丝听了，耸了耸肩，嘴里嘟囔着走开了。

几天之后，艾伯在看报纸，罗丝又走到他身后，抬手在他后脑勺上重重地敲了一下，疼得艾伯跳将起来大叫：“你又想干什么？”

罗丝说：“你的马打电话来了！”

选自《特别文摘》



出诊

◇文／牛红丽　图／段明

一

男人驾着灰绿色东风，载着我在茫茫山谷中兜转，怎么都找不到出口。说是迷了路。我望着茶青色的山峦苦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居然会迷路，谁信？

阳光热辣，车里没有空调，我一手抱着急救箱，一手紧拉拉手，身上的汗水泉眼样汩汩往外冒，我请示了两遍，他都严防死守，不肯开窗。我守着窗户仅有的裂缝，晃晃矿泉水瓶，喝掉了最后一滴水。

通过后视镜，我看到那张脸的局部：从耳屏到颧骨再到上下颌，无不爬满了焦黄卷曲的胡须，眼前这人分明就是一头金毛狮。两小时前，就是这头狮子贸然闯进急诊科，冲我们拍了照。

当时我正跟王医生争论“回光返照”，争到忘形，顺手抄起病人的扑克牌撒出去，随着纸牌散落，这头金毛狮也旋风一样进了屋，拍照，转身，一气呵成。

我看看王医生，王医生看看我，突如其来的变故将我们封在原地。我在脑中倒带，翻看自己的尊容，简直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我瞪了王医生一眼：“如果不是跟你对班，肯定不会这么糟。”

王医生翻翻白眼：“赖我呵？”

金毛狮说：“我老婆要生，来不了，麻烦你们跑一趟，外边有车。”

我说：“你把照片删了，我去。”

他端着手机点点戳戳：“医生打闹，拒绝出诊。”

这年月，要是还有谁不怕朋友圈，那一定不是地球人。

王医生伸手拦了，质问狮子：“既然有车，为什么不把她带来？”

“一碰她就抽抽，出不了屋，咋带？母子两条命，

耽误了你赔！”他一脚踢翻蚊香盒，顶着一脚面蚊香灰蹬了出去。

“见过横的没见过这么横的，分明就是找茬儿！”王医生收拾起扑克牌，扔进碎纸机毁尸灭迹，转而对我说，“你招呼好留观病人，我去。”

“医院刚宣布规定，我的出诊班。再说，都是男同志，你去更容易跟他战起来。”

“那再带个护士！”

俩护士早吓得躲进了更衣室。我说：“算了吧，邪不压正。你注意下3床的血压，等我回来。”

话是那么说，其实心里一点儿没谱。从第一天到急诊科报到，主任就跟我们说过：急诊科就是鬼门关，我们干的就是跟阎王抢命的活儿，不分男女，任务来了硬着头皮都给我上，哪怕你在家是林黛玉贾宝玉，到了急诊科都得变成林冲，干不了，趁早走人……

门口停着辆灰绿色东风，车门瘪着，生了锈，一扇玻璃裂了缝。

王医生追出来提醒我：“丫头，他屁股后头有刀！”

“杀瓜刀！”狮子声坠如铁。

一上车金毛狮就摇上了窗，并且上了锁，随着刺耳的引擎，汽车趔趔趄趄窜出医院大门。

阳光持续喷射，驾驶室里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滚烫，我只觉得体内有台热风机，吹得人要炸了膛。头晕、恶心，口腔似乎粘了干棉条，再咂不出一丝水分，我知道自己马上要中暑休克。

在失去斗志以前，我舔了舔嘴唇，再次恳求：“请打开窗户！我需要水！”

狮子递过来一只透明水杯——里面赫然透出两只蝌蚪。我盯着那黑亮的蝌蚪，干燥的胃鼓鼓地要翻，心脏跟着怦怦跳。水杯悬了一会儿，便缩回去。他停下车，拧下杯盖，炫耀似的咕咚咚牛饮。随着他喉结滚动，我一阵干呕，爆出最后一层细汗，终于瘫软在座椅上。我眼睁睁看着他将最后一口水，奢侈地喷到了仪表盘上。那里躺着一束蓝色勿忘我，不管是花还是叶与枝上，都挂上了恼人的水珠。

我又舔了舔嘴唇，摸到急救箱里的备用糖水：如果医生性命不保，急救是否还有意义？我无比熟练地揪掉了瓶塞，250毫升液体顺喉咙灌下去，干涸龟裂的土地顿时腾起欢快的白烟。我又摸摸剩下的一瓶糖水，还是250毫升，那是胎儿的，不能再喝了。

我用力咽下唾沫，力气慢慢重新回来了，我对狮子说：“人已经跟你来了，照片可以删了吧？”

“放心，到家就删。”

二

我靠在椅背上，窗外两侧怪石林立，愁肠百结的山道源源不断流向远方。产妇、婴儿、找不着家的准父亲、担忧焦虑的出诊医生……劫持？凑在一起，倒真是一出好戏。

汽车如得了肺炎的病人，吭吭咳着继续走。我接连听到动物的惨叫，还有车轮下骨折的声响，心里一阵发瘆，忍不住喝道：“快停下！”

他终于打开一扇窗，我“哇”地将秽物喷出窗外。山风夹杂着草木清香，迅疾地从脸侧刮过。

我说：“你轧死了一只野猫。”

他没有吭声，又摸出一只水杯。

我不再害怕激怒他，咬牙扭过头说：“你喝吧，好好喝！蝌蚪体内有裂头蚴，虫卵吸附在肠壁上，孵化成幼虫，再通过血液进入大脑，在你脑中游走……”

乱发长须之中，黄色兽眼铮铮凸起，他果然变成着火的狮子，吹着胡须说：“故意恶心人不是？”他来回看看杯子，很不情愿地一股脑地将蝌蚪和水倒到窗外。

稍后，他又抓出一只铁皮背壶。我闻到呛鼻的酒味儿。

“你不要命啦！”

他揶揄道："没事，我半斤的量。"

"酒驾要判刑！"

"交警在哪儿？哈哈！喊他来啊！"

我懊恼地放低声音："你老婆还在等着接生，咱们快点儿走吧。"

"早晚都中。"

"不是母子两条命吗？"

"诓你呢。不这样哪请得动你们。"他拉长了声音说，"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我晓得你们出诊得是急症。臭婆娘死活不出山，我就是请你去劝劝她，带她去医院检查。"

"就这点儿事儿？你也太不相信医生了！"

无赖。我暗骂一句，忍不住用力打开另一瓶急救糖水。

"我信你，你信我吗？信我会删照片？"他抖着胡须大笑，"看吧，看看照片。"

我接过手机，屏幕亮着，是金毛狮张牙舞爪的自拍照。左右翻翻，没有找到要找的照片。

"已经删了？"

"我根本就没拍。急诊科留个自拍不行啊？哈哈！"

三

晃晃悠悠，三个小时过去，夜色浓成化不开的阿胶。迷蒙中，我听到救护车呜哇呜叫。

"咋还报警了！"金毛狮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刺耳的鸣笛骤然响起，一路上嗒嗒响的玻璃终于哗啦掉下来，碎了。

我猛回头，看到身后救护车车灯劈开的光带，后边隐约跟着警车。王医生带同事们追来了。我不由心里一暖，脖子上却刷地一凉。那把切瓜刀，刀刃紧贴在我耳侧。

金毛狮逼着我下车，拐着我的脖子往山崖边拖。我闻到他喷出的酒气，还有野兽的腥气，我判断不出他是疯了，还是醉了。我左脚鞋子掉了，尖锐的蓑草、石块扯擦着脚跟生疼。我被勒得只剩半缕呼吸，脖子上的血管突突跳着，要爆。

"放了人质！"警察在喊话。

"你们先撤！再过来老子把她撞岩！"金毛狮一用力，我脖子上的项链断了，皮肤的锐痛袭来。我瞄了一眼，两侧岩石交错，锋口锐利，身上的汗瞬间凝结成霜，止不住打了个哆嗦。

王医生站到前边，说："别冲动，马上撤，我们马上撤！"顿了顿，又对我说，"丫头，稳住。"

我想点头，但没点下去。我把狮子的胳膊掰开一条缝，小声说："相信我，不是我报的警，你别莽撞，我保证帮你摆脱。"

"相信你个球！少邪性！"

趁他分神，我喊："你们都回去吧，我只是去接生！母子两条命，再害了我，就是三条命！"我几乎是嘶吼，声音散到风里，仍是虚飘。

夜风骤然加大马力，迫不及待席卷树林，掀起松涛阵阵。双方在涛声中对峙。金沙漫卷，白色浪花一闪一闪退去。灯光交汇闪烁，警车缓缓倒后。

我再次鼓起勇气说："我要水。"

王医生以协商的姿态举起双手，右手握着一瓶矿泉水，靠近。

我数着他的脚步。

终于，焦渴的土地再次淋上琼浆。王医生望着我，瞳仁里塞满了内容。

我喝着水，用眼睛告诉他：回去。

他说：傻，先保住命。

"对谈"中水洒得到处都是，我没来得及喝完他手中的最后一口水，金毛狮踢开他，挟着我回到驾驶室，撞闭了车门。

狮子拼命踩踏油门，慌不择路。山路凹凸不平，加上狮子故意刁难，剧烈颠簸中，救护车和警车跟得越来越吃力，他们就像草串上的萤火虫，最终一粒粒融入黑暗。

"白痴，在老子地盘上撒野！"狮子将酒壶扔出

去，撞到树上，又反弹到后备厢，砰，落了地。

他终于放松，停了下来，看看车后无灯，四肢摊开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他略微休息了一会儿，重新发动引擎，车子竟纹丝未动。他加大油门，非但没有前行，还差点儿侧翻。这里没有正经盘山公路，我们虽然出了山谷，但路面损毁，积雨加上碎石，车轮一直在打滑。

我下了车，狮子的脸在手电光柱中变得异常凶邪。我又闻到了野兽的腥气。

“我帮你推。”我讨好地说。

他横了我一眼。

我果断踢掉鞋子，站在泥石之中。

他用手电扫着车子倾斜的一面说：“去撑着！”

我咬咬牙，把自己变成千斤顶，顶在车厢侧面，他到后边推。

还是不行。

他去找石块，没走远，我也没动。起雾了，后边的车灯在山雾中明灭，犹如鬼魅。潮湿的风穿越树林，摩擦出浑厚的沙沙声。

车子终于爬出泥坑。金毛狮晃着手电光柱，重新爬上驾驶室说：“看你不咋地，还怪汉子。”

我顺嘴接上：“在医院待了八年，什么状况没见过。一夜接生四五个，连台剖腹七八胎，很正常。”

狮子乐了：“跟生猪娃一样哩。”

我在满盘黑暗中看出一道光的裂隙：看来，聊天真是迷惑对方的好时机。

我顺势憨笑：“有一回，我刚进医院大门，见有个产妇斜躺在台阶上，家属急得团团转，不敢碰，胎头都露出来了。这像什么话，我上去一把拉出胎儿，顺手给脐带打了结。当时有人掐了表，前后不到五分钟。”

“高手啊！”他赞叹。

我说：“急诊医生都是抢命，跟时间、跟阎王抢命。看见生孩子往上扑，是产科大夫的条件反射。其实最希望患者好的不一定是家属，而是医生。说了你也不信，你们宁愿相信朋友圈、小道消息。”

“那我进屋那会儿你们咋回事？”

我掂量着话说：“那会儿没有出诊任务，医生也是人啊。”

头发被露水打湿，遇险的冷加上推车的热，搅和着被山风一吹，过冬似的。我响亮地打了个喷嚏。

他扔给我一块破毯，带着浓重的油污和汗味，还有野外风霜。“看得出你是个好医生。”

我笑了：“我算合格吧。从小跟着姨婆长大，她祖传中医，我耳濡目染，后来我上医学院，会的就杂了。我曾冒险用四十五克附子，救活一例心力衰竭的妇人，所用药量无人敢试。他们都叫我疯婆子。在民间，香炉里泡柏枝治疮疡，九毒日镰刀画符（刮痧）止痛，供饺安胎（馅里有香艾），还有吃粑粑退烧（童便滋阴降火），等等，看起来玄乎，其实有中医理论在里边，你们不知道罢了。”

“你是女人里的堆尖尖。”

我从未听过如此夸人的，笑了：“呵，粪堆土堆还是柴火堆？”

金毛狮的话也多起来，头上一句脚下一句，有点儿不着调。

“我老婆吃的用的我都叫人送上山，这几年不缺钱……我向岳父岳母保证过……最初她陪我在猪圈住了三年。要不是猪瘟，早发了。后来我借钱在外边收徒弟盖房，钱来得贼快……后来，我好心接她进城，多好的房她赌气不去，非自己住破殿。一座空殿，她还怀上了。”

“我老婆是歪脑袋，我担心遗传，专门赶回来叫她去医院检查，这臭婆娘死活不去。揍两回，就是不去，肚子也结实。”

“你倒下得去手。”

“哪真揍。”

“看你这脾气，她敢不到医院？”

“我欠她，到她跟前没脾气。拉你来主要还是说说

她，她听医生的，去医院生娃放心。”

听着他自相矛盾的叙述，我无法判断是否还有危险。我问：“你找着家了吗？”

他吞咽唾沫：“马上到，就在半山腰。”

我抛出诱饵：“附近应该有山泉，你渴吗，要不下去看看？”

四

林子里很静，偶尔一声夜鸟的梦啼，托着瀑布的声音极其响亮。路越来越难走，同事们没有跟上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更不知道我正合计的，是否会满盘皆输。“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当自我生命无法保障时，首选自救。”这是王医生说的。

在一块儿巨石上坐定，我伸出舌头，让瀑布凉凉地落在舌尖。金毛狮用杯子汲了水，坐在另一块儿石头上喝。

泼啦泼啦！瀑布在轰鸣。他喊：“过了瀑布，前头就到家啦！”

我也喊：“我知道，这是不周山！”

又喊：“当年，我不止一次跟姨婆上山，往庙里送香艾供饺，现在，那儿是座空殿！”

喊完我站起来撒腿就跑。我早瞄好了，只要绕过巨石，钻进旁边的密林，就会有一条羊肠小道一直通往山下。去它的“劝慰”，去它的“照片”，去它的“歪头婆娘”！我要完全听他的我就不是疯婆子。可惜，我忽略了男人强劲的肌肉和弹跳力，即便是个死驼背。他隔着两块岩石，呼！狮子一样扑下来，拎着我就像拎个玩具。

他拎着我的领子，悬吊在瀑布下方，“臭娘们儿，往哪儿跑！看不出野猪脚印啊？啊？有狼知道不！想做啥？跑啥？怕我吃了你？”

该死。我知道我应该求饶，但是我没有，我只是听从大脑指挥，扭着脸，不要命地踢腿挣扎。终于，我的右脚尖碰到某个岩石凸起，瞬间借助惯性绷紧身子，用力上耸，瞄准颈动脉，抬手就是一刀。

他闷哼一声将我甩到岸边。同归于尽的招数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脑袋重重撞到树上。

可惜，我只划伤了他的下巴。他抹了把胡须上的血，举着手术刀来回跺脚：“狡猾！我叫你接个生，你要我命？邪性！”

“我犯过事，但我没杀过人，你一个娘们儿还想杀人？”

五

我从未想过，治病救人的绷带有朝一日会成为捆绑自己的工具。他把我牢牢固定在副驾上，所有可能发动攻击的部位都捆绑了绷带。我完全僵化成石膏人。

我终于看到前方有座亮着灯的小木屋，金毛狮熄了火，扭头阴阴地打量着我，忽然抖动胡须笑起来：“知道啥叫怕不？不捆你都没法儿开车。”

他揭开我嘴巴上的绷带，说：“说好了哈，给你松开，一人喝杯豆浆，我不害你，你也甭杀我。”

“我对你不构成威胁。”

“姑奶奶，可别这么说！”他戴上墨镜，跳下车。

木屋主人打招呼：“大胡子来啦！不是又拉了女人吧？”

“让你说中了。老三样来两份！”

“好嘞，油条三斤，豆浆两杯，蒜两头……”

在木屋主人欢快的吆喝声中，我下了车，两条腿像打了麻药，空得走不成。这里树木稀疏，地势平缓，主人趁势搭了小木屋，门口摆着方桌矮凳，一口大锅熬着豆浆，咕嘟咕嘟冒着白沫。

听他们对话，我无法判断二人的关系，老老实实喝了热豆浆，撕了油条，问木屋主人：“这些豆浆都卖给谁？”

“主要是山上住家户，别看人不多，要包装成杯，后半夜就开始忙喽！”

这是大山唯一的眼睛，

可惜他不会救我。我放了碗，金毛狮还在喝豆浆，他自始至终没有摘墨镜，我敏锐地感受到，黄色兽眼在镜片后360度旋转。

木屋主人笑着说："没见过恁跩的人吧，吃饭都不摘墨镜。"

我与狮子镜片后的眼光碰撞，视线折断，咔吧掉到地上。

天越发白亮，现出灰黑色的山形、树影。金毛狮说过，到家劝好了病人，带她一块儿回医院检查。可是，一个有讹诈前科的人，以欺骗开始的出诊，谁能保证，他的所谓结束不是又一个讹诈的开始？

金毛狮拿着铲刀在刮擦车轮上的泥。木屋主人好心端来用过的废热水，泼到轮胎上帮他冲洗，泥水冒着白烟流下来。我恍然看到，泥流中轮胎有个凸起的鼓包，好奇地伸手摸去。

金毛狮惊恐地喊："别碰！"

我故意将手指用力戳过去，直戳过去。金毛狮大叫着张开臂膀，从天而降。

可是，已经迟了，在他撞开我的瞬间，我的手指与轮胎接通，发出天崩地裂的爆响……

我在灌木丛中醒来，闻到空气中浓烈的焦糊味，我试着活动头部，还行，四肢，也还行。只是右边的袖管裂了，胳膊、膝盖疼痛，双腿酥软，根本起不来。我的视线模糊向上，木屋主人好似长在天上。

他端着手机，一会儿向下看我，一会儿跑开，不停地喊叫。我挣扎着坐起来，看到不远处的金毛狮瘫在地上，头上、脸上，到处血污。

木屋主人还在喊："对，两个，是是，不周山！"又跑回来哭："老麦，老麦头上都是血！"

在木屋主人的搀扶下，我起身向狮子走去。可惜，这一摔，让我无法再像往常出诊那样奔跑。

一只糊满血污的手执拗地伸向我说："救我……"他抹了把脸上的血，我看到他塞满眼的惊恐。

我忍着眩晕与疼痛蹲下去，将狮子的头安放在地上，让木屋主人翻找急救箱。箱子裂了药也破了，糖水被我喝了。我懊丧地把能用的敷料一一展开，胡乱压在他流血的脸上，又找到一条输液管，给他输上盐水。

他居然还能说话。"我在云南……摸过毒。臭娘们儿，我一天不投案……她一天不下山。"

我脑中闪出四个字——毒贩在逃。怪不得要锁车窗，怪不得要防我逃跑，这一切蹩脚的情节，竟然是真实的。

我说："你现在需要保存体力，别再说话。"

"加上这回，挟持……"

"我还活着，你就不是死罪。"

"她生孩子，我才冒险回……她喜欢花……你别跑……带她去医院。"

"我不跑，我带她去医院，你别再说话。"

"热水浇，轮胎破，鼓包涨得薄，会爆炸。一路上……一路上你都不信我。"

"别说了，我信你。"

狮子的头一仰一俯："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就去投案……"

一朵杨絮飞来，落在他脸上，我把它摘了，又一朵飞来，我把它赶走，落入旁边的血土。越来越多的杨絮飞来，落在狮子周围，我不再赶它们……

我落下大颗的眼泪，不停地用纱布清理他脸上的血污。这时我才发现，那些血都是从鼻腔里涌出的。当所有血迹擦净，我发现他脸上并没有伤口，只是鼻根中了招，砸得青肿。

流鼻血向来是很吓人的。我忍不住扑哧笑了，拾起草茎捆扎的勿忘我说："你死不了，起来吧，去你家！拉上你媳妇，先把你送到公安局，我们再回医院。"

我拨通了王医生的电话，金毛狮不可思议地昂起头，噗噗吹着大胡子，迎着晨光，像一头金毛的狮子。

选自《啄木鸟》

见义勇为的猴子

◇文／朝勃　图／颜玮



一

赵老栓是赵家沟村人，家住贫瘠的大山深处，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村里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副业或外出打工，赵老栓灵机一动，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他拿出家传驯猴子的本事，从山上捉了一只聪明健壮的猴子，严格训练，很快就把猴子调教得服服帖帖，且能按照他的口令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和滑稽可笑的节目。

打这以后，赵老栓弃农从商，每天牵着猴子，背着道具，乘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摆场子演杂耍。有人来管他就溜，没人管他就演，半年下来竟也赚了个五六千，把赵老栓乐得门牙都笑掉一颗，那只猴子自然也成了他的摇钱树和心肝宝贝。

和往常一样，这天傍晚，赵老栓赚足钞票之后，美滋滋地领着猴子登上了返乡的客车。赵老栓找了个靠前的座位坐下，向四周一看，男女老少，人还真不少。车子开动了，凉爽的晚风从窗外灌了进来，人们便开始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

坐在赵老栓前面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明眸皓齿，模样十分漂亮。不经意间她一回头，看见了蹲在赵老栓腿上的那只猴子，顿时对它来了兴致。

“大叔，你这只猴子真乖巧，刚才它还冲我做了一个鬼脸呢！”姑娘扭过身子对赵老栓说。

赵老栓听姑娘夸奖他的猴子，便有意在众人面前卖弄卖弄，他对猴子说：“不但乖巧，还听话呢。来，好猴儿，先翻个跟头，来个金鸡独立，再给大家鞠个躬，作个揖。”猴子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全部动作，赢

得了周围乘客的一片喝彩。年轻姑娘更是喜上眉梢，忙从手提包中掏出几块糖，剥了纸给猴子。

二

正当人们漫不经心地闲谈着甚至有了睡意时，突然从客车的尾部响起一声野狼般的嚎叫："都安静点儿，把钱拿出来，否则老子放他的血！"如一块巨石抛进一片平静的水面，人们惊恐万分，骚动不已，大家的心都猛地一沉：糟了，遇上打劫的了！

赵老栓慌忙向后一看，只见车厢后面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钻出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小青年，一个剃了光头，一个染了一头黄毛，手中都拿着砍刀。

赵老栓吓得一哆嗦，下意识地按了按内衣口袋，又伸手拉过猴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歹徒开始了野蛮的洗劫，他们威逼乘客交出所有现金和值钱的物品。

顷刻，整个客车内哭喊声、呻吟声、打骂声响成一片，人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

面对血淋淋的砍刀，人们麻木了，退却了，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松开了紧握的拳头，开始发抖；有手机的不敢打报警电话，而是乖乖地交给了歹徒……

轮到赵老栓了，他早就吓得浑身筛糠，还没等歹徒说话，就要伸手掏怀里的钱。这时，蹲在他腿上的猴子突然蹿上主人的肩头，在他身上撒了一泡尿。赵老栓胸口顿时湿作一片，且散发出难闻的尿骚味。黄毛慌忙用手掩住鼻子，光头则把砍刀指向旁边那个大款模样的中年人。

光头在逼中年人交出手机和现金之后，又看中了他手指上的金戒指，中年人手指太粗，一时撸不下来，极不耐烦的光头就在他手背上划了一刀。"哎哟，我的手！"中年人捂着流血的手惊叫着。鲜红的血滴了下来，溅到赵老栓的裤角上。猴子躁动不安，它一会儿龇牙咧嘴，一会儿怪叫嘶鸣，赵老栓吓得紧紧搂住它。

三

"喂，我说哥们儿，好漂亮的妞儿！"黄毛抢了那个年轻姑娘的包后，流里流气地说。

姑娘如一只受惊的小兔，惊恐地蜷缩着。

整个客车内突然异常寂静，麻木的乘客们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制止。这时，猴子突然拼命挣扎起来，赵老栓小声命令它："不准乱动，听话！"

说时迟，那时快，猴子猛地挣脱主人，扑向黄毛，用锋利的前爪向他的眼睛抓去！"啊！"黄毛的左眼顿时像颗烂掉的葡萄，落到了地上。他扔下砍刀，双手掩面，惨叫起来。赵老栓拼命拉住正欲扑向光头的猴子的后腿。

光头见同伙成了独眼龙，恼怒万分，他冲猴子恶毒地喊："该死的畜生，老子宰了你！"砍刀挟一股阴风向猴子劈去。可怜那只"不听话"的猴子，因双腿被主人死死拽住，无法躲闪，顿时身首异处。

光头见黄毛伤势太重，不敢久留，便喝令司机停车，两个恶魔终于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片刻，人们渐渐恢复了常态，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刚才被劫的险状。那个年轻姑娘缓过神来，马上向110报警。她蹲在猴子的尸体旁，痛哭道："是你救了我，也救了大家！"

这句话声音虽不大，但清清楚楚地传到了车上每个人的耳朵里，人们突然都默不作声了，他们一齐把目光投向那只死去的猴子身上。过了良久，随着赵老栓和年轻姑娘的哭声，又有人也在跟着抽泣。

外面是漆黑的夜，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

选自《大河文摘报》



夜过十八盘

◇文／刘伯英　图／段明

海龙、柳河两县搭界的鸡冠山，山高林密，山上有十多里长的十八盘驮子道。这条驮子道，是大荒沟通往大沙滩的必经之路。很早以前，骑骆驼的相面先生，马帮的商人，往东山里走，都要路过这条十八盘驮子道。

“九一八”事变后，一帮胡子进驻驮子道。这帮胡子有一百来号人，每人两套家巴什，人强马壮。大掌柜的报号四海山，扛大活出身，是个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他控制了十八盘驮子道后，神仙也休想从这里过去，真是插翅难飞。为了争夺驮子道，日本鬼子在离驮子道二十里的大荒沟村设了一个警察署，派川岛任指导官，命令他在三个月内消灭四海山，占领驮子道。川岛带领警察去打了三次，失败了三次，损兵折将，丢了脸。没成想这帮胡子这么难打，川岛愁得腮帮子都肿起来了。

翻译官给川岛出了个主意，他说：“驮子道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打要吃亏，还是来软的。胡子图的是钱，多给他们几个钱，把这条道买下来吧！”

川岛觉得翻译官说的有理，第二天吃过早饭，换上一套便衣，在翻译官的陪同下，来到鸡冠山下。在第一盘道旁的饯子里，他见到了大掌柜的四海山。川岛先开口：“皇军要通过十八盘驮子道，南下剿匪，希望大掌柜的让出驮子道，给予方便。皇军愿意给大掌柜的一笔钱。”

四海山说：“为了给皇军方便，我们愿意把驮子道卖给你们。你给每个兄弟五十块大洋，三天内交齐，我们马上撤出驮子道。丑话说在前头，少一文钱，我也不撤！”

川岛满口答应，他心想，金钱果然比子弹有用。“一言为定！大掌柜的不愧为英雄好汉，办事果断。三天内，我亲自送来大洋五千块！”

过了一天，川岛骑着马，把五千块大洋送来了。四海山收下大洋，摆上酒席，请川岛吃饭。三杯酒下肚后，川岛问四海山什么时候让出驮子道？四海山说："我想今天就让出来，可兄弟们不让。兄弟们还有个要求，不知指导官能不能赏脸？"

川岛说："有话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到。"

四海山说："前几天，我们捐大荒沟三个富户三千块大洋，请皇军帮助我们收上来。货到手了，我们就把驮子道让出来，决不拖延！"

川岛又是满口答应，他说："这点事情好办，我明天就给你们送来。这几个富户要是不交，我就烧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倾家荡产！"

隔了一夜，川岛又带三个富户把三千块大洋送上山来。四海山手下的字匠出来接了大洋，又摆上酒席，款待川岛。字匠给川岛斟上酒以后，川岛请大掌柜的出来说话。字匠说："抱歉，大掌柜的今天不能出来陪酒了。今天早晨，有人把大掌柜的接到大沙滩去了，点灯时候才能回来。"

川岛听说大掌柜的让抗联接去了，心里凉了半截。四海山要是叫杨靖宇接去，他们要是拧成一股绳，可就不好办了，到那时候，这条驮子道夺不过来，连大荒沟警察署也难保了。他说："皇军要求你们明天让出驮子道。"

字匠说："大掌柜的临走有话，什么时候让出驮子道，等他回来再定。"

川岛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等四海山。点灯时候，四海山回来了。川岛见了四海山，叫他明天让出驮子道。四海山说："这事还出点岔头呢！今天有人把我找去，说我要是答应把兄弟们带到他那边去，每人发给一杆快枪、一把匣子、五百发子弹。这个价钱比你那五十块大洋高多了。我回来和兄弟们一商量，兄弟们都愿意去。说句实在话，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图别的，就是图多抓几个钱，有个好家巴什。"

这几句话把川岛说笑了，他说："你要是跟我走，我出大价钱，每人发给一杆日本造的三八式、一把镜面匣子、六百发子弹。让你编成一个团，任命你为团长！"

四海山说："当团长，我的人马不够啊！"

川岛说："人马不够怕什么，你可以扩军嘛！"

当天晚上，四海山和川岛就把事情谈妥了。四海山提出的条件是，每人发一杆三八式、一把镜面匣子、六百发子弹，编成一个独立团；川岛提的条件是，四海山让出驮子道，到猴崽子沟接武器，然后把队伍开进警察署喝庆功酒。这些条件双方都答应了。四海山留川岛在饯子里住了一宿，天亮以后，四海山送川岛下山，一直送到猴崽子沟。川岛看他诚心诚意，就放心回警察署了。

川岛回到大荒沟警察署没站脚，急急忙忙骑上快马，回到山城镇北大营报功领赏，受到一番赞扬。同时，从北大营军火库里取出三八式一百杆，镜面匣子一百把，子弹六万发，装上一辆大汽车，乐颠颠地运回大荒沟。又把武器弹药装上大车，由警察押车，送到猴崽子沟。

四海山派出的探子发现，警察押着的大车进了猴崽子沟，连忙回来报告。四海山担心川岛弄虚作假，又派炮头下山探探虚实。炮头回来说，车上拉的确实是枪支弹药。四海山亲自登上第十八盘驮子道，四处瞭望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动静，这才命令兄弟们收拾金银和衣物，准备下山。这工夫，翻译官也来到山前，说指导官请大掌柜的下山领武器。四海山二话没说，挎枪鞴马，带领全体兄弟撤出驮子道，大摇大摆地向猴崽子沟走来。

四海山带领弟兄们来到猴崽子沟大榆树下。川岛已经坐在大榆树下等了半个时辰，他看四海山带领人马到了，拍着四海山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他逐个地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乐得连

声说：“好！好！”说完，让四海山清点放在地上的武器，也是一件不少。清点完毕，川岛邀请四海山带领弟兄们到警察署喝庆功酒，领委任状。四海山说：“弟兄们在山上住了几个月，人困马乏，今天就不到警察署去了。我们先在这儿歇两天，解解乏，再到警察署去拜访！”

川岛说：“好吧！我到警察署去等你，酒席已备好，后天一定光临！”

四海山送走川岛和翻译官，派探子到鸡冠山上探听消息，准备把队伍带回驮子道。一顿饭工夫，探子回来说，鬼子封锁了，有两个连的兵力。这时候，四海山才醒过神来，原来川岛耍了花招，他昨天回山城镇调来两个连的守备队，藏在树林里，趁今天四海山下山接武器的工夫，突然占领了驮子道，封锁了东西两个山头，把四海山紧紧包围在猴崽子沟，使四海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剩一条出路，就是带着弟兄们到警察署去缴械投降，把川岛给的八千块大洋、武器和弹药一件不缺地给川岛送回去。

四海山不愿意走投降这条路，又派出几个探子四处寻风探信，想找一个敌人兵力少的地方打出去。探子出去探了一天，也没找到一条出路。川岛派人送来一封信，邀请四海山抓紧到警察署赴宴。四海山回话告诉川岛不要着急，再等两天一定光临。这天，天刚蒙蒙亮，四海山把字匠叫起来，让他“推八门”，找一条路打出去。字匠拿出几个钢锄“推八门”，结果四门不开。四海山气坏了，把钢锄扔进草丛里。

说话工夫，探子从山下带回来一封信，告诉四海山，敌人兵力很强，不要硬打，再等一等，晚上有人去接他。中午，川岛又派翻译官来接四海山，四海山说，我今天不能去，弟兄们还没歇过乏来，明天我去，让指导官放心。

其实，川岛才不着急呢，他的兵力已经把猴崽子沟围得水泄不通，四海山好像水缸里的鱼，什么时候想抓就什么时候抓。他估计，四海山非顺他这条道走不可。所以，他派人到山城镇去买洋面、黑菜、黄蘑，灌了两篓烧酒，杀了一口肥猪，抓来几个厨师，准备做八大碗席，迎接四海山。

太阳落山之前，川岛又派人到猴崽子沟，催四海山下山赴宴。川岛三番五次派人来，催得四海山心急火燎。他估计川岛要动手了，今天晚上死活也得打出去。天黑以后，他把队伍拉到山坡上，做好了打出去的准备，他坐在山坡上，没敢睡觉。

夜深人静的时候，探子回来报告，说川岛坐着二马车子到了。四海山有心打死川岛，可又不敢动手，怕坑了弟兄们。他硬挺着走下山坡，去见川岛。二马车子上坐的这个人，和川岛的穿戴一模一样，也戴着战斗帽，留着八字胡，挎着大洋刀，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四海山仔细一端详，就是脸型不一样，川岛是圆脸，这个人是长瓜脸。这下子把四海山闹蒙了，他正想问问来人是不是川岛的时候，这个人从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四海山，说：“杨司令派我来接你们到大沙滩去！”

四海山问道：“走哪条道啊？”

来人说：“走十八盘驮子道！”

四海山说：“日本守备队在山上把着，过不去呀！”

来人说：“我领你们过去。我给你们带来一百套衣服，让弟兄们赶快换上。”

四海山从二马车子上搬下三个麻袋，打开一看，原来是带肩章和袖标的警察服。四海山乐坏了，急忙分发给弟兄们换上，背着武器，悄悄地向驮子道摸去。

走近第一盘驮子道，遇上了日本守备队。来人用流利的日本话说：“四海山跑了，你们还等什么，快去追！”守备队听说四海山跑了，慌慌张张地向南追去。四海山带着弟兄们，平平安安地走过十八盘驮子道。

选自《民间故事》2019.12

撞车结局

◇文／魏福春　图／段明



当那“砰”的一声响起时，老周一惊，忙踩下刹车，挂空挡，下了车。车撞到了后面的一辆白色SUV。

怎么就撞上了呢？老周一脸茫然。他的车有倒车影像，车后的情况一清二楚。

都是那该死的电话——车进小区时，手机唱响了《天边》，这是老周百听不厌的歌，过了有十来秒他才接听。一个自称他女儿同学的女子说桐桐上体育课摔了一跤，被送往医院，要他赶紧过来。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老周冷汗霎时冒了出来。“我这就来！”话一说完突然反应过来——女儿工作有几年了，闲时会练练瑜伽，上体育课是不可能的。女子叮嘱着：“医药费我们先垫上，您尽快。”此人只能是骗子！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空着的车位，一边倒着车，一边使劲憋住笑：“好的，我马上。”刚挂上电话，就听到那闷闷的声音……

老周在车旁走了两圈，想找保安，可哪里有保安的身影。《天边》又响了起来，老周没接，听任手机深情款款地抒发着：“我愿与你策马同行，奔驰在草原的深处……”

《天边》再一次唱起时，老周已把车停好，心想车在这里，SUV的主人一看便知是前面的车撞了他的车，找自己理赔就是。老周拿起了手机。“您怎么才接呀？”依然是先前的女子，“桐桐要动手术，得交5万元押金。”“你们替我交一下，我去银行取好钱就过来。”老周又好气又好笑：想钱想疯了！“不用去银行的，您把钱转到医院的账号就行！”“好的，你把账号发我。”老周“礼尚往来”——忽悠起她。

车撞得不严重，只是蹭掉了点油漆。老周依然没见保安的踪迹，转身往家里走去。他是趁着午饭时间取U盘来的，下午有个汇报，昨晚准备的材料都在里面。

老周拿好U盘没有开车，他担心车一动下班回来又不知停在哪个位置，那样的话就有存心逃避之嫌了。小区车位紧张，先到先停，不固定的，好在小区门口有公交站。

刚坐上公交车，手机响了，还是那首《天边》，还是那个号码。老周摇了摇头，接了。“桐桐爸，账号看到了吗？医生说押金再不交的话——您等会儿，主治医师要和您说。”一位中年男子的声音传来：“你这位家长一点儿都不关心孩

子啊，再拖下去我们也无能为力了！”没等老周说话，电话挂了。欲擒故纵。老周笑了，这骗子还有点儿手腕。

果不其然，才几分钟，如泣如诉的美妙歌声：“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在车厢里回荡，老周看了看，关掉了手机。他已无心玩这游戏，下午的会议就在眼前。

下班回到小区已是万家灯火时分，老周没急着回家，他要去看看车。走了没几步，猛然想起手机关着，忙打开，今天晚了点，老婆会着急的。前面就是他停车的地方，忽然，那辆白色的SUV亮起了灯，老周赶紧加快脚步。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老婆果然不放心了。他稍稍放缓脚步，他得和老婆打声招呼。“您这人怎么回事呀？您知道事情的紧急吗？幸好主治医师——”电话里是那自称桐桐同学的女子。老周忍俊不禁，这骗子到现在都不死心——“钱早转过去了，不信我和你一起去银行查下。”“真的？我看下。”老周突然愣住了——他已走到了车子旁，而电话里的声音就是从这辆发动着的白色SUV里传出的……

之后的事儿无须多述。这是一个诈骗团伙，刚在小区租了房，他们通过“伪基站”或发短信，或打电话，要捞上一票。已有多人中招，他们以为老周也是其中之一，临“下班”了还不放弃、不抛弃，结果电话如愿打通，正心花怒放时，不料一头栽倒在老周这里。

撞车撞出这档子事来，老周也是没有想到的。

选自《黔中早报》



礼物

◇文／严俊

有一对父母，他们的儿子虽然很聪明，但却心浮气躁。父亲为了激励他，就说：“你要是能考上哈佛大学，我就给你买辆跑车。”儿子听了之后，大受鼓舞，从此发愤图强。

数年后，儿子顺利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年的平安夜，父亲打电话说：“儿子，欢迎你回家一趟，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在外求学的儿子当然知道“惊喜”是什么，肯定是他梦寐以求的跑车。他回到家中，只见厅堂内已经摆起了晚宴，香槟也放在了冰桶里。父母亲高兴地站在桌边，母亲手里捧着一个礼盒。父亲说：“圣诞快乐！今天我们要送你一个礼物，这是我们最好的祝福。”

儿子一边说“谢谢”，一边迫不及待地接过礼盒，打开后，却发现是一本《圣经》。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怔怔地望着父亲，父亲温柔地说：“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给你准备的礼物。”这句话终于引爆了儿子，他愤怒地把《圣经》摔在地上，夺门而出，连夜赶回了学校，再没有回家。

光阴荏苒，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过去，儿子进入了华尔街工作，几年的工作打磨了他的性格，跑车对他而言，也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天，他意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请他回家一趟。时过境迁，也该回一趟家了，儿子心里默念着。

又一个平安夜，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一进门，他就呆住了，客厅的陈设竟然丝毫未变：桌上的香槟、地板上的《圣经》，一切如昨。儿子不由自主地捡起地上的《圣经》，打开后却发现，里面竟然粘着一把车钥匙。这时，他的父亲站在桌边缓缓说道：“车就在后院，我们等了你很多年。你要知道，多看一眼，平静一点，事情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选自《故事会》

自拍神器

◇文/蔚蓝　图/段明



“医生，我要整容。”

这个城市不大，整容医生在这里的生意并不好做。白烨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局促不安的女孩，说：“好啊，你要整成什么样子？”

“就这……这个样子。”

女孩递上来一个手机，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笑起来非常迷人。白烨拿着手机看了一会儿，犹豫道：“这个人……是谁？”

女孩笑得有些苦涩：“这个人是我，是我用自拍神器拍的……我可以整成这个样子吗？”白烨在真人和照片之间比对了一会儿，忍不住咂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一部美颜相机就能把一个人变成需要几个大大小小的手术之后的样子。

“差不多，不过你要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的话需要动很多个地方……”

“一模一样的。”

“好吧。”白烨的手在女孩的脸上比画着，“眉毛文一下；然后眼角这里开一下；鼻梁这里需要植入假体；额头需要打玻尿酸；照片上的皮肤白皙清透，需要用果酸换肤；嘴角也要动刀子……”

白烨一边说着，一边按着心里的那个计算器，噼里啪啦一串下来，是一笔不

小的利润。出合同，签字，交款，一切顺利到出乎白烨的想象。白烨像往常一样把手术风险一一和女孩讲明，女孩听着一堆骇人听闻的描述，依然没有动摇，拿着单子就去交钱了。

整容手术分成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部分，难度逐渐加大，算上恢复期，多少也要一年的时间。白烨以为女孩听到这个时长会感觉有些失望，结果女孩的表现又出乎了白烨的预料。

“一年啊，时间刚刚好，他正好还要学习一年才回来。”

“他？”

“他是我喜欢的人。”一提到这个人，女孩情不自禁地脸红起来，“我们是在社交网站上认识的，他很帅气，也很风趣，谈吐优雅，知识渊博，他现在在法国留学，一年后回来，我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能看到已经变漂亮的我。”

你可真傻。这句话在白烨嘴里兜兜转转了几圈还是没有说出来。他佯装微笑，伸手去拿试敏针，刚要扎进她的皮肤里，女孩喊道：“等一下，我拍张照片。”女孩拿出自拍神器，焦点对着即将扎进皮肤的针头，调了调光，然后满意地把照片发到了社交网站。“小病，不用在意哦，我是最坚强的。”

手术按部就班地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白烨已经对女孩知根知底了。

有一天，白烨问女孩：“真的可以爱一个人爱到愿意为了他改变容貌吗？更何况你们两个还没有见过面？”女孩笑了笑说：“自从有了自拍神器，改变容貌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你完全可以不用自拍神器拍照啊。”白烨忍不住插嘴。

“你不用，你身边的人会用。她们把照片发到网上，精致的五官，细白无瑕的皮肤。你们的长相明明一开始难分伯仲，这种突如其来的落差感会让你不甘心的。从前我展现在众人眼中的美丽容颜都靠着自拍神器，而我现在希望现实生活中的我也这么好看。”

“好吧。”

手术很成功，女孩已经和照片里的人有八成像了，走在街上绝对会被人多瞅几眼，只是因为好多地方都动过刀子，表情有些僵硬。不知道为什么，女孩望着镜子中的自己，还是有些失望地皱了皱眉头。

“你不能再动你的脸了，”白烨为那微小的差异做出解释，“现在已经是你的脸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再动刀子的话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这太危险了。”

“你的意思是修养一段时间后我的脸可以再次动手术？”女孩仍不死心。

“嗯……看情况吧。”白烨把话说得很含糊。

后来女孩来找白烨的时候，他居然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医生，你看整成这样可以吗？”

她依然举起手机，里面依然是一张照片，白烨仔细地看了看，发现照片里的女孩脸更小了，眼睛更大了。

“这是？”

“自拍神器出新款了。”女孩从包里掏出一个新机器，“美颜效果升级了。”

“你不会是想……”

“嗯，我想变成照片里的样子。”

因为手术存在更高的风险，白烨收了更多的钱，当然，女孩交款的时候也是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出院时，女孩对着白烨笑了笑，只是这笑容已经十分僵硬了。

“医生，我希望以后可以不要见到你了。”

白烨没有说话，他握了握兜里的手机，和女孩挥手作别。

晚上回到公寓，白烨拿

出手机，刷了刷今天的朋友圈，里面又是各种各样的自拍，他盯着一张标题为“出院，希望不要再回去啦！”的自拍看了很久，随后点进了这个人的头像。

白烨一条一条地看过去，女孩的主页里多是自拍，近一年来的照片，女孩五官的变化越来越大，在白烨眼里，这张脸上哪里曾经存在过疤痕，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女孩朋友圈的倒数第二张难得不是自拍照，图片上是女孩今天还给白烨看过的新款自拍神器。

“亲爱的，特意邮寄过来的礼物，爱你，在大洋彼岸也要注意身体。”

白烨看到自己的账号在下面回复说：“喜欢就好。”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当时明明说一年就回国。”

“公司又派我去美国了，大概还要过一阵子吧。”

女孩的脸已经超负荷了，不能再动刀了，白烨一边想，一边把这个人拉进了黑名单。

差不多该换一个人了吧，白烨想了想，点进了另外一个人的头像。

“照片上的你真美！”

选自《我最喜欢他了》



轻功

◇文／李兴春　图／黄胜

旺豫小区4号商住楼一共12层，吉文喜家住第7层，差不多在整幢大楼的半中拦腰，按说不需要安防盗窗，但吉文喜认识一个卖防盗窗的老板，帮过这老板不大不小的忙，老板为了感谢他，送什么东西吉文喜都不要，就硬送了他全套防盗窗并免费安装上。

安了防盗窗，吉文喜家里人有时就不注意关玻璃窗。吉文喜的儿子才三岁半，那天睡着了被锁在家里，醒来后发现没有其他人，就四处乱爬；玻璃窗没关，窗子下面就是沙发，他不知怎么竟然顺着沙发爬上了窗台，爬进了

防盗窗里面玩耍。孩子身体小，防盗窗金属条之间空隙对于他来说完全可以通过，一个不小心，孩子就可能从空隙里掉下楼去。楼下行人发现了孩子的险境，都吓坏了，围拢来一大堆人朝上面指指点点，又不敢大声喊叫，怕孩子受惊掉下来。邻居们上楼敲吉文喜家的门，没人开门；楼下的行人打了报警电话，又有好心的邻居抱来棉被，对着吉文喜家窗子铺在楼下，但从7楼的高度掉下来，只怕棉被也不顶事。有人又想起打消防队的电话，请他们来救人，还可以带着救生气垫先铺上。

警察和消防队员还没来得及赶来，小孩身体就逐渐陷进一个防盗窗条的空隙里，眼看要掉下来了。紧急关头，小区一个保安突然脱掉鞋子，顺着大楼墙面上的管线赤脚往上攀爬。事实上他根本不是爬，而是像施展飞檐走壁的轻功一样，“噌噌噌”直往上蹿，赶在小孩掉下来的千钧一发的瞬间，接住了孩子，然后略一用力，就扳开粗大的防盗窗金属条，抱着孩子钻进了屋内，化险为夷。

这个小区保安人不出众，貌不惊人，平常不言不语，不哼不哈，没想到身怀绝技。小区住户们很快认出他叫步高升，来小区当保安半年多了，尽职尽责，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

吉文喜赶回家里，看到孩子已经安然无恙，对步高升千恩万谢。警察和消防队员也到了，还惊动了新闻媒体要来采访报道。但步高升只是腼腆地笑着，躲开众人，迅速下楼穿上鞋子，一转眼就不见了。此后也一直拒绝媒体采访。

有人用手机拍下了步高升赤脚爬上7楼的现场画面，传到网上，大家除了赞扬他救人的行为外，也纷纷惊叹他身手不凡。有行家随后指出，这是一种叫“壁虎游墙功”的古代轻功，据称失传已久，没想到现在还能有人练成。从步高升徒手扳开粗大的防盗窗金属条来看，他确实也是个“练家子”。

但很快也有人认出，步高升倚仗这一身武艺，有过入室盗窃的前科。

步高升知道自己以往的经历不清白，所以在来旺豫小区当保安后，决心改过自新，做人很低调，做了好事也不求回报。吉文喜几次上门向他表示感谢，他都不接受，还特意找事外出，避了好一段时间；等他再回到旺豫小区，认为大家都应该差不多把这事淡忘了。

当他再看到4号楼时，一下子愣住了：从4楼往上、11楼以下，从5楼到10楼（除了7楼）原来没有安装防盗窗的人家，现在都齐刷刷地安上了崭新的防盗窗，而且都是加粗的防盗窗条。他顿时明白了这是针对谁的：除了他，没人能在楼房外登上这些楼层。

他感到万分难过，掉头走进保安室，打电话叫来自己一个朋友，帮自己收拾东西，他决定辞职了。拿着东西经过4号楼的时候，他又抬眼看了一下，这才注意到原来安好了防盗窗的吉文喜家，现在把所有防盗窗都拆了，窗子外的墙面空荡荡的。而他在外出躲避之前就知道，吉文喜认识的那个卖防盗窗的老板听说这件事后，过意不去，又来帮吉家把防盗窗重新加工过，用更多更粗的金属条把防盗窗封得更密。但刚刚加工过又安装好的防盗窗，就被吉文喜拆除了。吉文喜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步高升传达了谢意，在一片齐刷刷的猜疑中向他打开了一扇信任的窗户。步高升停下脚步，突然一转身对朋友说：“回去，我不走了！”

为了这一扇信任的窗户，他要留下来证明自己。

选自《悲魔剑》



门神驾到

◇文／高伟　图／周欣欣

刘老太住在锦溪古镇，三十岁时丈夫就病故了，儿子、媳妇和孙子现都在上海，儿子几次想接她去上海享福，可刘老太偏要留在锦溪，说和老街坊在一起才充实。为了不让刘老太寂寞，儿子特地聘了位外乡小保姆来陪伴她。

小保姆名唤红霞，二十出头，乖巧伶俐，刘老太一看就喜欢。春节到了，儿子儿媳孙子来陪刘老太过年，她给红霞放了年假。春节过后，儿子他们回上海，刘老太就打电话让红霞回来。

接到电话当天傍晚，红霞从外乡回到刘老太身边，还带来一幅钟馗年画，说是她妈从土庙老和尚那边请来的门神画，让刘老太贴在大门上，门神驾到，保全家平安。

刘老太接过门神画，发现红霞把画搞皱了，忙把画弄平整，念着：南无阿弥陀佛，门神保佑家宅平安。

红霞在旁边嘻嘻地笑，看刘老太把画贴在大门上。见红霞乱笑，刘老太把眼一瞪，对她说：“别笑，请门神要虔诚些，否则你把画请来作甚？”红霞被刘老太一阵训责，羞愧地低下了头。

一日晨起，趁着红霞替她梳头时，刘老太打开梳妆盒，拿出一块玲珑玉佩给红霞瞧，那玉佩翠绿水润，是价值不菲的老古董。

“奶奶，那么贵重的玉佩你为何不给你儿媳妇呢？”红霞问。

唉！这玉佩是我丈夫送我的定情之物，听说他祖上花了一百两银子买来，我原本想把玉佩给儿媳妇，可我儿子说，这是父亲唯一的纪念，母亲先留着吧！想想也是，放在我身边，也是我对丈夫的念想，待我百年以后再给儿媳也不迟。”刘老太说道。

“哦！那我们要把玉佩放好了。”红霞叮嘱刘老太把玉佩放进了梳妆盒。

清明过后的一天下午，看外面春光明媚，刘老太决定上五保湖游玩。俩人在湖边逛花海赏百花，吃各种小美食，好不开心。哪知玩了

三个小时回到家时，却发现家门虚掩。

“咦！奶奶，我们出门时明明把门关好了啊！”红霞疑惑起来，上前一看，啊！门锁已被撬坏。瞧着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刘老太心一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啊！家中遭贼了！快，红霞，看看我房内的梳妆盒在不在？”

红霞奔进内室，一会儿就出来了：“奶奶，梳妆盒不见了！”

闻听梳妆盒被盗，刘老太的眼泪从眼眶中涌出：“啊呀！杀千刀的小贼，那梳妆盒同玉佩可是我的命啊！”

红霞边安慰刘老太边在屋内四处找寻，刘老太哭了一阵后，跑到大门口，对着那钟馗门神画叫道：“门神啊门神，你来到我家的日子里我可没有少厚待你，初一、十五都给你上香添菜供奉你，可你却不负责任，竟然让盗贼青天白日闯入本宅盗窃，你枉为门神啊！”

哭着哭着，刘老太觉得口干，想吩咐红霞倒杯水喝，可一转身，没见红霞，进入屋内呼唤，也没红霞的影子，这小保姆上哪儿去了？她怎么不辞而别呢？

望着空落落的屋子，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刘老太脑海中闪现，莫非是红霞偷了梳妆盒与玉佩跑了？或者她和外人联手，趁我不在时让她的同伙进屋偷盗梳妆盒和玉佩，因为只有她知悉玉佩贵重。想到这儿，刘老太坐不住了，她拿出号码簿，给红霞打电话，电话是通的，但没人接。打了几次都是如此——没人接听。哎呀！看来红霞这小妮子有问题，要不她干吗不接电话？想到这儿，刘老太急急地想出门叫唤邻居，可还没跨出门槛，她的左脚便踩在地上一根胡萝卜上，一滑，“啪”的一声，身子失去重心，重重地摔倒在地。

“哎哟！疼死我了！”刘老太叫喊着，“这天杀的小保姆啊！偷了东西跑了，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哦！”刘老太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又哭起来。

“奶奶，你怎么啦？摔疼了没有？有受伤吗？”红霞出现了，她边问边想把刘老太扶起来。不料刘老太把她一推，怒吼着：“你死哪儿去了？我儿子每月发你2800元工资让你来陪我，你尽责了吗？玉佩和梳妆盒的失踪肯定是你与同伙搞的鬼，现在你安顿好你的同伙，你又来假惺惺地接近我，你老实交代，不然我让警察来抓你。”

听了刘老太的话，红霞一脸委屈：“奶奶，您怎么这样想？您和大哥他们对我这么好，我感恩报答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和人串通来偷您的东西呢？”

刘老太看红霞这样，越发生气：“别在我面前装，我不相信你了。来人哪，来人哪，我家中有贼！”刘老太的叫喊声刚停，外面已有声音传来：“来了，来了！”话音未落，几名身穿制服、威风凛凛的警察已经站在她俩面前，一位高个儿警察手中还提着一个用红绸布包着的包裹。

警察出现了，红霞的脸上闪出笑意：“奶奶，我扶您起来，警官们会告知您一切。”

刘老太看看红霞，发现她满脸真诚，便伸出手抓住她的手。红霞扶起刘老太，关切地问：“奶奶，让我瞧瞧，受伤了没有？您动动身子，扭扭腰，抬抬腿。”看到刘老太没有受任何伤时，红霞才长舒一口气：“奶奶，我不辞而别，不接您的电话，是怕和您说话后会耽搁时间，因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个陌生青年男子从我们身边走过，行迹有些奇怪，起先我也不在意，后来我们回到家发现梳妆盒不见了，我才想起那青年男子肯定有鬼，所以我没来得及和您说一声就跑到社区警务室报了警，请您原谅。”

“噢，原来如此！红霞你是去报警，我以为你跑了

呢！我老糊涂了。红霞，别生奶奶的气，奶奶发那么大的火，让你受委屈了。红霞，对不起啊！奶奶最值钱的东西丢了，奶奶想得太多了，奶奶不中用了啊！”

高个儿警察跨步上前：“奶奶，幸亏红霞报警及时，要不然小偷就跑了。当时，我们在街上巡逻，接到红霞报警后，通过老街街口的各个监控，很快就在监控录像中看到一个穿休闲西服的男青年曾在你家门前的街上游荡，不一会儿就消失了，二十分钟左右他又出现了，手中提着一个红色包裹，神色慌张。经对录像的局部放大，根据红霞对男青年相貌特征的描述，最后确定休闲服男青年就是你们在楼梯口遇上的青年。后来我们从人口信息系统中锁定，疑犯就是外籍来本辖区打工的青年陈经明，居住证信息上显示其现在古镇大酒店打工。因为看监控录像延误了些时间，就让红霞先回家照顾您，我们则赶往古镇大酒店，当时陈经明恰巧背着挎包想出门，看到我们，他有些惊慌，撒腿就跑，我与同志们跃身上前，把他撂倒在地。陈经明服法后，坦白了作案的全过程。他是赌博输了钱，袋中空空，所以想到偷，今天下午他撬门进入你家，在你的睡房内发现了梳妆盒，里面的玉佩让他欣喜万分。得手后，本想做完今天的工作就离开此地，哪知道警察会这样快就把他找到。”

讲完这些，高个儿警察把手中的包裹递了过来：“刘奶奶，这就是您的梳妆盒，现在我们把它完璧归赵，请您看看里面还缺啥东西？”

刘老太边说边拿起红绸布包裹的梳妆盒细瞧：“咦，这红绸布不是我的，警察同志，这不是我的。”说完，刘老太仔细翻看红绸布：“不对啊，警察同志，这是一块红肚兜，是女孩子家用的哟，你们警察还用这个啊！”

刘老太刚说完，红霞一把抢过那红肚兜：“奶奶，这是我的，那人还偷了我新买的红肚兜。”她边说边羞红着脸跑进里屋。

见红霞害羞跑进屋，刘老太走到门口，上前把门上贴的门神画一把撕下，笑嘻嘻对着高个儿警察说：“什么门神驾到，这门神爷没用，我看只有全心全意保古镇平安的警察才是门神，才是我们老百姓的保护神啊！”

选自《金故事》

小本子



快过年了，老妈每天都从外面拎东西回家，还时不时地吩咐老爸去超市，几乎闲置的冰箱又重新塞满了食物。

接下来的几天，老妈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时不时在上面记着什么。

这天，儿子终于来了电话：“妈，我跟同学出去旅游，过年不回家了。”

老妈没说话，手里的小本子掉在了地上，老爸捡起来，上面记满了儿子喜欢吃的食物。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买米线

小明特别爱吃青椒肉丝米线，那天，他兴冲冲地跑到米线店里，对老板说：“给我来一碗青椒肉丝米线，多放点青椒，多放点肉丝，再多放点米线。”

老板一听，愣了，为难地说：“那不是两碗吗？”

（远心）

选自《喜剧世界》



战况

老爸天天在小区花园里下棋，晚上就给小邓讲他是怎样大杀四方，神采飞扬的。

最近晚上都不讲了，郁郁寡欢的。今天很早就回来了，唉声叹气的，小邓笑着凑过去逗他说：“爸，今天战况如何？给我讲讲啊！”

老爸瞪了小邓一眼：“讲啥！你妈说，你这臭小子还没结婚，小区有闺女的老头都有可能是未来亲家，让我让着人家，不准赢！可憋屈死我了！”

选自《民间故事》



不解其意

出门倒垃圾，不小心把防盗门关上了。

蹲在门外吹口哨、学猫叫，成功把家里的猫叫了过来。我指了指门又指了指我自己，指了指它又指了指茶几上的钥匙。

比画半天，我看着它跳上茶几，把我的鱿鱼丝吃光了。

选自《大河文摘报》

谁先谁后

儿子问：“为什么只能说儿子像爸爸，不说爸爸像儿子？”

爸爸说：“我问你，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当然是先有儿子，后有爸爸。”儿子理直气壮地说，“在妈妈生了我以后，你才成了爸爸的！”

选自《金故事》

协议书

还有一个月，侄子要期末考试了。为了鼓励侄子，嫂子打印了一份协议书。

嫂子念道：“考进前10名，送1000元的运动鞋；前20名，500元的运动鞋；前30名，200元的运动鞋；前40名，50元的运动鞋。”

侄子听完，说：“妈，天这么热，穿什么鞋啊，我光脚……”

（张文）

选自《民间故事》



买戒指

一个男人拿着一根香肠走进了一家珠宝店。售货员立马对他说：“先生，您不能在这儿吃东西。”

男人说：“你误会了，我是来买戒指的。”

售货员问道：“您买戒指带香肠干什么？”

男人指着香肠答道：“我老婆手指就这么粗！”

（离萧天）

选自《故事会》



变脸

和几个闺蜜去吃火锅，吃了大概一个小时，几个人都大汗淋漓，不约而同去洗手间把妆卸了，素颜回来继续吃。

不一会儿服务员来上菜，看到我们大叫一声：“你们什么时候坐下的？哎呀，刚才那桌还没结账就跑了！”

选自《中年读者》

情书

老公在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里说：“亲爱的，我每次见到你就好像心里有个小兔子在到处乱撞。”

如今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和这厮撒娇：“老公，你心里的小兔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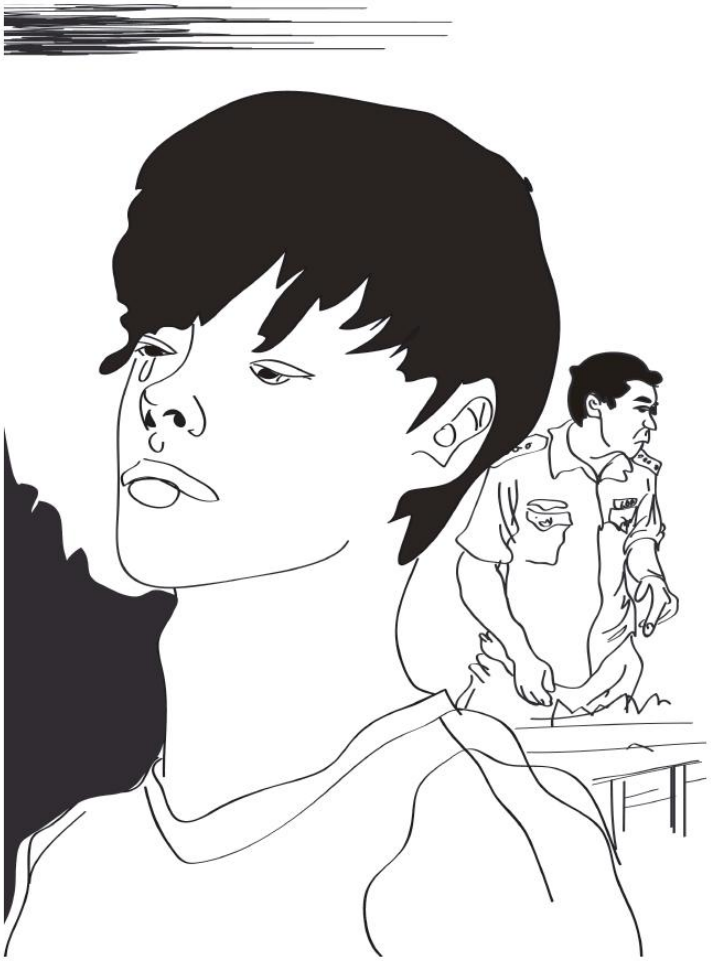
老公：“早撞死了。”

选自《金故事》

插图：彭建辉

不是电视剧

◇文／管新生　图／周欣欣



一

子夜时分。

夜凉如水。

一条黑影从昏暗的街灯下匆匆走过。

高高竖起的大衣衣领遮去了他的面目，唯有他那警觉的眼睛在夜色中闪着冰一般冷的光。

他走过了一幢刚刚竣工连脚手架还未来得及拆去的多层建筑，警觉地回头观察了下身后，随即走进了那幢多层建筑黑洞洞的大门。

须臾，三楼的一个房间中亮起了微弱的灯光。此刻，他面对着的是一高一矮把帽檐压得很低的两个人。

高个子冷冷地道：“货带来了吗？”

他一言不发地将手从大衣袋里抽了出来，递过去一包粉状的东西。

矮个子伸手接过，很职业地划开一个小口子，用指甲挑起一星点儿送入口中，品味了一会儿，向高个子点点头：“大哥，是真家伙！”

高个子默默地向他凝视了一眼，慢慢地朝他递过来一厚沓百元大钞。

他接了过来，数也不数地往口袋中一塞：“好，咱们银货两讫，后会有期！”

话音未落，房门猛地被人一脚踢开。

随着几道眩目的电筒光柱，顿时响起了一片威严的喝令：“我们是警察，谁都不许动！”

背对着房门的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脚下一动，竟是不要命地朝着那尚未安上玻璃的窗外扑去！

当一声枪响划破了静夜的时候，他已顺着脚手架滑到了地面。

可惜，就在这时一个硬邦邦的家伙顶在了他的腰间：“老实一点儿，把手举起来！”

他缓缓地举起了两只手臂。就在对方以为大功告成的瞬间，他冷不丁神速地一沉右肘撞飞了那顶在腰间的手枪，正待转身与对方打交手仗时，不料对方也身手不凡，双手疾速地搭上了自己的双肩，一个铁硬的膝头已恶狠狠地撞上了

自己的尾椎骨！

他如一摊烂泥般软绵绵倒了下去。

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与自己的对手打了个照面。他的嘴唇微微蠕动了一下："你好厉害，刑警队长……"

刑警队长朗声一笑："告诉你一句老实话，你玩不过刑警！"

一句话落地，明亮的灯光霎时将现场照耀得如同白昼。远远地，话筒里传来了导演的声音："OK！过了！今夜的戏就拍到这儿，收工！"

拍摄现场顿时热闹起来，剧务灯光道具服装开始打扫战场。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吃宵夜啦！"于是剧务点名唱卯地给每一个在场的演职员分发两听罐头三个苹果。

副导演走了过来，在"刑警队长"的肩上擂了一拳："常子岷，你刚才那两下子打击可真有点儿职业杀手的味道，是从哪儿学的？直把咱们的导演和在场的武打设计看得一愣一愣的……"

常子岷呵呵一笑，没接他的话茬儿，可心里却像雪样明亮，自己在这个《子夜惊魂》电视剧剧组中的地位绝对举足轻重。

这倒不仅仅因为自己是炙手可热的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演员，也不仅仅是在这部剧中担纲男主角，关键在于那位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导过一回电视剧的小导演，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筹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拍摄资金，但偏偏揽到怀里的是一个破绽百出惨不忍睹的烂剧本！按理说，他完全可以不加盟这个剧组，屁股后面等着自己签约的影视合同简直多如牛毛。

可是，谁让自己和那个在剧中出演男二号"贩毒客"的李海波是戏剧学院的同窗好友呢，他一个电话便让自己绝了退路。他说，这么多年来自个儿一直在三流角色中打滚，缺的不是演技和才气，而是要命的机遇。现在有一位哥们儿筹到了钱，既是制片人又是导演，而且点名要常子岷这位浑身上下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猛男出任主演，于公于私他李海波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挑起"力邀"的这副担子。

常子岷不能不佩服这位昔年同窗，那嘴巴上的真功夫足以跻身一流高手的行列了。在谈妥了每一集的价位之后，常子岷从H市登机飞到了S市的外景地。

可万万没料到的是，那个不怎么样的剧本居然破烂到了不忍卒读的境地！

人物性格如雾里看花，故事情节如白开水一杯平平淡淡，这叫什么惊险连续剧！他浪费了足足一天的时间给那位制片人兼导演上了一堂"什么叫惊险剧"的课。就在那小导演听得眼珠子朝天直扑腾的时候，他以一副漫不经心的姿态说出了一番深思熟虑的话语：要么按原剧本投拍，自己撤退；要么另找一位"快枪手"编剧，按自己的这个思路重新操练一遍剧本……

话没说完，小导演已叫了起来："这这这……上哪儿去找'快枪手'？"

常子岷笑了："只要价码到位，我给你找人，绝对是武林高手！"

一切都很快谈拢了。

三个小时以后，剧组里又多了一位"随军"编剧，跟着摄制组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奔波，同时剧本也一页一页地顺着常子岷的思路飞速地码了出来。最重要的是，剧组上上下下全都认为这重新操练的剧本比原剧本挺括多了。比如刚才拍摄的那一场夜戏，原本是大白天破案，但现在改在了"子夜时分"，与案发时间重叠在了一起，不仅可以令人玩味，而且增强了可看性，月黑风高夜，原本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观众的心一定也会随之悬起来……

常子岷就是带着这样良好的自我感觉登上了摄制组前往住宿宾馆的包车。

一踏进宾馆的门，便有一个穿着便衣的年轻人迎着常子岷走了过来："请问，

你是常子岷同志吗？我是H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吴俊。”

常子岷一愣。

刑警队的？可别是要介绍自己去刑警队体验生活吧？

正这么胡思乱想一气时，只听吴俊又道：“我们有些事，想和你个别交谈一下。”

顺着吴俊的手臂指向处，常子岷方才发觉宾馆大堂一隅的沙发上还坐着另外一个同样身着便服的中年人。

走到近前，吴俊介绍道：“这位是我们的刑警队长何思慕同志。”

刑警队长？

常子岷不敢相信地直勾勾望着面前的这一位。

他简直和自己想象中的……不，包括一切影视中所塑造的“刑警队长”的形象压根是两码事，若是在大街上遇见，一准以为迎面而来的是个“大农民”，甚至，连他的那一副神态都酷肖农民兄弟。

“大农民”开口了，平平常常的语调活像是拉家常，几乎无从感觉说话人的身份：“很高兴认识你，你在电视剧中扮演了一位和我一样的同行……刚才我翻了一下剧本，似乎是一件发生在子夜时分的谋杀案，女主人被杀了，和她正在闹离婚的丈夫有不在现场的足够证据，可是你这位神通广大的刑警队长最后却找出了丈夫谋杀妻子的确凿证据，动机是妻子偶然间发现了丈夫竟是个贩毒客……这故事很精彩，也很好看……”

“大农民”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再好看的故事也仅仅是在电视剧中发生，如果果真发生在生活中，那就一定不会那么好看了……”

“大农民”的目光有点儿让常子岷心惊肉跳，似乎锐利得像一把手术刀。

这时候，他才隐隐感到了对方身上散发着那么一丝刑警的职业味。

“我们专程赶来S市，想告诉你的是……希望你能冷静一些，平静一些……你在H市的家里出了一点儿事，这事……也是发生在子夜时分……”

什么？！常子岷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半天才发出声音来，子夜时分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快告诉我！

好久好久，才听到“大农民”的声音传了过来，不知为什么仿佛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你也别太难过，要节哀……这事就是，和你们正在拍摄的电视剧一开场就发生的案件一样……”

什么？！我的妻子……被谋杀了？

常子岷一口气没喘上来，身子向后一仰，软软地栽倒了下去。

二

李海波扮演的“贩毒客”在听到刑警向他通报妻子被杀害的消息时，也是这般软软地栽倒了下去…… 这也是常子岷设计的一场戏，因为他认为一个狡诈的罪犯势必是一个十分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哪怕他刚刚亲手杀死了妻子，也一定会在别人面前出演一场痛不欲生的戏，这是符合犯罪学原理的。

现在，常子岷开始有些后悔自己当初为“贩毒客”设计的这场戏了。因为剧中的“刑警队长”正是从这儿萌发了对“贩毒客”的怀疑。

试想，一个一米八高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怎么会在一个可怕的噩耗面前被打击得瘫软在地？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死者一定是他最亲近最恩爱的人。问题出来了，天晓得，他在出发来S市的前一天晚上恰恰与妻子暴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吵，起码，惊动了左邻右舍。

事情的起因其实根本不足与外人道。

前一阵子股市行情触底反弹，一向不玩股票的他一时心血来潮，瞒着妻子从银行里取了十万元下海试试水，买的是行家看好的X股票。岂料他上午买，下午就跌停板，接连几天有如拉肚

子般一个劲儿地狂泻！正在他大叫“晦气”之时，一直痛恨投机冒险且视财如命的妻子发觉了他私自挪用“家产”的行为，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按当日股票行情一算，那十万元本钱已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成了区区五千元，这还了得，当即向他大吵大闹，最后还来了个大号大哭。

平心而论，他还是爱妻子的，他忘不了当年成名是妻子找了她那当导演的舅舅才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了影视之路的，也是舅舅的几位导演朋友扶持自己一步步走红的。所以尽管他也有过几次刻骨铭心的“艳遇”，但终究没有别妻而去。

可是那一晚，心情原本不好的他又如何能忍受得了她喋喋不休的数落和声泪俱下的指责？火气一大嗓门儿也就大了，结果上演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窝里斗。后来，幸亏偶尔来串门的开裆裤朋友阿海劝了架……

坐在从S市往H市的飞机上，当“大农民”刑警队长有意无意地问起了案发那天他的活动时间和地点时，他的心里忽然“怦”地一跳。

他明白对方不仅将自己初闻噩耗时一头栽倒的那一幕牢牢记在了心里，而且一定还调查到了来拍戏前的那一个晚上他与妻子极不和谐的大吵大闹。换句话说，在“大农民”的眼里，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了“贩毒客”一样的角色。更何况，他刚刚读过《子夜惊魂》的剧本，生活和电视剧真是何其相似的一对孪生兄弟啊！

这时候，只有这时候，他才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当初让编剧将剧本改成了目前这个模样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大农民”见他半晌不语，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

这一回，他可有些按捺不住了：“你是不是把我也当成了嫌疑犯？有话就明说吧！”

看得出“大农民”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对这充满火药味的话语只是淡淡一笑：“对不起，我知道你的心情很难过……不过，有些程序还是得照章办事，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之，是为了尽快破案……我想，你这个当过‘刑警队长’的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吧？”

常子岷扭过头去望着舷窗外，一言不发。

这时，飞机开始抖动起来，呼啸着降落到浦东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三

常子岷回到了H市的家里。

他知道，电视剧组的摄制工作将因他的暂时离去而陷于停顿了。他更知道，生活中真实的一幕开场了。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这生活的剧将向何处去，这可不是可以任凭他胡编乱造的。

他进了门，在门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点起了一支烟。

他的视线缓缓地飘过了客厅和卧室，凶杀案就发生在他们的卧室里。

无法想象，在那令人惊惧的子夜时分，这不大的空间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大农民”和他的刑警队员们也只能向自己含糊不清地说了个大概，不逮住凶手是永远无法说得清案发时的具体细节的。但在他的心底却另外有结，那就是他也挂在了刑警们警觉的视网线上，一如电视剧中的情节一样。

一想到这些，他便恍如芒刺在背。

刚才“大农民”让他清点失窃财物时，大家都明显地意识到了凶犯是冲着那些“家产”来的，而他，偏偏阴差阳错地在去外景地前又与妻子为了“家产”大闹了一场。

这真有点儿像老鼠跌进了米缸里，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四

有人叩门。

来者又是“大农民”刑警队长何思慕。

何思慕先是将他视作被害人家属进行了亲切的抚慰，继而又将他当成并非嫌疑人的嫌疑人再次请他谈谈案发当日的活动时刻表，并且再三声明，这是请求他配合协助公安部门破案。

何思慕用的全是暖如三春的语调。

柔柔的，软软的。

常子岷有些感动，终于轻轻叹了一口气，将那天在S市拍摄景地的活动说了一遍，从上午7点钟出现场到夜晚23：40收工回宾馆，一五一十如竹筒倒豆子，而且全都有目击证人。

是的，这中间自己确实有三个多小时不在拍摄现场，颇有些“去向不明”的嫌疑——这也就是前一回在飞机上不肯说不想说的原因，越说就越说不清楚，反而会越描越黑。

今天又为什么想说了呢？

一句话，想通了——越是怕招惹别人怀疑自己，往往就会招惹更大的疑点。那三个多小时全花费在了与一个女孩的幽会上。

三个多小时，全泡在了一家幽静的咖啡馆里，喝着有着淡淡苦味儿的咖啡。

因为这女孩是自己的一个忠实粉丝，凡常子岷演过的影视剧，她一部不落地全看到位了。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还写了长长的信函寄来。这回自己到S市拍戏，也不知她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反正自己前脚住进宾馆，她后脚就追来了电话，一个劲儿恳求能见上一面。

对这样热情虔诚的观众，只怕任何大明星也无法拒绝，起码自己就做不到。

当然也有些害怕，一旦被新闻媒体闻到了味儿，一曝光就全走样了，不给你炒成一条桃色新闻才真是活见大头鬼呢！

在不少人世俗的眼里，哪有不吃腥的猫儿？男明星嘛，更似乎人人都是拈花惹草的大公猫！

何思慕淡淡地笑了，依旧静静地进行着笔录。

良久，他才停下了笔，说你能不能谈谈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呢？当然，如果你不愿意谈，那么也不勉强，因为毕竟你的妻子刚刚走……

常子岷沉吟了一会儿，开始缓缓谈起了他和妻子相识相知相思相守的爱情季节，当然，他也毫不掩饰地谈到了那一场罕有的争吵风暴……

何思慕默默地听完了，半晌才伸过手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谢谢你的坦诚相告！”

常子岷的鼻子一阵发酸，妻子的倩影一下子又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并且久久地拂之不去，他禁不住抽泣起来，一大颗一大颗的泪珠悄悄划过了脸颊。

何思慕一言不发，只是脸色渐渐显得有些发青，许久才嘶哑着嗓子说了一句：“不逮住凶手就是我们公安人员的失职！”

常子岷愣了一下，他隐隐感觉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何思慕告辞了。

临走前，他让常子岷回忆一下，将平常与他们夫妇俩有来往的亲戚朋友的姓名住址都写给他，无论是本市的还是外地的，他都要。

何思慕的表情只是一种可怕的严肃：“同志，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只能这样做！惨案发生在你这样的知名人士的家中，我是向市局领导立了限期破案的军令状的，请你务必配合我们工作！”

常子岷浑身微微一颤。

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震慑力扑面而至。

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惊讶地发觉何思慕的神情忽然和他佩戴的警徽融为了一色……

五

客厅里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全是亲朋好友打来的电话。

全是一样的语气一样的腔调。

刑警找上了他们，不但要他们详细提供案发当日的活动和证人，而且连他们将近成年或已成年的子女也必

须提供同样的情况。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还要伸出双手涂上黑黑的油在一种说不出味儿的纸上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这岂不是人人都成了犯罪嫌疑人了吗？！常子岷啊常子岷，难道和你交往也成了一种罪过？

常子岷只能啼笑皆非地回答，并且竭力模仿着学习着何思慕那绝对亲切的口吻连声道：对不起，对不起，求你配合公安部门破案，谢谢了！

当常子岷精疲力竭地往沙发上倒下去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叩门声。

常子岷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天哪，可千万别是哪一位亲朋好友雄赳赳地打上门来！

他硬着头皮起身打开了门，却是何思慕走了进来。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何思慕的双眼布满了血丝。

何思慕却笑呵呵地在沙发上坐下了："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你这位电视剧中的刑警队长，你知道为什么常常有些罪犯就在我们的身边，却偏偏破不了案呢？"

常子岷专注地思索了一会儿，才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般地答道："我想，大概是他引不起刑侦人员的注意，平常普通得没有进入刑警的视线……"

"合格！"何思慕兴奋得一拍巴掌，"发生在子夜时分的这个案件，据我们现场勘查和分析，表明这是一件十分熟悉被害人家庭情况的恶性案件，作案者基本上是一个熟人，但是我们像篦头发似的对你所提供的亲朋好友滤了一遍，偏偏没有发现罪犯，这就说明很可能是一个被你疏漏了的没有提供姓名的十分亲近的人……"

常子岷的头脑中"轰"的一声像要炸开了："什么？你还要我继续提供？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一共接到了亲朋好友怨声载道的多少电话？这样下去，我都快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了！"

何思慕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苦笑了一声，用双眼冷冷逼视着他："你到底得罪了多少朋友，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但有些情况你却可能永远想象不到，你不会知道我们刑警队员跑了多少里路，走访了几千户居民，摸排了多少嫌疑人……甚至现在，在我和你谈话的这段时间里，又有多少奔赴外省市调查的刑警队员正在返回H市的途中……"

常子岷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在一般的侦破惊险影视剧中，早已淘汰了这种平淡无奇的摸排侦破法，没观众，而追车枪战格斗厮杀才是票房的砝码！有什么办法，生活常常是原生态的。

何思慕在重重地叹息："原以为我们都是刑警队长，虽然我在生活里，你在电视剧里，但起码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吧……"

常子岷也叹了一口气，抓起笔默默地又写下了两个人的姓名。其中一个很无奈地是阿海。

他知道，如果他们俩也不是杀人凶手的话，那么他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也算是"穷途末路"了。连光屁股时代的好朋友也列上了黑名单，哪里还有半点"友谊"的情分！

何思慕看了一眼那两个姓名，仿佛像怕触疼了常子岷伤口似的轻声问，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常子岷默哀似的点了一下头。

何思慕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好像有一位作家写过这样一句话：最信赖的朋友往往是最可怕的敌人。但愿他这一次没有说对。

常子岷的嘴唇微微蠕动了一下：他们，不可能的……

何思慕慢慢地向门口走去。忽然回了一下头，说："我的'刑警队长'，有时候最不可能的恰恰是最可能的，这就是'盲点'！"

六

剧组已经来了无数次电话催常子岷速归。制片人快承受不了庞大的剧组演职员

工每天的日常开支了，他的预算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可是常子岷暂时顾不上归队了，因为逮捕令已经签发。

凶手是不是他最后提供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何思慕神秘地笑笑不作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他快上警车。

在他再三的请求下，何思慕获得了批准，带领电视剧中的刑警队长去体验一回生活。

车近城乡接合部。

常子岷的热血止不住地沸腾，可是，他失望了。

没有格斗没有厮杀更没有枪声。

刑警们冲进了一幢别墅式的花园小洋房。

仅三分二十四秒，刑警们便将一个耷拉着脑袋并且怕羞似的以戴着手铐的双手遮挡着脸的家伙押了出来。

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破案了？常子岷满腹疑窦地问。

绝对没有你的那部电视剧中所展现的高潮戏那样惊心动魄。何思慕以平平淡淡的语调作了回答。

不过，常子岷终于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当那犯罪嫌疑人被押上警车的时候，遮挡着脸部的双手垂落下来扶了一下车门——就在这时，常子岷认出了他！

这人不是别人，恰恰是常子岷一向自以为知根知底，而且从穿开裆裤时代就在一起玩耍的好伙伴铁哥们儿阿海！

据他所知，阿海是一家国贸公司的堂堂总经理，他怎么会……

案情已经水落石出。

阿海原本是个挺不错的改革者，白手起家将一个国贸公司搞得红红火火。可是随着公司利润的步步上升，他的物欲也在日益膨胀，到后来干脆挪用公款三千万在市区边缘购置了一幢小洋房。不料前些日子有关部门来审计账目，眼看就要纸包不住火了！

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儿时的伙伴常子岷。

据说现在影视明星的钱袋天天涨潮，更何况常子岷这位已然走红的大牌明星呢！并且，彼此间你来我往交情也属非浅，向他去借个几百万千百万的应该是小菜一碟。

又有谁知道，阿海赶到常子岷家门口的时候，正遇上常子岷夫妇在闹地震，那惊天动地的大吵大闹让门外的阿海听了个一清二楚，同时也把他来借钱的念头驱赶了个一干二净。

为了区区十万元人民币，常子岷的老婆都能将常子岷骂个狗血喷头，那借几百万元岂不更是用飞机去追蚊子——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吗！

这么一想，阿海不觉大为心灰意冷，但他还得进门去好言好语地劝架。

不过，他在劝架的同时也听清了另一件事：常子岷明天便要飞S市去拍戏了。

这一情报不觉煽起了阿海心头的邪恶之火，与其坐以待毙被查出贪污挪用公款，不如铤而走险冒死一搏！

于是就在那个子夜时分，堂堂的总经理潜入了常子岷的家中行窃。万万没料到惊醒了常子岷的妻子，并且认出了盗贼竟是阿海，阿海见事情败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拔出了行凶的刀子，于是惨案便发生了……

常子岷默默地听着这一切，很久很久才喃喃地道出一句："他怎么会把黑手伸到我的头上来，又怎么拔得出那一把杀人刀……我们，毕竟曾经是赤膊兄弟啊！"

"狗急了还会跳墙，更何况在商品大潮中变异了的人呢！"

何思慕用一句"大农民"的话语作了一针见血的归纳。

七

飞机起飞了。

常子岷坐在紧挨着舷窗的座位上，一脸的沉思。

临上飞机前，他拨通了剧组的电话，知道了在他离开的这几天里，已经把其他演员的戏全拍完了，剩下的就尽是他这位"刑警队长"的戏了。而且，"随军"编剧的活儿也干完了，正吵吵嚷嚷要早日离开S市，但制片

人兼导演不让他走，说一定得待到常子岷回来验收完剧本再说。

听到这儿，常子岷连忙对着话筒大声地喊道：对，千万别让他走，我还有新的想法要他写到剧本里去……

是的，他确确实实有许许多多新的想法。

在与何思慕和他的刑警队员们接触的这短暂的几天中，自己顿悟到了不少生活的真谛。刑警队员们其实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寻常人，何思慕，既没有大侦探福尔摩斯的那一柄大烟斗，也没有硬汉施瓦辛格那一块块隆起的肌肉，他所拥有的仅是一副貌不惊人的“大农民”式的憨厚模样，据说他果真是来自农村，参军后转业到了公安战线的。

但就是千千万万这样其貌不扬的人，组成了共和国警徽上那神奇而优秀的剑与盾！

惊险刺激只不过是外壳，真正的内核依然应该归于平淡。

艺术啊，总是这样常常与生活错位。

常子岷的唇边慢慢浮起了一丝苦笑。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对《子夜惊魂》再动一次手术。

他的目光幽幽地飘出了飞机舷窗。

一大团一大团迷茫的白云正蜂拥着飞掠而来……

选自《上海故事》2019.12

记性真差

◇文 / 杨航



老张今年六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后，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这天，老张去隔壁村看望老朋友，他听说，这里有一个叫桂花的大娘，和自己一样，刚死了老伴。老张心里一动，便求老朋友帮忙，说合说合自己和桂花。

朋友觉得两人挺合适，便拍着胸脯说：“回头我就帮你问问，你就等我消息吧。”

老张等了几天，也没等到回音，又去问自己的朋友：“你看我和桂花那事，烦你再帮我问一下！”朋友一听，愣了半天也没开口。

老张心想：咋了，难道我配不上桂花吗？这时只听朋友叹了口气：“好吧，冲你这劲头，我让孩他娘今晚过去再聊聊，你呢，就等消息吧。”

老张明白了，看来是朋友年纪大记性差，忘问了，幸好今天自己又来提了一次。

又过了七八天，这天老张晚上梦到桂花嫁人了，醒来一想：咋还没回音呢？便决定送点儿礼物再去探个究竟。他特意买了几斤核桃，给朋友补补脑。到了朋友家，朋友一下子瞪圆了眼睛，起身皱着眉直挠头。老张心中一惊：看他这架势，肯定又是给忘了。

又过了个把月，老张生病了，这天他对前来探望的外甥说：“明天你去找找我那老朋友，帮我问问托他办的事办了没，他记性不好，次次忘。”

第二天，外甥找到老张的朋友家，把老张交代的事儿说了一遍，完了他问：“我舅可惦记着这事儿呢，他问你是不是又忘了呀？”

老张的朋友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幸好今天你来了，你就帮我个忙吧，人家桂花不愿意，这几个月，我都告诉你舅舅十一次了，他就是记不住。你回去告诉他，人家不同意！要是他还记不住，要他以后要问就问你吧。”

选自《喜剧世界》



一枚戒指探真凶

◇文／佚名　图／段明

突闻噩耗

暑假到了，海涛从县一中刚回到家里，就兴致勃勃地对爹妈说他要到舅舅的林场里去玩几天。

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去，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舅舅从林场回家，不慎失足掉进水库里给淹死了！

听到这个噩耗，海涛真是既震惊又悲恸！舅舅才30出头啊！舅舅最疼爱他这个外甥了，从小就关心他、呵护他，他上初中时骑的那辆单车，就是舅舅为方便他上学特意给他买的。

就在一个月前，舅舅还专程到县一中看他……

李三拐的银戒

这天上午，海涛正在瓜地里看瓜，镇上一个名叫李三拐的中年男人开着辆三轮车前来买瓜。

当李三拐弯着身子在瓜地里选瓜时，海涛无意间发现李三拐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戒。

一见这枚银戒，海涛立刻想起了舅舅，因为舅舅的手上也有这么一枚银戒，其成色和样式跟李三拐手上的这枚银戒差不多。

海涛曾听舅舅说起过那枚银戒是舅妈当年送给他的信物，舅舅把这枚银戒视为珍宝，一直戴在手上，从不取下来示人，海涛也从未细看过。如今舅舅走了，这枚银戒是随舅舅去了，还是留下来了呢？

海涛脑子里乱纷纷的，一会儿是李三拐手上的那枚银戒，一会儿是舅舅手上的那枚银戒，这两枚银戒就像两道阴影笼罩在海涛的心头，挥之不去。

舅舅的银戒

中午吃饭时，海涛突然旧话重提，他问爸妈：“舅舅做事一向谨慎，脚步也很稳

健，每次从水库边经过都是安然无恙，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就失足落水了呢？”

爸爸用惋惜的语气说：“那段时间你舅舅一直忙于护林防火，整天在林场里转，失足落水那是疲劳所致啊！”

海涛又提出怀疑：“就算是失足掉进水库里，凭舅舅那么好的水性，怎么会被淹死呢？”

对此，爸爸解释说：“那是因为你舅舅先在水库的峭壁上被摔成了重伤，才导致溺水身亡的。你当时没看到，你舅舅被打捞上来后，浑身都是伤啊！”

海涛见从爸爸的口中问不出个什么来，便把头转向了妈妈：“妈，舅舅手中那枚银戒究竟是让舅舅带走了，还是让舅妈留了下来？”

妈妈叹了口气说：“那枚银戒呀，它既没让你舅舅带走，也没让你舅妈留下，而是失踪了。海涛呀，你今天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妈妈的话让海涛的心“咯噔”了一下，舅舅手上的那枚银戒还真是失踪了！他不动声色，称自己只是随便问问而已，然后继续刨根问底：“妈，舅舅那枚银戒有没有什么特征？”

妈妈想也没想地答道：“怎么没有啊？你舅舅叫小同，你舅妈叫雨心，当年他们相爱时互赠银戒作信物，还请工匠在银戒的内壁上刻了字，你舅舅那枚刻的是‘心同’，你舅妈那枚刻的是‘同心’，意即二人永结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天，你舅舅的遗体从水库里打捞上来以后，你舅妈第一个发现你舅舅手上的那枚银戒不见了，她在出事地点找了个遍也未见踪影，最终认定是掉到水库里面去了。”

真相是什么

听罢妈妈这番话，海涛再也无心吃饭，他把饭碗一撂，独自回瓜地去了。海涛躺在瓜棚那张竹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这样两个问题：舅舅那枚银戒一直牢牢地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怎么会脱落掉进水库里面呢？如果没掉进水库里，那么它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他想呀想呀，蓦地一个念头跳进了脑海：李三拐手上的那枚银戒会不会就是舅舅手上那一枚呢？这个念头一闪，海涛立刻兴奋起来，就像一个迷路的人，突然之间找到了方向……海涛当即作出决定，等李三拐下次来买瓜时，设法把他手中的那枚银戒取下来看个究竟。

第二天上午，李三拐又开着三轮车来了，他一来瓜地就赔着笑脸对海涛说：“小兄弟，我昨晚把买瓜的本钱输掉了，你能不能先把瓜赊给我，等我把瓜卖完了再还给你，行吗？”

海涛一听，真是求之不得，于是他指着李三拐左手上的那枚银戒，试探着说：“这事好商量，我看不如这样，我不用赊瓜给你，你也用不着掏现钱买瓜，你只要把这枚银戒给我，我就送你400斤西瓜，以物抵瓜，两不相欠，怎么样？”

李三拐听说有这种好事，嘴都笑歪了，这枚银戒顶多就值个300元钱，而400斤西瓜就是400元钱，只有傻瓜才会不同意换！李三拐压根儿就没多想，当即取下银戒往海涛手中一塞，笑眯眯地摘瓜去了。

海涛没想到自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李三拐手上的银戒，他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把银戒紧紧地攥在手中，生怕它会飞掉似的。

然后，他趁李三拐忙着摘瓜之际，把那枚银戒放到眼前，瞪大眼睛在银戒的内壁扫描起来。当“心同”那两个字赫然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几乎惊叫起来。

自己的猜测没错，这枚银戒还真是舅舅的！由此看来，舅舅的死因绝非爸爸说的那样简单！

另有隐情

海涛抑制住自己的心跳，镇定地思考起来。虽然已经确认李三拐这枚银戒就是舅舅

死时失踪的那枚，但李三拐是如何得到这枚银戒的，却还是一个谜。他一定要把这个谜底揭开，把舅舅的死因弄个水落石出！

海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李三拐身边，问："李叔，你这枚戒指是怎么来的啊？" 李三拐摘瓜正摘在兴头上，得意地说："打牌赢的呗！"

海涛怔了怔，紧接着又问："赢谁的？"

李三拐连头也没抬："还能是谁，曹六指呗！"

海涛没想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现在半路上又冒出个曹六指来。这个曹六指是海涛一个村子里的，此人游手好闲，长得尖嘴猴腮，因右手长有六个指头而得名。

这枚戒指来自曹六指，其中一定另有隐情！海涛决定一鼓作气来个顺藤摸瓜，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

想到这里，他微笑着对李三拐说："李叔，我正有要事找六指叔，如果你现在能够把曹六指叫到瓜地里来，我请你们二位放开肚皮吃一顿西瓜，每人还白送两个，如何？"

这李三拐哪知海涛的意图，见有利可图，当即掏出手机，一个电话打了过去，不过10分钟，曹六指还真的骑着辆老掉牙的摩托车赶到了瓜地里。

待曹六指吃罢西瓜，海涛亮出那枚银戒，单刀直入地问："六指叔，你认识这枚银戒吗？"

曹六指一见银戒，下意识地瞟了李三拐一眼，支支吾吾不肯开口。海涛见曹六指一副心虚的样子，决定再唬唬他："半个月前，我舅舅给人害死了，手上那枚刻有'心同'二字的银戒也被人劫走了，我今天无意中找到了那枚银戒，就是你打牌输掉的这一枚。说，你是怎么害死我舅舅的？"

曹六指知道李三拐就在身边，戒指的事他无论如何是赖不掉的，但一听海涛说他害人，当即吓得脸色煞白，辩白道："没有，我没有害人啊！"

海涛乘胜追击："那我问你，这枚戒指到底从哪儿来的？今天你不把这件事说清楚，我立即报案！"

曹六指实在顶不住了，只得如实说来："这枚银戒，是我……偷、偷来的。"

找到凶手

原来，这个曹六指既是个赌鬼，还是个小偷。这天他闲来无事溜进杉木村，伺机行窃。

他打听到村里有个叫潘九毛的人几天前到城里打工去了，现在是人去楼空，就破窗钻进了潘九毛的家里，谁知他翻遍了整个屋子，也没找出一件值钱的东西来。

他一火，抬腿踢翻了楼板上的一个旧坛子，只听"啪"的一声，坛子破了，坛子里的黄豆撒满一地，他正要扫兴离开，突然发现黄豆中间藏着一枚银戒，他顿时喜出望外，捡起银戒往衣兜里一揣，便离开了潘九毛的家。

几天后，他打牌手气很臭，身上的钱输了个精光，最后把那枚偷来的银戒都输给了李三拐，没料到这枚银戒经李三拐之手，最后又落到了有着"校园包青天"和"小神探"之称的海涛手上。

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案情的矛头现在又指向了潘九毛。

对于潘九毛，海涛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与舅舅同村，跟舅舅的矛盾可说是由来已久。

这个潘九毛，他又是怎么弄到这枚银戒的？为什么要把它藏进旧坛子里面？为什么舅舅一死他就外出打工去了？

直觉告诉海涛，如果曹六指没有撒谎的话，潘九毛就是幕后那只黑手，他把银戒藏在旧坛子里，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不宜迟，海涛决定"收网"，他立刻带着李三拐和曹六指直奔派出所而去。

镇派出所的王所长觉得案情重大，马上带领两名干警火速赶到了县城，在一家建筑

工地上把正在干活儿的潘九毛逮了个正着。

当潘九毛看到王所长手中那枚银戒时，他什么都明白了，身子一软便瘫在了地上。

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潘九毛交代了他杀害海涛舅舅潘小同的经过。

水落石出

原来，这个潘九毛对海涛的舅舅潘小同有着很深的仇恨。

六年前，他和潘小同同时追求村里的一枝花胡雨心，但胡雨心对潘九毛的死缠烂磨不为所动，而是把爱情的丘比特箭射向了朴实忠厚的潘小同。由此，潘九毛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认定是潘小同横刀夺爱才让他失去了胡雨心。

两年后，潘九毛想承包水库后边那片荒地办林场，又是因为潘小同参与竞标，让自己发财的美梦落空。潘九毛对潘小同恨得要死，发誓一定要找机会除掉潘小同，以泄心头之恨。

半个月前，他发现潘小同为护林防火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睡觉也在林场的小木屋里，于是蠢蠢欲动。

那天中午，潘小同在小木屋里睡得正香，潘九毛四顾无人，便从隐蔽处闪出，脱下衣服捂住了潘小同的口鼻，潘小同猝不及防，硬是被潘九毛给活活捂死了。

事后，潘九毛把潘小同的尸体扛到了水库的峭壁边，伪造了潘小同失足溺水身亡的现场。

本来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潘九毛在把潘小同的尸体推下水库前，无意之中看到了那枚银戒，他一时心生贪念，便把那枚银戒从潘小同手上捋了下来。

潘小同安葬之后，潘九毛见风平浪静，便上县城打工去了。离家时他不敢把那枚戒指带在身上，就把它藏进了楼上一个旧坛子里的黄豆之中。 万万没有想到，这枚戒指竟被人偷走了，几经周折，最终落到了海涛的手上，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2019.12

咖啡馆里的琴声

◇文／马海涛　图／颜玮

皮埃尔是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学的是钢琴专业。他在一家高档咖啡馆勤工俭学，每天下午都会去演奏钢琴，很受客人的喜欢。

最近皮埃尔留意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他每次来都径直走向后面的走廊，然后就不再出来。皮埃尔觉得奇怪，走廊的尽头只有洗手间，那人去干什么呢？

这天，皮埃尔正好去洗手间，发现狭长的走廊上摆了张小桌子，老头正在喝咖啡，还靠着墙像在倾听什么。皮埃尔走过去，好奇地问：“您为什么不坐大厅，却偏要坐这里呢？”

老头神秘地一笑：“我不也在听音乐吗？”他指了指身旁的墙壁。皮埃尔仔细听，果然有钢琴声从隔壁传过来，声音清晰可辨。不过曲子很简单，对方的手法也稚嫩，一听就还在学习中。

皮埃尔对老头的选择有点失望：“难道我弹得还不如这个好吗？”老头哈哈大笑：“听这个每天都在进步的声音，不是更有意思吗？”皮埃尔只好耸耸肩离开了。

打那以后，皮埃尔就不去管老头了，然而怪事又出现了，他发现老头



变得情绪不佳，离开时总是一副疑惑的样子。

这天，咖啡馆来了一对富有的中年夫妻，两人听完皮埃尔的演奏，邀请他一起谈谈。男的叫乔纳森，就住在咖啡馆隔壁，想为小儿子亚当找一位钢琴家教，如果皮埃尔愿意过去，收入将比在咖啡馆高得多。

皮埃尔恍然大悟，原来那老头听见的，就是乔纳森家里的钢琴声。他马上说听过亚当弹奏，虽然不熟练，但有一定的基础。谁知乔纳森吃惊地看着他说："亚当和我们都不会弹钢琴！"接着他眼圈一红："你说的是安娜吧？她已经去世了。"

安娜是乔纳森的大女儿，夫妻俩本想把她培养成钢琴家，她也每天都在家练习。不幸的是，不久前他们带亚当出去玩，保姆也在外买菜，家里竟然闯进了小偷，小偷偷走了贵重的首饰，还因为被安娜看见，残忍地将她杀害了！

乔纳森夫妻俩好不容易从悲痛中走出来，将希望又寄托在亚当身上，听人说隔壁咖啡馆里的钢琴师不错，所以才慕名来找皮埃尔。见两人态度诚恳，皮埃尔答应了，约好第二天就去拜访。

夫妻俩走后，皮埃尔去走廊上找那老头，说了自己的打算，并特意告诉他，以前在隔壁弹钢琴的是乔纳森的女儿安娜，但已经遭遇了不幸。老头很吃惊，在问过安娜遇害的具体时间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皮埃尔来到乔纳森家，见客厅靠墙的位置果然有一架钢琴，看来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到咖啡馆的。乔纳森欲言又止，还是礼貌地请皮埃尔先露一手，就弹安娜练习过的曲子。

皮埃尔自信地在钢琴旁坐下，手指一按，优美的旋律就传了出来。不料当他站起身，乔纳森却说："很抱歉，今天还有位竞争者，就是著名的钢琴家赫斯先生。"皮埃尔大吃一惊，他只听说过赫斯的大名，而且知道对方早就退休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人，皮埃尔更是目瞪口呆，赫斯原来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

赫斯装着不认识皮埃尔，也坐下来弹奏，姿态娴熟，始终闭着眼，仿佛在给皮埃尔上课。皮埃尔虽然服气，但对赫斯欺骗了自己感到恼怒，他对乔纳森冷冷地说："其实我教你儿子就足够了，再说这位老先生年纪太大，恐怕坚持不下来！"说完，他生气地推门而去。

赫斯的心情并未受影

响，他问乔纳森：“我想确认一下，你们真的都不会弹钢琴？”见对方点头，赫斯又问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乔纳森说除了他们一家三口，就只有一个从乡下来的保姆，不过她平时连钢琴都没摸过。赫斯“哦”了一声，若有所思。

失意的皮埃尔回到咖啡馆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天，让皮埃尔意外的是，赫斯居然又来到咖啡馆。见皮埃尔还有些尴尬，赫斯笑了：“年轻人，大度一点儿，我这次是来邀请你参加派对的！”

赫斯解释说亚当的进步很快，于是他跟乔纳森提议，在家里举办一场音乐派对，请亲友们都去见证。皮埃尔更生气了：“你是想再羞辱我吗？”

赫斯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想成为优秀的钢琴导师，还得虚心学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皮埃尔见他态度真诚，终于答应了。

派对当天，乔纳森家里热闹非凡，赫斯还带来了一个朋友。小亚当弹完一曲，赫斯坐到了钢琴旁：“我也来弹一首，献给美丽的安娜！”但他居然弹了一首欢快的乐曲，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皮埃尔更是暗暗吃惊，因为曲子里竟然有好几处错误，当然只有他才能听出来。

赫斯演奏完，故意走到皮埃尔身旁，问：“年轻人，我弹得怎么样？”皮埃尔忍不住回击：“您弹错了好些地方，难道自己都不清楚吗？”

赫斯却拒不承认：“这首曲子我很熟悉，怎么可能有错？”两人僵持着，不说话。

赫斯面子挂不住了，一怒之下掏出一沓钞票，放在桌子上：“我跟你打个赌，如果有人能证明是谁错了，输家就付那人一千英镑，怎么样？”皮埃尔坚信自己没错，一咬牙将银行卡也掏了出来：“这是我在咖啡馆挣的三千英镑，咱们再赌大点！”赫斯终于被激怒了，大声宣布要是自己输了，愿意单独再加两千英镑。五千英镑！全场一片惊呼，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这时远处有人小心地问：“我可以做证吗？”大家往后看去，说话的人居然是家里的保姆！她从人群里挤出来，扬起手中一本陈旧的乐谱说：“是赫斯先生您弹错了。”赫斯大怒：“你一个没摸过琴的乡下女人，懂什么？”

保姆却镇定地坐到钢琴旁，照着乐谱将刚才的曲子重新弹了一遍，皮埃尔脸上绽开胜利的微笑，因为她娴熟又准确的演奏替他作了解答。

保姆站起身来看着赫斯，像是在等他兑现诺言，想不到，赫斯突然冷冷地说：“真是深藏不露啊！这首曲子你当然很熟悉！”保姆顿时脸色大变。这时赫斯的那位朋友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是位探长，他给保姆看了一张照片，是个被警察逮住的男人。保姆“哎呀”一声，瘫在了地上。

“各位，我要揭露杀害安娜的真正凶手！”赫斯面对众人，终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赫斯最初在咖啡馆，每天都爱听安娜练习钢琴。但有一天，他发现隔壁却换成了一个老手，偶尔会弹这首欢快的乐曲。

从皮埃尔那里得知安娜遇害的事后，赫斯就产生了怀疑，他决定亲自去应聘做亚当的老师，并感觉家中的保姆嫌疑很大。

于是，赫斯委托他的探长朋友暗中去调查保姆，这一查果然有问题：她来自小城镇，以前是名钢琴老师，因为品行不端被学校除名，才隐瞒身份来城里做了保姆。探长还发现，保姆私下花钱大手大脚，应该很缺钱。

探长顺藤摸瓜，发现保姆在城里还有个情夫，终于从情夫那里打开了案件的突破口。

保姆见大势已去，只好交代了犯罪的原因：她早就觊觎乔纳森家里的贵重首饰，加上一直看不惯安娜的大小姐脾气，便趁夫妻俩带亚当出去玩，让情夫溜进家里作案，并杀死安娜灭口。

安娜死后，每当家里没人时，保姆就会偷偷去弹钢琴，释放内心的喜悦之情，没想到，这一切都没能逃过隔壁的耳朵……

选自《故事会》2019.12下

电话诈骗

◇文／刘树新　图／彭建辉



张大妈最近心情不错，因为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儿子还对这位准媳妇处于“保密阶段”，没有正式把女朋友带回家，仅仅是给张大妈看了看两人的合影照片，还顺便说了一下女朋友的工作，但是张大妈看到“准媳妇”照片的那一刻，甚至连孙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这天，张大妈从早市回来便收到一条短信，张大妈看了一眼短信马上脸色变得惨白。就在这个时候张大妈的电话铃声响了：“您好，我是银行防诈骗工作组的。我们刚刚看到你有一笔十三万元的海外消费，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是是是，我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说，说我消费了十三万元。我刚从菜市场回来，就花了十三块钱买早点，哪消费了十三万啊！”张大妈焦急地说，“这可是我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啊！”

“您不要着急。我们怀疑有人盗刷了您的银行卡，请您把剩余资产转到我们银行的指定安全账户里，确保不再受到不法侵害。待我们核实情况把十三万元款项追回后，再把所有的钱返还到您的账户里。”

电话这边张大妈默不作声。电话那边又接着说道：“因为你一次性消费巨大，而且又显示海外消费，警方也已经注意到您账号的异常，怀疑您非法洗钱转移资产。”

张大妈一听可急了，对那边几乎吼了起来：“我们家就是工薪阶层，平民百姓还洗钱？别说洗钱，洗菜的水还舍不得倒，留着冲厕所哩！”

电话那边一听，差点儿笑了出来，很快便严肃地说道：“现在您只能把其他银行卡里的钱，归集到我们指定的账户里，才能保证您资金的安全，否则后果自负！”

张大妈迟疑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道：“那，那我该怎么办？”

电话那边一听，语气也缓和了下来，说道：“我给您手机里发送一条短信，里面有一个安全账户的信息，请您务必在半小时内

把钱转入安全账户，否则警方很可能通知银行冻结您的所有账户。”

随后，一条提示张大妈把钱转入安全账户的短信发送到了张大妈的手机里，张大妈急忙挂了电话，骑上车子就奔着附近一家银行去了。

张大妈来到银行柜台，左看看右看看，瞅准一个柜台就直接跑了过去。

“哎哎哎，你这个人怎么加塞儿啊？你还没拿号呢！”后面一个等待办理业务的顾客一把拉住了张大妈。

“放开我，放开我，我的钱都要被冻结了！”张大妈急得满脑袋汗。

这个时候，银行的大堂经理走了过来，问张大妈什么情况。大堂经理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妆化得很得体的女孩子。张大妈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然后一把拉住她的手，嘴里像是崩豆子似的把自己接到银行打来电话，说她消费了十三万的事跟大堂经理讲了起来。大堂经理一听，急忙告诉张大妈这很可能是电信诈骗，并且让张大妈别着急，银行这边会核实张大妈的账户信息。可是张大妈哪里听得进去，非说自己的钱就要被冻结了，在银行里大吵大闹。大堂经理没有办法，赶紧叫来保安并报了警。待警察来了之后，确认这就是一次低级的电信诈骗，张大妈这才相信了并且还拉着大堂经理的手，千恩万谢。恰巧这个时候，一位记者正好也来银行办理业务，就用镜头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回到家后，张大妈的老伴在外面下完棋回来，正在家里纳闷，张大妈一早上就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只见张大妈哼着小曲进了屋子，得意地说道：“我今天可是给咱们未来儿媳妇立大功了。”

原来，张大妈刚一接听所谓“银行”告诉她异常消费的电话，就觉察出不对，这完全就是电话诈骗的套路。可张大妈还是“配合”骗子把戏演完，因为张大妈有自己的打算。张大妈从儿子那里得知，儿子的女朋友就在附近的一家银行工作。最近正忙着银行的防诈骗宣传工作，张大妈想如果让“准媳妇”成功拦住自己，不让自己“受骗”，不就正好给“准媳妇”的工作锦上添花了吗？于是，张大妈就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张大妈的老伴一听，差点儿没笑岔气，对张大妈说道：“嘿，你就等着弄巧成拙吧。赶明儿子对象来咱家，一看你这个傻婆婆，谁还敢嫁啊？”

张大妈不以为然地说道：“这周末，儿子说把对象领回家看看，到时候我把社区防诈骗宣传员的聘书给那姑娘看看，啥事都好解释了。有这么聪明的婆婆，还愁她不乐意嫁到咱们家？”

张大妈左盼右盼终于要到周末了，儿子下班回家却告诉张大妈，女朋友这周末要替同事上班，不能来家里了。张大妈赶紧追问缘由，儿子说是女朋友单位的一个同事，那天成功拦住了一个险些被电信诈骗的“任性”大妈，此事还上了报纸，总行要请那位同事去做防诈骗的报告呢，所以儿子的对象只好周末不休息，替同事上班了。

张大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言自语起来：“难道自己认错人了？应该不会啊，那大堂经理跟照片里的儿子的对象长得一样啊，自己怎么会认错呢？”

看到张大妈的样子，儿子赶紧追问缘由。张大妈这才把之前的事全都告诉了儿子。儿子哈哈大笑，说道：“老妈啊，这回您可真认错了。现在的女孩子平时化妆的方法都差不多，就是拍照也用美颜相机，修完图后您还真分不清谁是谁呢。”

选自《上海故事》

别在深夜给我转钱

◇文／魏伟　图／彭建辉



睡到半夜，一声清脆的短信铃声把我吵醒，拿起手机一看，××于0时59分向您的卡号转账344元。这个叫××的人与一个欠我钱的老乡同姓。我第一反应：是不是他没有钱叫他老爸给我转点过来救急？可一寻思，不对呀，老乡他欠我几万元，给我转个三百多也不顶用啊。

那会不会是稿费？细细一想也不对，杂志社拟采用文章一定会跟作者先联系，再说他们也没有我的卡号，所以也对不上。

最近几年生意不好做，我在寻找事业转型机会时，无意中被拉入了某某产品直销群，那帮整天打了鸡血似的中年妇女拼命催着你拿了高价的产品去找下线，说是要建立“财富管道”，将来当了“经理”坐在金字塔顶，躺在床上都能挣钱。我一看这不是骗人嘛，就跑了。

难道她们当初宣扬的“管道”现在开始见效了？能见着“回头钱”了？再说我也没拉一个“下线”，此路不通。

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哪个人转账时摁错数字转错了？活了四十多岁这种好事以前一直没遇到过。344元，不多不多，给不了我惊喜。区区数百元派不上多大用场，与朋友在普通店里吃个饭还凑合。

对了，会不会是哪个下岗工人、困难群众打给上学孩子的生活费呢？尽管我去年做生意被骗后现在离困难群众也不远了，但这样的钱我可不能要。那我明天就还给他，真遇到实在困难的，我还能捐助他两百。

寻思来估摸去，最后只有一种可能：国家扶贫办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只是不知道这344元是按月给呢还是按天给。按月给有点儿少哇，一天三餐只够吃俩馒头；按天给可不得了，月薪过万了……附近学校的起床铃声都响了，我愣是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上班，我头昏脑涨的，把发给客户的运输报价单做错了，幸好发现及时，问题也不是很大，就是数字后少写了个0，可真要按这价钱结算，我们老板要亏得只剩裤头了。结果，我被扣除当月奖金300元。

中午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魏先生您好，您上个月在我们网店选购的皮鞋仓库查无同款，昨晚已将钱款退还给您的银行卡，请查收。”我的乖乖，寻思了一晚，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

郑重提醒一下各位，以后没事别深夜往我卡里转钱！

选自《羊城晚报》



这锁真牛

张强平时喜欢鼓捣东西，是远近闻名的能人。最近，他买了一套房子，防盗门是开发商安装的，门锁是简单的一字锁芯。张强决定换锁，但市场上的锁在张强看来都不保险，他决定自己发明一款。

说干就干。张强设计了一款有八面锁孔的锁具，好家伙，钥匙上密密麻麻全是齿牙。邻居老吴是开锁匠，他见了这款锁，不屑一顾地说："开你这款锁，用不了五分钟。"张强不信，老吴拿起开锁工具，果然，四分半就打开了锁。

一款不行，再想一款。两个月后，张强又设计了一款指纹锁，除了张强和老婆、孩子的指纹，谁都打不开，没想到，张强老婆最近在一家饭店做洗碗工，她的指纹被水泡得模糊不清，指纹锁经常识别不了，老婆气得说："你这锁确实保险，连自己人都开不了。"

张强并不气馁，又经过半年的潜心研究，一款声控锁终于被他设计出来了。张强迫不及待地安好了这款锁。

声控锁装完，张强又叫来了老吴，老吴左看看、右看看，说："外表挺酷，不知效果咋样？"张强对着门锁念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门"咔嗒"一声开了，老吴挠挠头说："真牛，我也来试试！"他对着门锁也念了一遍诗，门锁毫无反应。张强说："我这锁只认主人的声音。"老吴竖起大拇指，连连说好。

最近，张强一家出去旅游，第三天，邻居老吴的电话就打来了："强子，快回来，你家被盗了……"张强一听，差点儿跳起来，说："怎么可能？声控锁那么牛，小偷怎么打开它的？"

老吴说："小偷没有开你的锁，人家走的是窗户。"

选自《老年文汇报》

图／彭建辉

我不是药仙

◇文/扶摇　图/戴清胜



曹仁新出身医药世家，他平时钻研业务，医术精湛，深得医院领导的信任。有些医院里不愿意接收的重症患者，曹仁新都努力救治。只是有时候，碰上不理解医生的患者及家属，在看到病情没有什么好转的时候，就开始医闹，更有甚者直接骂大夫是谋财害命的骗子，这让曹仁新很寒心。

这天，医院里收治了一名肺纵隔恶性肿瘤患者。因为患者年岁很大，病情又重，很多医院都拒绝收治，可曹仁新不忍心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还是收治了这位病人。这天晚上，曹仁新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匆忙地往嘴里扒拉几口饭，便坐在电脑旁查看患者肺部CT影像资料。曹仁新想寻找一种既有效又稳妥的治疗方案，从而延长患者生命。也许是白天工作太累了，曹仁新看了一会儿电脑便眼皮挑不开了，他衣服也没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曹仁新被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吵醒。他迷迷糊糊地睁眼一瞧，竟然看见一个小孩子正坐在电脑旁熟练地敲击着键盘。曹仁新急忙问："这小孩，你是谁？你怎么进到我家的？"小孩一听，竟也不慌张，慢吞吞地转过身来说道："我是你家的药仙，是来帮你的。"

曹仁新这才看清眼前这个"药仙"：身高约莫一米二，跟个幼儿园小孩子差不多，胖墩墩的样子很像年画上抱鱼娃娃，只是这个娃娃脸上还长着长长的白眉白须，着实让人感到惊奇。"药仙？什么药仙？你从哪来的？为什么要帮我？"

虽然这位药仙长相并不狰狞，但是，曹仁新还是有些害怕。药仙也不答话，眼睛依然盯着电脑屏幕，只是伸手指了指柜子最高处的一个旧木匣子说："自己看你家的《宗族纪事》。"一提到《宗族纪事》，曹仁新这才恍惚想起了一些事来：

几百年前，曹仁新的祖辈以行医采药为生。一日，平时鱼肉百姓的县官得了怪病，说要寻一根千年人参才能医治。在官府的威逼之下，曹仁新的祖辈和几名采药人一起上山寻找千年人参。几日下来，众人毫无收获，大家都怕回去被狗官关入大牢。为了寻找到千年人参，曹仁新的祖辈不避豺狼虎豹，独自一人闯入森林深处，终于觅得一千年人参。正当曹仁新的祖辈用红绳拴住人参之际，人参竟然说话了："你若放我一命，我保你家永世安宁，世代皆为名医！"曹仁新的祖辈被吓了一跳，但是为了不被狗官迫害，曹仁新的祖辈还是壮着胆子要挖人参。没想到人参又说话了："为了一个狗官，值得吗？"曹仁新的祖辈心中一颤，最后狠了狠

心放下了铲子，下山去了。下山之后，众人才知狗官已死，曹仁新的祖辈便把这次的离奇遭遇写在了《宗族纪事》里，并画影图形，焚香设案，敬奉药仙。果然，曹氏家族代代名医。曹仁新相信科学，到了他这一代早把什么药仙的事丢到脑后去了。

如今，药仙就在眼前摆弄着电脑，曹仁新宁愿相信这是荒唐的梦境，于是他狠掐了一下大腿。这，不是梦！

“几百年前传说中的药仙，现在已经熟练掌握电脑技术了！这也太扯了吧？你说你来帮我，你怎么帮？”曹仁新发问道。

“药仙也是要修炼的，熟练掌握电脑技能也是修炼的一部分，与时俱进嘛！”药仙说完，指了指电脑接着说道，“把肺部肿瘤P掉就行了！”

“什么？用P图的方式把肿瘤P掉？这也太自欺欺人了吧。”曹仁新觉得药仙完全是出来搞笑的。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把活儿干完了。”说完，药仙化作一束金光回到了柜子上的旧木匣子里去了。

第二天，曹仁新急急火火地赶到医院去看那位肺部肿瘤的患者。奇迹真的出现了，CT检查显示肿瘤竟然消失了！这让曹仁新不得不相信药仙的存在。此后，每当遇到重症患者，药仙便出现在电脑旁，哪里有病，“P”哪里，“P”到病除。曹仁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简直就是华佗再世，扁鹊重生。

这天，曹仁新收治了一个叫媛媛的小女孩，媛媛患有重疾，因为家中父母相信村里的神婆，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期，眼看着媛媛命在旦夕。晚上，曹仁新和药仙又一起坐在电脑旁，准备P掉病源。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叫门的人说是物业查看水暖的。曹仁新让药仙躲进屋里，便去开门。谁知门外竟然有两个人，一个穿白衣，另一个穿黑衣，见门开了便闯了进来，迅速控制住曹仁新。随后白衣人一把从屋子里揪出了药仙。药仙一见黑衣人和白衣人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你们是黑白无常！”药仙颤颤巍巍地说道。

“算你有见识！不错，我们哥俩就是来抓你的。你涉嫌侵入地府生死簿管理系统，非法修改生死簿。阎王很生气，特地让我们哥俩请你去‘喝茶’。”白无常说完便用铁链锁住药仙，就要把药仙带走。

“等等，我们就是P个图，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吗？”曹仁新壮着胆子问道。

“别说了，P图只是个幌子，我是不想让你知道我擅自修改生死簿的事，怕你知道了也连累了你。”药仙无奈地说道。

“算你知趣，赶紧走吧，阎王爷等着审你呢！”黑无常拽着药仙的衣领就要走。

曹仁新本想拦住黑白无常，却被药仙制止，药仙笑着对曹仁新说：“记着，医者仁心！”说完药仙便被黑白无常带走了。

第二天，曹仁新满脸疲惫地上班。刚到医院，值班护士就急急忙忙告诉曹仁新，媛媛病情加重，危在旦夕。曹仁新顾不得疲惫，急匆匆进了手术室。就在手术室的门口，曹仁新又看到了等候已久的黑白无常。

“曹神医，生死簿系统已经修复了，今儿我们哥俩是来带媛媛走的。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我看你也别费劲了，勾魂摄魄是我们地府的营生，我们干我们的营生，你做你的医生，病人死了怨自己命短，你又何必跟我们地府的人作对呢？再说了，你又不是什么药仙。”白无常说完，哈哈大笑，黑无常则玩着哭丧棒在一旁起哄。

曹仁新看着黑白无常，恨恨地说道：“那就试试看！”十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外面媛媛的家属不断咒骂着医生无能，黑白无常等得哈欠连天，可媛媛的生命体征却越来越稳定，终于媛媛得救了。

曹仁新看着沮丧离开的黑白无常，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自言自语道：“我不是药仙，可我是医生，医生就是跟阎王爷抢生意的！”

选自《上海故事》

善鬼推门



◇文／哥子　图／段明

一

这天，潘文明正在家看电视，家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从楼道里走进一个人。潘文明一看顿时愣住了，来人竟然是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的爷爷。

爷爷也不跟潘文明打招呼，径自坐在茶几前，从腰间抽出一尺多长的铜嘴烟袋锅。他“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旱烟后，把烟袋锅在茶几上用力地磕了几下，起身离开了潘文明的家。整个过程，爷爷没有说一句话。而潘文明早已被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惊呆了，直到爷爷离开他还呆坐在沙发上发愣。

这时，潘文明的老婆杜娟从外面买菜回来，见他呆呼呼的样子问道：“你发什么愣呢？”潘文明从嘴里冒出一句：“我爷爷来了，我刚才看见爷爷到咱家里来了。”杜娟也愣了，她放下手中的菜上前用手摸潘文明的额头，说道：“没有发烧啊！怎么大白天的说些胡话呢？”潘文明看着茶几上面的烟灰说：“你看，爷爷留下的烟灰。”杜娟以为是潘文明在跟她开玩笑，她捏了一下他的鼻子，转身去厨房里收拾饭菜。

转眼，一个多星期过去了，的这天上午，潘文明正在办公室里跟开发商高顺利谈事情，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是谁这么不懂事，不敲门就进来了呢？潘文明正要发火，就看见爷爷头上裹着一块白毛巾、嘴里叼着烟袋锅走进办公室里来，跟上次在家里发生的情形一模一样。潘文明盯着坐在沙发上的爷爷足足愣了一分钟，他伸出胳膊对坐在对面的高顺利说道：“高总，你掐我一把。”高顺利也愣了，平白无故的潘

文明怎么让自己掐他呢？因为只有潘文明自己看到了爷爷从外面走进来，高顺利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潘文明见高顺利没有动手掐自己，他拿起桌子上的一瓶矿泉水冲着自己头上浇了下去。他用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水，睁大了眼睛往爷爷坐着的沙发上看。爷爷还是老样子，“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旱烟后，拿烟袋锅在茶几上用力地磕了几下，起身离开了。

高顺利一脸紧张地问：“潘局长，你没事吧？”潘文明看着茶几上爷爷留下的烟灰，使劲地咽了几口唾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送走了高顺利，潘文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他想自己很可能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要不然怎么平白无故地老是出现幻觉呢？可是爷爷两次留在茶几上的烟灰又作何解释？想来想去，他决定去找白云观的青空道长，那道长跟他有些私交。

在青空道长的房间里，潘文明把最近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一遍。他不解地问道：“道长，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青空道长边给他倒茶，边笑着说：“不知道潘局长听说过鬼缠身吗？”潘文明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说……是我爷爷的鬼魂缠上我了？小时候爷爷可是最疼我了。”青空道长笑道：“鬼缠身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有恶鬼缠身就有善鬼推门。你自己的爷爷怎么会跑回来害你呢？有道是，善鬼推门福寿延年，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听完道长的话，潘文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那我现在该怎么做才好呢？”青空道长笑道：“万事皆有章法，顺其自然就好。”

开车回家的路上，儿时的记忆不时从潘文明的脑海里跳出来。小时候他是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里长大的。都说隔辈亲，这话一点儿都不假。那时爷爷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院子里的鸡窝里收鸡蛋，然后给潘文明煮着吃、炒着吃、蒸着吃，多余的鸡蛋爷爷也不肯让奶奶卖掉，爷爷都腌成了咸鸡蛋留给他。每次爷爷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也不会忘记抓个蚂蚱、掏个鸟蛋带回家来给他玩。在潘文明儿时的印象里，爷爷的衣兜就是个“百宝袋”，总能带给他许多的惊喜。想到自己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老家给爷爷的坟头填新土了，他心里隐隐地愧疚起来。潘文明掏出手机给杜娟打去电话，让她去买些纸钱和供品，说是周末要带着儿子回老家看看。

二

爷爷和奶奶的坟头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墓碑上更是厚厚的一层积土。潘文明带着妻儿跪在爷爷、奶奶的坟前，边烧纸边唠叨着：“爷爷，我都两年多没有回来看你了，是孙子不孝啊！爷爷，你是怪我了吧……爷爷，以后每年我都回来看你和奶奶。”

从老家回来，潘文明的心情格外好，有爷爷在天之灵保佑着自己，这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周一，潘文明主动给高顺利打去电话。单位要新建一座办公楼，说好了今天高顺利来送图纸的。不一会儿工夫，满脸堆笑的高顺利便拎着个皮箱敲开了潘文明办公室的门。潘文明打开皮箱，里面除了一卷图纸外，还有几个精美的礼品盒。高顺利不停地说道：“潘局长日理万机，可要注意身体啊，前几天你可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专门咨询了几个医生，都说您这是用脑过度造成的。这是我托人从国外邮来的补品……”潘文明轻咳了一声，说道：“都是为了工作嘛，让你破费了。”高顺利把皮箱放在办公桌下面，打开图纸给潘文明看。当高顺利把

图纸打开后，潘文明有点儿傻眼，图纸上竟然画的是一个穿着开裆裤、拿着小人书的小男孩。潘文明说道：“高总，你这是开什么玩笑？”高顺利愣了一下，又忙从皮箱子里拿出一个礼品盒来，打开来里面是几沓厚钞票。

就在这时，潘文明突然感觉门口有个人，他抬头一看，爷爷正叼着旱烟袋冲自己笑。潘文明终于明白了，图纸上的小男孩肯定又是爷爷捣的鬼！潘文明突然脸色大变，对高顺利说道：“快拿着你的钱和图纸走人，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就是靠建豆腐渣工程发家致富的！”高顺利被潘文明的话惊得目瞪口呆，脸憋得像个猪肝，很不甘心地拎着皮箱走了。潘文明愣了好久，因为赶走高顺利的那句话，明明不是他自己想要说的。

杜娟回家后，见潘文明一副愁眉紧锁的样子，问道：“你这又是怎么了？”

潘文明叹了口气说：“今天，爷爷又去办公室找我了，他还把高顺利的办公楼设计图纸变成了一幅图画。爷爷肯定是知道我想借这次机会捞上一笔，所以才一次次地跑来警告我。”

杜娟安慰道：“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你也不想想，这么多年你从一个小科员爬到局长的位置容易吗？咱儿子将来还要出国留学、买房子结婚，凭咱俩的工资得攒到什么时候啊……”杜娟说着边扭头准备给潘文明倒杯水，却意外地把头撞到了后面的墙上，她疼得叫了一声：“哎呀！”

潘文明转身一看，愣愣地说道：“是我爷爷，他正用烟袋锅敲你的头呢。”随后，潘文明又说道：“我想起来了，那幅图上的小男孩就是我。那次我偷了邻居家小孩的小人书，爷爷就是这样用烟袋锅敲打我的脑袋……”

几天后，潘文明被杜娟送进了医院。尽管他一再向医生解释，说是自己真的看到了爷爷，还说有白云观的青空道长可以作证，医生还是断定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潘文明刚住院的时候，来看望他的人是一拨接着一拨。可随着他的病情加重，前来看望他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终于有一天，杜娟垂头丧气地对他说：“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是让你安心治病，单位工作上的事情已经另有安排了。”潘文明没有说话，他盯着门看，爷爷又推门进来了，这次爷爷的手里还拿着几个他小时候最爱吃的烤鸟蛋。他对杜娟说：“爷爷来了。”可是，杜娟什么都看不到。

三

经过了一年多的治疗，潘文明的病情总算是得到了控制。领导考虑到潘文明的身体情况，将他安排到政研室当了个调研员。

转眼三年过去，潘文明没再被提拔过。杜娟虽有些抱怨，但也没有办法，谁让潘文明在关键的时候脑子出毛病了呢！

这天，潘文明正坐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茶水，突然，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他慌忙跑到窗户前往外看，就看见不远处物价局新建的办公大楼轰然倒下，街上的人们正惊慌失措地逃散，办公大楼的四周弥漫着大片的烟尘。他慌忙跑到办公桌前，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随后，他又忙赶往物价局去救人……

两天后，市里的媒体报道说，市物价局XXX局长在这次的事故中不幸遇难。三年前，潘文明还是物价局的局长，他常常会想，如果当年自己不是突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么现在死的肯定就是自己了！

潘文明想起青空道长当年说的那句话“善鬼推门福寿延年”，自己果然是逃过了这一劫！

选自《中华传奇》2019.12



蝉翳叶

◇文\辛童乐　图\段明

蝉一般出现在春末到秋末，但是城南孔老头养的蝉却不同，小区里，隔三岔五就出现蝉鸣。春夏秋冬，无论哪一季，只要你听见响亮的蝉鸣，循声去找，一准儿能找到孔老头的诊所。

孔老头家世代行医，孔家招牌名扬古城。他的诊所在城南，是一个小区的沿街门面房，孔老头工作、生活都在这里，里里外外就他一人。附近的人们凡是有头疼脑热、腰酸背痛、精神萎靡这类问题的，都去找孔老头，中医这行当越老越值钱。

孔老头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出门遛弯儿，而且每次遛弯儿都会提着一个竹片编成的笼子，拳头大小。孔老头去哪儿，没人知道；回来时，竹笼里总会传出阵阵清脆的蝉鸣。他从哪儿带来的蝉呢？也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因为遛弯儿，诊所营业时间不定，如果诊所只开张半天，说明孔老头又遛弯儿去了。

孔老头家总有蝉鸣声。他遛弯儿把蝉带回来的第一天，蝉鸣最厉害，那声音又密集又有力，不疲倦，不休息。之后，声音开始越来越弱，三天左右，蝉鸣就消失了。这便是孔老头再次遛弯儿的时候。蝉鸣偶尔听，挺悦耳，又清脆；时间一久，就是聒噪和烦乱了。邻居们终于忍不住向居委会告状，说孔老头扰民。居委会的人来到孔老头家，左顾右盼地巡视了一番，没看见蝉，更没有蝉鸣。孔老头上了杯茶，客气地问：“不知道闻不闻得惯中药味？”——屋子里备着些中药，也种着些不知名的盆栽。居委会的人坐了半天也没说清来意，颇为尴尬，寒暄几句就匆匆告辞，边走边嘟囔：“我就说嘛，早春哪来的知了！”不过这样一来，事情更传开了，整个城南都知道有位四季都能养蝉的老中医孔先生，也就不乏慕名而来的人。

这天，有个自称小刘的年轻人拜访孔老头。

小刘开门见山：“孔老先生，晚辈姓刘，能否借蝉翳叶一用？”

孔老头皱皱眉：“什么蝉翳叶？”

小刘便陈述了一番，表明来意。原来古时有传说，蝉躲藏的地方，上面往往有一片叶子遮蔽着，螳螂之类的天敌看不见它，就不能伤害它了。这片叶子就叫“蝉翳叶”。孔老头家的蝉忽然消失，也听不见蝉鸣，让居委会的人扑了个空，就是因为蝉翳叶的作用。如果有人取得蝉翳叶，就能隐身。

原来小刘是一家私企的员工，他们公司产值一年比一年低，工资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他怀疑是会计在其中搞鬼。他借蝉翳叶就是想用这种能力来查查这事。

孔老头听完，眉头舒展了，说：“说得不错。你既然知道这蝉翳叶，也算是与我有缘，况且你要做的是正义之事，我可以给你一片。”

小刘连忙道谢：“多谢孔老先生出手相助，晚辈用完一定原物奉还。”

孔老头走到客厅角落一个盆栽旁，手里拿着一块黑布。他用黑布包住一片叶子，轻轻一折，叶子被折了下来。他递给年轻人，说：“倒不用还。你用的时候把黑布打开，拿叶子遮住双眼。这叶子的叶肉饱满，够用两个小时，超过时限便自己消失了，你也会现出身形。”

小刘双手接过叶子，道谢后便离开了。

当天下午，电视新闻播报说午后三点左右，城南一家银行失窃，损失惨重。奇怪的是，监控录像里看不出丝毫异样。

孔老头看着电视叹了口气：“又一个。”

第二天，诊所关张一天。孔老头一早又出门遛弯儿了，直到晚上才回家。笼子里依旧传出响亮的蝉鸣。孔老头回来时正赶上晚间新闻，说银行丢失的现金又一分不少地“回来”了。

孔老头遛弯儿后这几天，家里又是阵阵蝉鸣。三天后，声音渐渐减弱。孔老头提着笼子走到客厅角落的盆栽旁，不知对叶子还是对笼子，说：“叶蔽蝉，蝉养叶。心不正，人化蝉。谁让你心术不正呢！”

说完将笼子打开，一只蝉被倒在了盆栽里。扑腾了几下，怎么也飞不起来，又鸣了几声，声音渐渐由响亮变为低沉，最后竟是呻吟。

选自《惊奇物语》

龙肠

◇文／林扶霄　图／段明

清朝乾隆年间，北方有个看管参田的长工，名叫胡贵。由于参田位于半山腰，且山路陡峭，胡贵下山不便，就在参田边又开出一块菜园。这样一来，他吃有菜园，睡有茅舍，就可以在山上高枕无忧了。

这天，胡贵正在茅舍外面的土灶上炒菜，见一老和尚托着铜钵，从山上下来。老和尚来到胡贵身边，向胡贵打了声招呼，并说想从这儿化些斋饭。胡贵热情地说：“老和尚，您来得真巧，我正做饭呢，您老在旁边稍坐片刻，过会儿咱们一块儿吃便是。”

老和尚说了声“阿弥陀佛”，便在一旁坐下了。很快，胡贵端上饭菜，两人就随意地边吃边聊起来。原来这老和尚是邻县一座寺院的住持，前不久刚把住持之位

传给弟子，而他自己则打算云游四方。

胡贵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他见老和尚胸前挂着一串佛珠，耀眼夺目，便问："这串佛珠看起来非同一般，有什么来历吗？"

老和尚颇有些得意道："施主好眼力啊，此珠乃王爷所赠，当然不同凡响。"

胡贵"嘿嘿"一笑："我就是一粗人，哪有什么眼力？只是觉得这珠子光滑好看，瞎猜的。"

两人就这样在说说笑笑中吃完了饭，老和尚也随即起身告辞。正当老和尚弯腰向胡贵行礼之际，胡贵随手操起旁边的一块石头，对准老和尚的头顶，狠狠地砸了下去。老和尚毫无防备，也无从反抗，当场便倒地不起，一命呜呼了。

胡贵四下瞧瞧，山中寂静，空无人迹，便放心大胆地将老和尚的尸体拖入茅舍，将老和尚脖子上的宝珠取下，小心藏好。之后，他便拿着锄头来到菜园，在园子的角落挖出一个大坑，再将老和尚的尸体拖出茅舍，匆匆掩埋了。

这老和尚原本打算云游四方，自然也没人关心他的行踪和生死。一月无事，胡贵就彻底放下心来。他已经三十好几了，一直因为穷而没能娶上媳妇，现在有了这串宝珠，看来是要时来运转了。



等到参田的活计一忙完，胡贵迫不及待地下山，远走他乡，将宝珠以高价卖出后，便衣锦还乡。人家问起他的生财之道，他只说是在外地赌钱，赢了钱发了财。人家都知道他好赌，也就没人怀疑。

之后，胡贵将他的老屋翻修一新，这才托了个有名的媒婆，以便顺利了却他的婚姻大事。胡贵是有心上人的，那姑娘是他工友的女儿，年轻又漂亮。胡贵对她垂涎已久，并曾经软磨硬泡，求工友把女儿嫁给自己，工友当时嫌他穷没答应，现在胡贵发迹了，而所托的媒婆又是能人，这桩婚事竟真的成了。

胡贵娶妻之后，还剩了一笔钱，就将原来的参田买下，自产自销。此后家道日兴，不到两年，胡贵更是做了父亲。儿子叫作胡祥，是个敦厚可爱的孩子，长到五六岁时，更觉聪明乖巧。

有一天，胡祥手里拿着一株小树苗问胡贵："爹，这是什么树？"

胡贵接过儿子递给他的树苗，仔细打量一番，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摇头说不知道。

胡祥又道：“这树苗挺好看的，我想把它种在院子里。”

胡贵指了指墙根道：“就种在那里吧。这东西看着像棵藤树，如果能上墙的话就让它上墙，这样的话，夏天就可以挡日头了。”

胡祥也觉得挺好，就按照父亲的意思，将它种下，并日日悉心照料，让它茁壮成长。

到了夏天，那藤树已如胡贵所料，爬墙上屋，郁郁葱葱。它的树干如猪尾粗细，树叶如心形，淡绿色且晶莹剔透，使得胡贵家的屋子既美观，又凉爽，简直成了避暑胜地。

然而，自小暑以来，多有雷雨，胡贵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这藤树一遇打雷则树干变粗，遇闪电则树叶变宽，若是雷雨倾盆，藤树也疯长。这样下去，一排房屋似乎要被这藤树吞没压垮，胡贵一家不禁担心害怕起来。

于是，胡贵拿出斧头，想将这藤树砍断，不料这藤树坚硬无比，斧头砍折了，它还纹丝不动。胡贵又惊又慌，一把扔了斧头，从屋里取出一些引火之物，想将藤树的主干烧断，但不管他如何点火，这藤树不变色，不焦枯。胡贵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再动它。

这时，胡贵的老婆提醒他说：“城里有个见多识广的老秀才，你去把他请来，让他看看这是什么树，如何灭它。”

胡贵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听从其妻建议，将老秀才请到家中。老秀才围着藤树转了几圈，面色沉重地说：“这东西好像叫‘龙肠’，我曾经在一本唐朝人写的古书上，看到过关于它的记载。书上说，如果有德行的人含冤而死，他的怨气充满地下，而又缓缓凝聚，就有可能化作龙肠，从地里长出。当龙肠长到刀砍不断、火烧不枯之时，就说明它地下的树根已长出五官，化成人形。这时，你用锄头将泥土掘开，让树根露出，你会发现，树根五官分明，而且眼睛大睁。”

胡贵听到这里，吓得跌倒在地：“这……这可怎么办？”

老秀才将胡贵搀起，安慰道：“你也不用怕，只要点上三炷清香，请土地爷来作旁证，将祖孙三代所做之善事，对着树根诉说一番，树根听了，怨气一消散，自然会把眼睛闭上。从此遇到打雷闪电，它就不会再长，而树干树叶也不再是刀砍不断、火烧不枯了。”

胡贵听完，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拿起锄头对着龙肠的根部挖掘起来。挖了半个时辰后，龙肠根部果然显出完整的人形，且双眼圆睁，黑洞洞的，乍看就像两个深深的窟窿。

胡贵不觉倒吸一口凉气，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在旁边地上插了三炷清香，以请土地爷。然后，他将胡家三代以来所行之善事，多少想出一些，一股脑冲着树根说了，祈盼树根快快闭上眼睛。不料，树根的双眼就是不闭，再看时，只见那漆黑如洞的眼睛中，又流出两股鲜红色的血来。胡贵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面抱着头，一面狂叫着跑进屋里去了。

老秀才见自己说的话不灵验，颇感不解，一面推土，将树根重新埋上，一面问胡贵的儿子：“胡祥啊，听说这龙肠是你种的？”

胡祥眨着眼睛说是。老秀才又问：“那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树苗？”胡祥答道：“在我家参田边的菜园子里。”

老秀才将锄头往肩上一扛，说：“你带我去。”胡祥立刻带着老秀才上山，来到参田边的菜园里，指着一块地方说：“就是这儿！我是在这儿挖的树苗。”

老秀才点点头，对着胡祥所指的位置，抡起锄头使劲往下挖。不到半个时辰，他便在大约三尺深的地方，挖出白骨一具，铜钵一只。

老秀才惊得一把扔了锄头，赶紧下山去找胡贵，没想到胡贵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死去多时了。

选自《故事会》2019.12

壮丁

◇文／孙方友　图／戴清胜



内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抽一”。有钱人家被抽丁，常常雇人冒名顶替。

颍河镇东街的袁大狗，就专干此种营生。

袁大狗二十岁左右，长得又高又壮，家中穷得叮当响，又要养活老娘，无奈，他便受雇去顶壮丁。去了，跑回来；再顶，再跑回来。挣下钱财，供老娘吃饭穿衣。虽然每每逃回九死一生，但也比生生饿死强。

多了，也便从中积累了不少真经。

一般被抓的壮丁总是先剃个阴阳头，然后绳捆索绑押上汽车或火车。壮丁多是半路而逃，等到了部队就更难逃脱。袁大狗为对付“阴阳头”，特地让人打了一把精制的剃头刀。那刀小巧玲珑，装进一个布袋儿里，藏在腋下或悬在裤裆里，一旦逃脱，首先剃去“阴阳头”，然后扔下军装，再讨得百姓破衣，可算万无一失。

绝招儿是自己给自己剃头，一不要镜子，二不要热水。一手把紧头皮，一手硬着手脖儿执剃刀，无论白天或黑夜，全凭自我感觉，“噌噌”，几刀子下来，“全球”一片光明。

有一回，袁大狗半路没逃脱，被送到了部队里。

队伍名叫新五军，驻扎在漯河北的一个县城里。训练极严格。教官是个大胡子，阳光越毒越训练，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大胡子说，“立正”是军人第一要素，“站功”最能治捣蛋兵。

为防逃跑，仍剃“阴阳头”，而且每天早中晚三次

点名。袁大狗这回顶替的人名叫“刘进财”，是镇上一家土财主的二小子。每每喊到“刘进财”的时候，他就腿肚子一挺应一声。

这一日，袁大狗只顾想娘，点名的时候思想发了岔，想自己出来一月有余，至今逃不脱，娘还有吃的吗？想着想着就禁不住念道：“袁大狗呀袁大狗，连娘都养不起，还算人吗？”不料这时候叫到了“刘进财”，他觉得“刘进财”与自己很遥远，那个陌生的名字怎么也进不了自己的思维，就怔怔地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候，大胡子走到他面前，扬手一巴掌，吼道：“不是叫你吗？”

“不是！”袁大狗挺了一下腿肚子。

大胡子惊讶地问：“那你叫什么名字？”

“袁大狗！”袁大狗的意识溜了神儿。

“什么？”大胡子一怔，不认识似的上下打量着袁大狗，问道，“这么说你不是刘进财了？”

袁大狗这才怔了过来，急忙改口说：“是的……不！我……我就叫刘进财！”

大胡子笑笑，“刷”地抽出皮鞭，厉声问：“老实说，你到底叫什么？”

袁大狗张口结舌，望着那带血的皮鞭，似望到了一条毒蛇，禁不住双腿一软，跪了下去，求饶道：“长官，我家有六十多岁的老娘，顶替别人是为养活老娘啊！”

大胡子悻悻地放下了皮鞭，好一阵才叹气道：“看你是个孝子，饶你一回吧！从今以后，你恢复原名，就叫袁大狗！”

“是，就叫袁大狗！”

花名册上的“刘进财”改成了“袁大狗”。

不久，开战。

那一仗打得激烈，直直打了一天一夜，枪声才停下来。战场上到处是尸体，血腥气铺天盖地，硝烟在旷野间弥漫……

大狗醒来的时候，如同做了场噩梦。他掐掐大腿，还疼，知道自己还活着。这时候他才想起是一颗炮弹把他震昏了过去。他小心地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机警地朝四下望了望。

四周一片死静。

天将黎明，大狗决定趁此良机，逃回故里。大狗产生这念头的时候，禁不住又朝死人堆里望了望。然后，他才脱下军装，摘下军帽。摘下军帽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抹拉了一下头颅，突然想起自己还是个“阴阳头”！

他骂了一句，决定剃去“阴阳头”再走。他想着便从腋下取出那个小布袋儿，挤出剃刀，把紧头皮，三下五除二剃了个精光。

他收拾停当，对着倒下去的弟兄磕了一个头，喃喃地说：“弟兄们，我大狗今日死里逃生，已顾不得给你们收尸了！”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不料这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死人堆里发了出来：“大狗，你就这样走了吗？”

大狗只觉头皮发麻，惊惧得魂飞魄散，颤抖着回首望去，发现有一双眼睛正望着他！

大胡子！他差点儿叫出声来。

大胡子满身是血，在夜风中微微抖动。

“你是人是鬼？”大狗惊慌地问。

“我受了重伤，马上就要变成鬼了！”大胡子喘息着说。

“长官，咱们的人都死了，你还要我干什么？”大狗怯怯地问。

“我不要你干什么，只是想和你说说话！人之将死啊！”

大狗心头禁不住软了一下，就小心地走了过去。

“穿上军装，小心着了凉。”

大狗极少听到大胡子这般柔和的话语，便十分听话地重新穿上了军装。然后，他在大胡子面前坐了下来。

大胡子望了他一眼，羡慕地说：“你有福气，总算死里逃生了。”说着，目

光挪向那些尸体，又哀哀地道：“你比他们强，年纪轻轻的都死了。”

大狗也禁不住向弟兄们望去。朦胧中，他看到弟兄们横七竖八地躺着，惨不忍睹。

“求求你，也给他们理理发吧！他们留着阴阳头，怕是阎罗也不收哩！”大胡子的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花儿。

大狗只觉心头一酸，双目也禁不住发潮，哽咽道：“长官，俺听你的！”说着，摸出剃刀，开始给弟兄们剃头。

天明的时候，大狗终于给弟兄们剃完了“阴阳头”，并小心地把他们拉成一排，排得整整齐齐。二十几个光头迎着朝晖闪烁。

“长官，我剃完了！”大狗走过去向大胡子报告。

大胡子望着他，眸子一动不动。

大胡子死了！

他痛惜地蹲下身子，帮大胡子合上双目。当他帮大胡子合上眼皮的时候，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大胡子只有一个头颅！

大胡子的头颅与那具尸首根本就不是一体的。

袁大狗扔了剃刀，惊叫着朝远处跑去。

选自《陈州笔记》

神算

◇文／陆春祥



有号称神卜神算的瞎子贾画，每每到人家里，就知道他家的事，于是借机吹嘘自己的阳宅阴地之学。

名声大了，有人上门来请。

贾画一进人家门，就用手去摸门框把什么的，一摸，就说他家祖坟在哪个方向，离家的远近，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事，什么人生过什么病，分毫不差。人家就以为贾画是神算，准得很。

如果请贾画卜地，他会预先派人去考察方位，回来详细向他汇报。到了那个地方，贾画装模作样地走几步，便确定地说，此地哪个方向是龙首，今后将会产生好官还是赃官，说得头头是道。这块地自然就是好地，大吉。然后，贾画朝东朝西朝南朝北一一指点。请贾画看风水的人见他说得如此有道理，自然大喜，于是就再请贾画点穴择期，深信不疑。

有户人家，备下厚金，来请贾画择一吉日葬亲。

贾画装模作样掐指算后告诉对方：某一天特别好，到了某个时刻，会有吉祥的凤凰经过。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凤一到，立即下棺！

然后，贾画暗地派人花三百钱买了一只白雄鸡，鸡不拿走，却告诉卖鸡人：什么时间，你抱着雄鸡到某某下葬地走一下，鸡仍然你自己留着。这样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呀，卖鸡人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表示一定办好这件事，不就是抱着鸡去玩一下嘛。

差不多到了约定时间，贾画显得有点儿着急，装模作样地询问主家：有凤来吗？这只凤，应当是白颜色的，你们要看仔细，不要错过。

过了一会儿，卖鸡的出现，他一脸迷茫，但仍然很认真地抱着白雄鸡，有人喊：没有看见凤，只看见一只白雄鸡。

贾画一拍大腿，喜出望外的样子：鸡就是凤呀，天下有谁看见过真的凤呢？吉利时间到，立即下葬！

葬家于是也大喜，认为真是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刻。

选自《袖中锦》



深山狩猎

一

陈局长喜欢打猎，有个叫王七的老板为了拍马屁，就邀请陈局长去自己的老家大梁山打猎。大梁山苍林似海，鸟兽如云，是狩猎的绝佳之地。

这天一大早，陈局长开着豪车，叫上王七，上了大梁山。狩猎中，他们打伤一只小鹰。那只小鹰翅膀中弹，从空中掉下地，撒开两爪，扑棱着翅膀，向大山深处逃去。陈局长和王七紧紧追赶。小鹰逃到了一个小山坡下，慌不择路，钻进坡下的一个狸子洞里。两人正准备捣洞，忽见不远处钻出一条肥肥的花蛇。陈局长正馋蛇肉呢，便去捕捉。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抽出长刀砍去，花蛇被砍作两截，在地上弹跳抽搐了一阵子，就不动了。

陈局长打算捉了小鹰后再顺便把死去的花蛇捡走，便将花蛇留在原地。正在这时，洞里又钻出一条黑蛇。只见黑蛇爬到花蛇身边，吐着芯子嗅着，蠕动自己的身体，将花蛇的两截身子拢在一起，伤口对接，然后与花蛇绞在一起。怪事出现了！花蛇的两截身子竟然片刻间长在了一起。黑蛇又在花蛇身上来回爬行数回，花蛇竟然苏醒复活，随即爬行起来。陈局长和王七大为惊奇，世间竟有如此怪异之蛇！两人提了刀去追，两条蛇一下子窜进草丛，消失了。

两人转回身，继续捣洞，不多时，从洞里拽出奄奄一息的小鹰。接着，他们继续打猎，快到中午时，已经打到了几只野鸡和十多只斑鸠。两人兴高采烈地回王七父亲的家。半道上，天空飞过一只老鹰，看见陈局长手里提着的小鹰，老鹰便俯冲下来，向陈局长袭去。陈局长一见这阵势，知道小鹰是老鹰的崽，更知道老鹰护崽时的凶狠。他急

忙举起猎枪，朝老鹰开了一枪，却未击中。老鹰受惊，腾空而去。王七惊慌中崴了脚，跌倒在地。陈局长却未被吓到，直呼可惜。

二

待到了王七父亲家，他们用猎物做了几个菜。王七拿出珍藏的酒，几个人推杯换盏，吃喝起来。

饭后，陈局长拿了一张睡椅，到院中的树阴下小憩。睡眼蒙眬之时，听到一声鸟叫，陈局长睁开眼一看，只见两只麻雀一同衔着一条软尺，从树丫上飞落下来，落在他身旁不远处，鬼头鬼脑地看着他。陈局长觉得很蹊跷，他半眯着眼睛装睡，想看看这两只麻雀到底想干什么。只见它们将软尺摆放在地上，对着陈局长的身体侧面，平行地拉开拉直，瞄着陈局长的身子，认真地比画着，好像在给他测量身高。两只麻雀比画了一阵子，又衔起软尺，像箭一样飞向大山。陈局长与猎物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还从未遇见这样稀奇的事儿，他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惊惧。

一阵风吹过，树上突然传来咝咝的怪响，陈局长抬头一看，树上竟垂下一条花蛇来，正是上午被他砍作两截又复活的那条蛇。花蛇猛地张开嘴，露出毒牙向他咬来。陈局长大吃一惊，飞快地跳身闪开，拾起放在屋檐下的一把砍柴刀，冲过去对着蛇便砍。这回，花蛇却敏捷地躲过，快速扭动身躯，向牛舍方向逃去。

陈局长提刀紧追，花蛇转眼之间逃进牛舍。牛舍里饲养着一头公牛，那是王七让老父亲专门为陈局长饲养的。为结交陈局长这个朋友，王七没少费心思，金钱财物更是没少送。当然，陈局长也投桃报李，帮他解决了不少事情。

三

陈局长追到牛舍，看见花蛇进入了公牛的栅栏。公牛正悠闲地躺在地上，花蛇爬行到它身后，猛地钻进它的屁股里。公牛受惊，“呼”地站起来，挣断牵牛绳，舞起大牛角乱顶乱撞，一下子撞垮栅栏冲了出来，眨眼间便蹿到陈局长面前。陈局长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公牛用牛角挂住，冲出了院门，向大山奔去。陈局长大呼救命，王七和王老汉听见后，慌忙赶过来，但他们根本撵不上公牛。

公牛跑到一座小山崖边时，花蛇“嗖”地从公牛的屁股里钻了出来。公牛停住脚，牛角一抖，将陈局长往崖下摔去。陈局长本能地伸手抓向山崖，抓住了一根藤条。陈局长悬在崖上，下意识地扭头看崖下。他看到底下是深深的峡谷，谷底的一块巨石上蹲着一只老鹰，那老鹰死死地盯着他。陈局长认得，这只老鹰正是上午猎获的小鹰之母。他又向四周看看，惊异地发现周围的林梢上，聚集着成千上万只鸟，都齐刷刷地看着自己，却听不到一只鸟叫，这场面让人不寒而栗。

陈局长握紧藤条，使出吃奶的力气向上攀爬。突然，藤条断了，陈局长惨叫一声，滚下山崖，跌进山谷里的一个深坑中。这是一个刚刚翻刨出的坑，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坑的长度宽度，恰如陈局长的体形。陈局长惊慌地起身想爬出坑，却因坑深怎么也爬不出去。这时，只听得老鹰一声长啸，猛扑过来，铁爪硬生生地抓进陈局长大腿的肉里，陈局长又被绊倒在坑中。与此同时，周围林梢上聚集着的鸟儿，如同听到号令，一齐飞上半空，然后像雨点般落下来，砸向坑中。顷刻之间，坑上竖起一座鸟山。

随后赶来的王七与王老汉看到这一幕，王七慌忙掏出手机报警。没过多久，来了一队警察。他们刨开如一座小山似的死鸟堆，找到了陈局长，他浑身是血，已经死亡。

王七不禁大哭起来。他不是为陈局长的死而哭，而是为自己而哭。

选自《大河文摘报》2019.12.18

图／黄胜

侠剑霸王刀

◇文／邵恩锁　图／黄胜



天已暮色。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古啸天伫立长廊下，目视洞开的庄门。

老管家送来一件披风，呜呜地说：“十年了，那人不会来了吧？”

“再等等，他一定会来的。”古啸天双眼始终没离开庄门方向。

“吁！”一匹战马飞一般撞进来，马背上的汉子赤着膊，背后背着一口大刀，头戴遮雨的斗笠，用力拉住马的缰绳。那马一声长嘶，轰然倒地，嘴吐白沫，死了。

汉子一跃，跳离马背，甩了斗笠，向古啸天拱手道：“古庄主，雨天路滑，岳勇来晚了。”

古啸天的脸上瞬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惜之色。拱手道：“不晚不晚，岳壮士冒雨赴约，跑死战马，必定饥渴劳顿，我已经让家人温酒一坛，先喝几碗暖暖胃如何？”

岳勇稍一迟疑，老家人已将一坛温酒抱来置于长廊下。

古啸天持酒坛，给岳勇满一碗，自己也满了一碗。两个人相互对视无语，瞬间，各自三碗酒下肚。

此刻，风停雨住，黑压压的乌云笼罩着神剑山庄，使人窒息。

岳勇跳进当院，道：“古大侠，咱们的事还是早做了断为好，我今天一定要带我妻莺儿离开神剑山庄。”

古啸天抖掉披风，款步来到当院，道了声：“好。”

两个人对视着，静止不动。

古啸天当然不会先出手他这个天下第一剑若在晚辈面前先出手，岂不是要被江湖中人耻笑？再者，古啸天深知眼前魁梧的汉子已是今非昔比，不知底细，绝不能贸然进招。

岳勇打破僵局，一伸手从背后拔出霸王刀，只见刀光一闪，如一道闪电夺人二目，并伴有虎啸龙吟之声。

古啸天心里暗叫，好个让恶人闻风丧胆的霸王刀，果然名不虚传！遂拔出宝剑在手，两个人拆招换式斗在一起，宛如两条蛟龙，上天，入地，辗转腾挪，刀剑碰撞之声如山洪暴发，震耳欲聋。

管家点起灯球火把，将山庄照得如白昼一般。

号称独步武林的神剑山庄庄主古啸天，竟然和岳勇大战了一夜不分胜负。

日上三竿，古啸天卖了个破绽，身形稍有迟缓，岳勇使出霸王刀的一招绝技“霸王劈山”，将古啸天手中的长剑磕飞。古啸天面带愧色道：“我输了。”

岳勇收刀在手，道：“话付前言，把我妻子交出来吧。”

古啸天叹了口气，道：“壮士，跟我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厢房，绕过池塘，再走过几丛矮树，来到一处花园。

虽然已经是深秋，这里却别有洞天，鲜花妖娆，彩蝶飞舞，香气扑鼻。

古啸天将岳勇领到花丛中央一高大的土堆前，道：“你的莺儿就在这里。”

岳勇大步上前，只见眼前的土堆是一座坟茔，汉白玉的墓碑上刻着“侠女莺儿之墓”几个大字，再看一旁小字，立碑时间竟然是十年前的今天。

“什么，莺儿死了？”岳勇懵懂地看着古啸天。

古啸天道：“当年，你带着病重的莺儿姑娘冒死闯我神剑山庄，求我给莺儿姑娘疗伤，我一眼就看出她的病无药可救，当面拒绝。壮士可还记得，当时，莺儿姑娘让你在堂外等着，要独自见我？”

岳勇点头称是，目光焦灼。

“莺儿姑娘和我讲，你们有过誓言，要生死与共，她若死去你绝不肯独活，她为了让你有所作为，就和我一起跟壮士说了假话。”古啸天道。

岳勇清楚地记得，当年，妻子莺儿单独会见古啸天后，再也未曾露面，古啸天站在门口，十分霸气地对他说，救活她要消耗我大量的内力，不值得，你妻子自愿留在山庄做使唤丫头，十年后，你凭武功赢回你的莺儿姑娘。岳勇负气离开，遍访名师苦练武功，待十年后接回妻子。

古啸天道：“你走后第二天，莺儿姑娘就香消玉殒了，我将她葬在我的后花园，派人精心打理，只待今日。”

岳勇此时泣不成声。

少顷，古啸天道：“十年来，壮士一路学艺，一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我早有耳闻，如今武功盖世，且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实乃武林幸事，我早有退隐山林之意，只待今日壮士归来，神剑山庄交给你也就放心了，望壮士好自为之。”言罢，身形一晃，离庄而去，无影无踪。

岳勇对着古啸天遁去的背影，连磕响头，呼：“恩公，侠剑也！”

选自《悲魔剑》

万毒之王

◇文／许家裕　图／段明



司毒门是江湖上闻名的施毒帮派。门主司马邺一心想研制出“万毒之王”，故此每年都会举行门派内的毒药比试。这天，新一年的比试又开始了。

前面登场的弟子表现出色，但司马邺还是有些不满意。

轮到大弟子李万隆，他背着手，让人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小鸟，吹着哨子逗着小鸟。小鸟围着场边的花转了两圈，突然“噼啪”一声，掉了下来。大家一看，小鸟的身体几乎被冻僵了。

谁也看不到李万隆是怎么下毒的，他笑了笑，说：“其实，我早在花蕊中下了毒，这个毒透过香气，让鸟儿中毒。”他把小鸟捧在手上，轻抚了一下，那本来冻僵了的小鸟，突然苏醒过来，振翅飞走了。司马邺高兴极了：“好，太好了，万隆啊，你这‘僵尸寒毒’，可是真正的万毒之王了……”

没想到他话没说完，突然冒出了一群马蜂，冲着场上诸人，乱蜇起来。转瞬间，被蜇的人伤口处长起了红肿的大包，痛得他们死去活来。只有两人没被蜇到，那就是武功高强的司马邺和李万隆。李万隆突然意识到什么，大声喊道：“是二师弟回来寻仇了！”司马邺一愣：“是老二？”

三年前，李万隆与二弟子伦天旭争做掌门弟子，在最后时刻，伦天旭的“无情泪”击中了李万隆的胸口，但居然没有生效，李万隆趁对方迟疑之际，以“僵尸毒”击败了对方，夺得了掌门弟子之位。伦天旭失败

后，负气出走，还带走了小师妹雨航。

伦天旭背叛师门出走后，曾扬言要回来报复，现在，他果然回来了。空中传来伦天旭的“十里传音”：“李万隆，明日午时，在大风亭，我们来解决一切恩怨吧！”

这时，蜂群逐渐散去，司马邺担忧地问道：“万隆，你打算怎么办？”李万隆沉吟半晌，说：“伦天旭声明是我们之间的恩怨，师父，你就别插手了。明日之战我有信心，一定能把他彻底解决。”

次日午时，大风亭前，当伦天旭到达时，李万隆已在那里相候。李万隆一见他就怒吼起来：“伦天旭，师门培养了你，可你都对师门做了些什么？”伦天旭冷冷地说道：“李万隆，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你就不要再假惺惺了。当年比武，你为何能战胜我？你自己心知肚明。”李万隆道：“你拐走师妹，让她沦落天涯，对得起师父吗？今天，我要解决了你。”两人数言不合，动起手来。

李万隆身为司毒门大弟子，在轻功、兵器上一贯不输于伦天旭，但制毒与施毒却略逊一筹。

这些年来，李万隆在毒药上下了不少苦功，早已非吴下阿蒙了。当然，伦天旭也勤加苦练，以报大仇，因此双方这一场争斗，一时斗得难分难解。

李万隆舞起一支九龙鞭，围着伦天旭游斗。伦天旭的毒药虽厉害，但没有丝毫近身的机会。

双方缠斗了数百个回合，伦天旭看准时机，一声怒喝：“拿命来！”竟然从重重鞭影中伸手抓住了九龙鞭，李万隆大喜：“你这小子，敢徒手抓我的九龙鞭？你死定了。”他在鞭上涂了剧毒，这次伦天旭不死也重伤了。没想到伦天旭把手抬起来，冷笑道：“你再仔细看看。”阳光下，他的手上居然戴着一副白色透明的手套。

伦天旭顺手把鞭子放开，李万隆突然手腕一疼，一股绿色的毒气迅速地从手腕传到了手肘。原来，就在伦天旭把手抬起时，他的毒已经顶着九龙鞭流了过去，让李万隆中了毒。伦天旭冷冷地说道：“无情泪，无色无味，可以像水一般流动。李万隆，太阳落山之时，便是你归西之时。”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万隆颓然倒地，道：“师妹呢？她在哪里？我要见她最后一面。”想当日他俩都喜欢雨航，她跟李万隆还亲近一点儿，没想到雨航最后选择了伦天旭。为了此事，李万隆这些年寝食难安，这回人之将死，这已是他最后的心愿了。伦天旭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好吧……你等着。”雨航早在客栈守候着，看见伦天旭安然无恙地回来，先是松了口气，然后又有些担忧地问：“大师兄呢？你真的杀了他？”伦天旭冷冷地说道：“这种人，难道不该死？”一顿，又说：“他想见你最后一面，在大风亭。”雨航站了起来，往外走去。伦天旭又问：“慢着，你还会为他流泪吗？”雨航迟疑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伦天旭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在雨航的双眼处喷了一下。雨航被他喷得张不开眼睛：“你这是干什么？”伦天旭坐下来，有些不对劲儿：“怎么我有点手脚发冷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想雨航担心，挥挥手让她快走。

雨航来到大风亭，李万隆一脸的苦楚，问：“师妹，这些年你还好吗？当年，当年你为什么要舍我而去？”雨航道：“师兄，你为什么要在比武前夜，偷偷潜入天旭的房间，把他的‘无情泪’给换掉了？”李万隆一愣：“你知道了？”雨航说：“那是我亲眼所见……”

“不——”李万隆悲哀地低下了头，“师妹，我是不想失去你啊。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旭的对手，为了不失去你，我，我……”失去了

挚爱，便是将来掌管司毒门又有什么意思呢？李万隆最后问道：“师妹，这些年来你过得怎样？天旭对你还好吗？”雨航说：“还好，我们纵然沦落天涯，可也过得开心，当然，如果没有了仇恨，他会过得更开心些。”李万隆悲惨地一笑：“好，我成全你们。”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递给雨航：“我早在这大风亭四周的花蕊里下了‘僵尸寒毒’，刚才一轮搏斗，天旭已经中了毒。你把解药拿回去，让他服下吧。”“这——”本来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李万隆居然舍弃了杀死仇敌的机会。雨航忍不住抱着他，泪水像断线珍珠似的落在李万隆脸上。

眼泪落在脸上，渗进了皮肤里。李万隆手肘上的毒气，居然渐渐散去了。两人都非常奇怪，雨航想起临走前伦天旭对她说的话，还有那喷的药水，她顿时明白了。“你还会为他流泪吗？”原来伦天旭知道雨航对李万隆的情，如果她还会为李万隆流泪，那么，她的眼泪，就是李万隆的解药。

一段积怨，终于彻底地消解了。司毒门的毒药比试也不再进行了。司马邺说：“真正的‘万毒之王’，其实是人的嫉妒与忌恨，而只有爱与宽容，才能化解它。”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拔刺

◇文／大威天龙　图／段明



一圈羊角宫灯紧紧围住风波亭，照得亭中亮如白昼。亭中，一位中年将军危坐于几案前，双目紧盯着案上的一盘象棋残局，苦苦思索。

他的右手轻轻敲击着几案，而左手却向旁边斜伸着，几缕黑血顺着精赤的左臂缓缓流下，滴入左手指尖下的一个铜盆中。顺着左臂向上看去，只见将军左肩的伤口深可见骨，那肩骨作黑青之色，眼见得是毒已入骨。

站在将军身旁的医者“啧啧”连声：“你这伤当真是不简单，狼牙回锋箭，淬了唐门镇魂毒，发箭之人用的恐怕还是武当正宗的混元一气。搞不好，这人还练过影州密传的玄冰策，你的仇家这次可真是下足了血本啊！”

将军勉强一笑：“这伤可治得好吗？”

医者傲然答道："当然治得好，我鬼医的名头，可不能折在你这里。"话一出口，手上却愈加慎重，手上的回春鬼刀轻抹细挑，深入肩骨的箭头碎片随着鬼刀缓缓移出，最终"咚"地砸在地上。听那声音，这小小的箭头碎片极是沉重，显然不是凡铁。

这块碎片一除，鬼医脸上轻松了许多，挺腰转身，微微扬起脸来。旁边的小婢立即捧来一方洁白汗巾，细细为鬼医拭汗。鬼医转过头来，正要将剩余碎片取出，突然听得小婢大叫一声："小心，有人放箭！"

话音未落，将军右掌一拍几案，身形暴起。几案上的棋子受那一掌之力，立即飞起，未及落地，将军右手五指连弹，把飞起的棋子尽数弹出。飞箭被棋子一挡，失了准头，虽然射入亭中，却未能伤人。

三人细看，赫然是三支狼牙回锋箭，箭头幽光闪闪，显然是淬过毒的。

鬼医摇头咋舌："连大夫也要杀，这些杀手当真是心狠啊！就是功夫不见得有多高明，想来应该不是伤你的那人，对吧，张兄？"

将军冷冷一笑："中了我的逆煞掌力，想来那人已经死了。这次来的人，功力远不及他。"

浓浓杀气，随着将军的话喷涌而出，连亭顶的飞鸟都惊慌失措，四散而飞。

听得飞鸟振翅之声，将军心念忽动：方才箭袭之时，亭顶鸟雀理应飞走，现在才飞走，必定是有人故意掩饰行藏。当下不及细思，左臂猛地一抖，生生将未及取出的断箭碎片震出，右掌再起，紧紧抓住碎片，继而用力向亭顶甩去。

那碎片受将军神力，威不可挡，打穿亭盖之后，带着尖啸直冲上天，余音经久不息。

鬼医慌忙扔下鬼刀，双手十指轮弹，把将军肩上因发力而外翻的肌肉轻轻复位，忙不迭地撒上药粉，直到用针线缝合好伤口，这才破口大骂："你这胳膊不要不打紧，我鬼医的名声可比你这胳膊贵重得多……"

将军面色如霜，抬头示意。鬼医顺着将军抬头的方向一看，只见头顶之上，断箭碎片打出的小洞中缓缓流出黑色的血液，这才惊道："亭上有人？"

将军不答，深吸几口气，内力在经脉中转了几个来回，这才笑道："鬼医兄果然是医道妙手，小弟备了些许薄礼，不成敬意，只是得请鬼医兄去大堂自取。"

鬼医也不客套："那在下就不客气了。"随手一指座下的小婢，说："张兄，你这伤还得好生调养，这丫头跟了我几年，等闲御医也不及她，就暂留你府上，伤好之后，你再打发她走便是了。"

将军一笑："鬼医兄好意，小弟领了。"

送走鬼医，将军在案前坐下，沉声说："姑娘，虽然你也是刺客，但你和他们不是一伙儿吧？"

小婢也不惊慌，踱到案前大大方方坐下，这才问道："将军是如何看破小女子的？"神态之间，有一分娇憨的天真。

将军心中莫名一动，随即一凛：好厉害的惑心大法，居然丝毫不露媚态，便让人心防卸下。只是面上却不动声色，细细道来："你方才在我之前就察觉暗箭来袭，我杀亭顶刺客，你心中杀意已起，你的一举一动，虽然尽力自然随性，却站在最易下手的位置。我猜得不错吧？"

小婢微微低头："将军明察秋毫。"显然是承认了。

"本将军有个疑问，还请姑娘释惑。"

"将军请讲。"

"易水寒、鱼肠阁、河洛图这三家的刺客，我尽知之，姑娘气魄，绝非这三家可比，难道姑娘是来自大内么？"问完，将军双目炯炯，注视着小婢。

"可以说来自大内。"小婢坦言，"不过，也可以说并非来自大内。"

"哦？"将军本来已探入案下的手一停，又放上案台。

小婢扑哧一笑："将军案下宝弓，可否借小女子一用？"

将军点头，右手探入案下："姑娘何妨自取？"

小婢身子一探，右臂轻挥，右手拇指食指相扣，拂进案下。将军满以为对方会以拇指食指攻向己方手上穴道，因此运起横练功夫，一只手如同铜浇铁铸一般，抓着弓身岿然不动。谁知那小婢先以另外三指轻扣将军未及防备的脉门。

将军气脉微乱，正将内力运向脉门之时，小婢的拇指食指同时击中了将军右手虎口，微微颤了三颤。随着这三颤，三股冰寒内力侵入虎口，沿经脉直冲脉门。若是被这三股内力冲开脉门，顺势攻入心脉，后果不堪设想。

将军大惊，急运内力守住脉门。只是没想到，这势在必得的一击，居然是个虚招。小婢趁将军心神内力全在脉门之时，左手探入，硬生生夺了弓去，接着张弓射出一支烟花火箭。

"将军，你可认得这个么？"

那烟花火箭在半空爆开，散为一座七宝楼台。

那是沉渊楼的标记。江湖上号称"名上沉渊，人归九泉"，自有"沉渊楼"这个名号以来，这例还从未破过。

"沉渊七楼？你是哪一楼？"将军的心，不由得沉了下去。他知道，这姑娘杀得了自己。刚才那三股冰寒内力，虽然只是虚招，却仍是冲开了脉门，直冲到肩，自己才勉力化去。

"小女子威射楼楚心晴，为天下百姓，杀大将军张定边！"

"嘿嘿，太平本是将军定，哪个将军见太平？本将军平定天下，功高劳苦，想不到功劳越大，越是不能安享太平。"将军苦笑之余，颓然问道，"沉渊楼什么时候也肯杀忠臣良将了？"

楚心晴放下手中弓："将军今晚若是举事，还算得上忠臣良将吗？"

将军猛一睁眼："我若不举事，就坐等那昏君诌臣猜忌羞辱吗？"

"天下兵马都在将军之手，易位处之，将军可能高卧安睡？"楚心晴的话，比她的武功更为尖锐。

将军不能答，目光移向棋盘，口中喃喃，只是一句"高卧安睡"。

楚心晴细看棋盘，只见棋盘之上，红棋势大，却无士象，更有五个黑卒逼宫，而黑棋士象俱残，车、马、炮更是不必再提，只要红棋略一加力，黑棋必输无疑。可是奇怪的是，红棋虽然势大，但车、马、炮、卒，无一过界。

楚心晴看这情形，极像当今朝堂形势，心中不由得想起皇后的话来："妹子，那大将军若是还有忠君爱国之心，你就拔了他们君臣之间的那根刺；若是没有，那姐姐求你，为百姓的太平日子，拔了危害朝堂的那根刺！"

她缓缓道："将军，你所求的只是一个'高卧安睡'吗？"

将军双目不动："你信吗？"

"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信不信。小女子问一句，将军有多久没面见皇上了？"

"本将军日日都上朝！"将军不解这一问。

楚心晴伸出手，把棋子抹个干净，只余一将、一帅，然后微笑着注视将军。

将军一愣，抬头看向楚心晴："你是说……"

楚心晴微施一礼："将军是个聪明人。"

是夜，大将军张定边独自觐见，缴兵权，受国尉印，君臣互不相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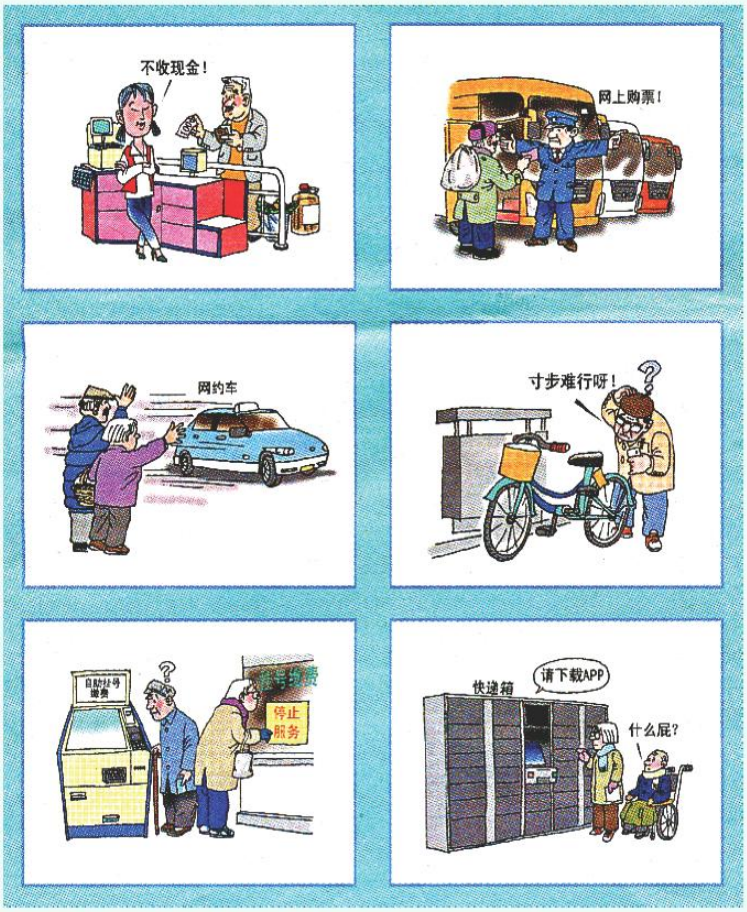
另一边，皇后浅笑："妹子，咱们沉渊楼这名声，算不算毁了？"

楚心晴笑道："师姐，我那一剑虽然没刺出，可是大将军这根刺毕竟是没了，怎么能算是毁了名声？"

皇后点头不语，似是心中仍然有事。只是不知道，心里的，究竟是事，还是刺？

选自《今古传奇武侠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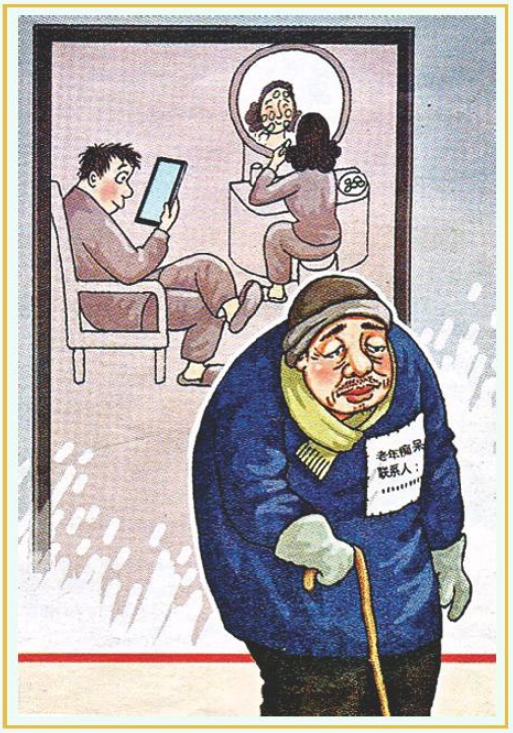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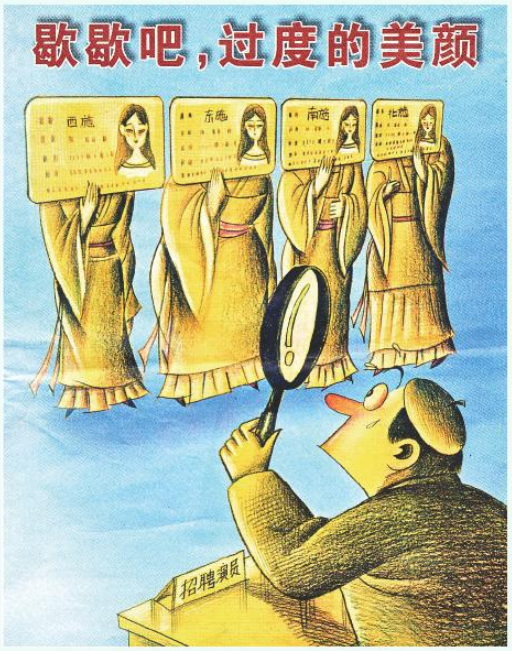
落伍 / 刘二励



疑似“另类” / 李济川



不怕老爸再走丢 / 仲海



过度美颜 / 侯晓强

（摘自《讽刺与幽默》）

小小说月刊

小程序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09
9 771003 255209